

# 半生



韓哲生著



北师大图 B2403304

本小說臨脫稿時有道中友告說，『作吧，有出版處。』其夫人亦云。但我縱未拿他們的話當回子事。去冬一定要出版了。同學們勸以不必拿到上海或天津去印。但我以為道友的話縱比較尋常人可靠，以故持稿往商之。誰想他重重敲我一下子。真道人啊?!真道人啊?!非道人孰能作此騙人之事哉?!

我為著書行道，賣產作印刷費。不知有道君子們尙能坑騙我之書價否乎?!

姑且為你保存名譽，隱尊名而不露。

前書印刷期間，我為窮忙所迫，未能親手校讎。舛錯未免太多。今此再版，手按親校。但讀書禮佛之餘兼及此工；魯魚亥豕之誤誠亦在所難免。而況錯寫弄虛固為謾聞樸學之我所常犯之缺點乎?!只記得「望山口」章內冰輪乍踴之「踴」字，未曾更正為「湧」字；其他錯與不錯，無暇正誤了。以故此次特將初版之正誤(亦非經我手)一篇取消，免得費工費料又費精神。

又初版第二層皮面上「半生」和「哲生著」五字，乃我用鋼筆手著而似經石版翻印者，此次亦並取消。至初版最外皮面

## 自序

---

上兩個白「半生」字，則非我手署；且卷背兩個紅「半生」，不但非我手署亦且非我心意——我和他們本約定皮面（最外者）全紅色而其字則皆尙白耳。

此次一切更正之!!!

抑猶有欲言者。初版本約定十八年前出版。而乃一推再推以至三推，侵假因循直至本年一月間始得流佈人間。吁，亦惑矣！

此小說之原稿，我已全豹焚化。副本則存於我魏夫人之手。

此次出版後；一部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一部分公諸社會，藉收微利，以供杯酒之資。文義如有闕疑，以魏夫人所存手抄副本爲根據。

無論俗人雅士，若有竄改，批注或竊行翻印者；千載之後我亦必化爲鬼厲吃他的腦子和瞳仁也！

（續編亦將脫稿，但無意出版。本小說歡迎編劇。）

民國十九年春自序於舊京

---

中國教民的性質

義和拳的真義

『佛』的作用

北大學生對教民社會的經驗

希 望

**耐性看下去**

後對於

『今』『後』教民之指導

大河長江兩流域教民的聯通

**當有相當的明瞭**





## 卷 頭

『豪富！錢臭聞够沒有？！今天被架了學生，明天被架了小姐，全爲錢臭太大！怎你還不肯辦公益事業？！』這話乃一北大學生醉後狂呼的。

這位北大學生，姓名記不得清楚，但他後來更名半生，我們就以半生代替書中的名字。

## 義 和 拳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那轟轟烈烈八國聯軍進北京的一段故事，不因義和拳惹起來的麼？！那年半生纔七歲在家塾剛讀書。

半生嘗聽街頭父老們樂道，『這忠義保國地義和拳和紅燈照們能閉鎗砲，殺盡洋鬼子和洋教徒們可不天朝該著清平呢麼？！』但不久義和拳和紅燈照們被洋教徒領洋兵殺得七零八散。

當時還有中夜被剪掉髮辮和白晝被鷄啄影而死的白蓮教謠言。

有兩個土歌可以證明當時義和拳，紅燈照和洋教徒的興替——

義和拳，紅燈照，  
先拿鬼子後拿西洋教！

~~~~~

不用關，不用關，誰敢欺我西洋教？！  
大牧師，小神父，  
恩同再造！恩同再造！

### 個別地性子

半生在家塾讀書常苦經書聾牙難讀，起初跟他子尙堂叔受讀還沒挨過苦打，後來塾師換了一位童生紀蟲子，專好打學生，半生被他打得常逃學；六月的一天逃學郊外被雨澆了回家，幸值父親舜符老先生出門未歸，母親楊太夫人催令學裡去；半生悄悄爬到炕上，拿條袴子當褂子換。楊太夫人當他怕被父親撞見，笑說：『敢你就瘋啦？！』

半生眼一瞪，『化錢買個人來還得受他的摧殘？！今天學裡去打！不去打跟著！倒不如反了痛快死！我要造反！反

——！』嚷個不休。

楊太夫人當半生受了魔怔着廚子五兒去請佛婆。『混漲東西們關什麼？！』一聲，聽則知舜符老先生家來。楊太夫人忙止了去請佛婆而催五兒實情去告說給他。

舜符老先生背叉子逆屋看見半生舞袴那嘍，『嘿！請醫生去吧！』說著走了。

拳釁亂後清庭變法，舜符老先生改家塾爲小學校。教員紀蟲子之外還有半生的大哥禮齋。後來禮齋不得親權流落關外，校課紀蟲子不勝担任，舜符老先生乃命半生到保定訥公祠高小讀書。

訥公祠高等小學，育德中學所以胚胎，半生在那裡聽了多少革命事蹟。

一年暑假半生的二哥鯉化由保定高等學堂（等於後來的大學豫科）畢業，得了舉人頂子並內閣中書行走的七品小京官。親友們都來慶賀。舜符老先生命半生冠戴上陪席。半生冠戴不慣。楊太夫人罵他俗種。

其晚，舜符老先生的兩位老朋友陳了筋和王僚肥宿而未去，舜符老先生命半生，鯉化弟兄倆陪談話。

## 個別地性子

---

王僚肥誇美半生兄弟倆說，『難爲其兄，難爲其弟啊！』

陳了筋先誇美鯤化『眼珠像明星！等作知縣接家眷上任，帶著我！』又誇美半生說，『好漂亮的臉子！』隨用兩手拍屁股。

王僚肥着半生談說學校故事。（其時訥公祠高等小學改組爲育德中學，半生升爲中學生）。半生望著舜符老先生坐在一池白蓮花傍邊，發顫不敢說話，嗣經王僚肥催促乃說，『學校職教員和學生合組一演說會，不入會地學生畢業後學校裡不代給課事，我反對他們說，「爲課事而入會那是飯盃主義啊！」』

舜符老先生沒待半生說完，罵說，『造定個別地性子！滾出去！』

## 輟學的一年半中

半生在育德中學讀書好好地，舜符老先生迫令退學了。

正月的一天，開粉房的劉老祥向半生說，『上學幹麼呀？！你一年一百多塊！你二哥上天津大學化的更多！今年這個年節沒看你爹過着沒精神那？！依我說別上啦！』

半生聽了呆怔多回問，『這是我父親着你告我說的麼？』

劉老祥眼皮一沉說，『你爹也說孩子們念書原是好事，說不出不讓念來。』

半生凝思多回說，『老祥你有所不知，索性告你說吧！我的學費每月一元，膳費二元半，零化小學時我二哥每月給三五十枚銅元，中學後多也有限，錢還都我二哥存着，去年暑假期滿我二哥爲逛八條胡同窰子同我到了保定，他住在客棧給我三元錢作半年零化說，「升了中學地學生，生活程度當增高了，學膳費你不用管，我和你的老師們都是同學，買書到萃英山房去除；」老祥！我從沒除過書帳！怎麼日前我父親罵我弄了書帳呢？！』

劉老祥仰著頭不答話。

半生忿忿說，『我頭上沒舉人頂子！不念不念吧？』

劉老祥微笑說，『還是不念好，那麼我就告說給你爹去啦！』

劉老祥去不多會兒，彭掌櫃傳舜符老先生的命，着半生到內宅。

## 輟學的一年半中

半生走到內宅北屋階下，聽得劉老祥勸說，『城裡少去吧！』隨聽舜符老先生歎說，『應守門戶難著哩！』

半生進屋一傍窺視舜符老先生的一副鑷鐵臉，顫抖地不敢深呼吸。

舜符老先生命半生說，『我給你出了一道「寒士讀書難」的題，拿去一邊作給我看！』

半生謹如其命。

舜符老先生走過來聽了說，『意思倒不糊塗，作吧！』

街門有人叩擊，劉老祥辭由便門走去。

原來子尚和紀蟲子來和舜符老先生商議進城給縣官拜年節。

舜符老先生和子尚紀蟲子內間坐着，命半生拿給他倆文看。

子尚手拖着文看，紀蟲子探首讀道——

『貧家子弟食不得飽，衣不得暖，讀書信難矣！』

『就是字還寫得不好！』舜符老先生插說。

紀蟲子續讀道——

『至若家累千金，坐使失學，不尤難乎其難乎？！』

『混蛋！誰著你添這混話呢？！』

適會街門又有人叩擊，舜符老先生命去看誰，半生乘機會逃了。

『三叔！剛纔見你從家中出來像不喜歡地樣子，挨訓來喇？！明天我爺他們進城給官拜年去啊，今晚必定睡得早，咱們多談會兒。聽孫安成賣糖哩，我去叫他來，咱們吃點。』全益說。

『孫安成你這小子不成材！我爺念和你蛤蟆爹夥作過買賣，自你爹死了，一心要提拔你一家子，怎你在我爺這做工好好地忽又賣起糖來呢？！』全益吃着糖說。

『瞧全益現在人似地啦！』孫安成鄙夷地說。

『別瞎咋咋！橫豎咱村裏屬你倆妹子文明咧吧？！』

『好他媽的劉瑞啊！』木匠王頭罵著進來。

『罵誰啦，王頭？』全益和孫安成齊問。

『可咱們這院裏姓劉的還有二人？！看他媽的兩個胖臉蛋被屁股磨得像板花！』王頭答。

『你們吃糖不叫著我？』彭掌櫃進來說。

『彭掌櫃你大都督咧吧？！』全益戲問。



## 輟學的一年半中

---

『還光毓豐堂和同茂店兩櫃事！』彭掌櫃答。

『看我爺！纔幾年工夫，毓豐堂錢舖外又添的同茂花店，毓豐花店，毓茂隆銀號，富春茂錢舖，和毓茂和糧店；地剛麼也添了十多頃吧？！』

『走吧！走吧！鯤化二東家等著賭錢哩！』彭掌櫃約會說。

---

半生村中有個土風——每年正月間家家宴請新出閣地姑娘。

半生的母親楊太夫人於舜符老先生進城之日請來新姑娘不少——其中有古裝的妹子花枝，古裝是舜符老先生的乾兒子。

宴罷，衆姑娘們走去，剩花枝一個要和半生鬥牌；楊太夫人和使女榮兒也加入局場。其日舜符老先生未歸。花枝宿而未去。楊太夫人到廚房趕偷食地貓，花枝和榮兒對半生大施強迫手段；半生支持不住嚷說，『也得留神咬破了我的臉！』

---

半生的輟學期間共是一年半。在這一年半中半生的職業

，教員和掌櫃。

彭掌櫃常常回家；櫃事舜符老先生派半生暫攝。

學徒小水美少年，半生最和他有感情。劉秋來生而媚佞，半生最煩惡他。

一天舜符老先生因件公事請來陳·王商議。王畫策，舜符老先生拿主義，陳則跑腿。

小水和劉秋來做著飯，半生倒著茶。

王僚肥問半生輟學的原因。

舜符老先生答，『一言難盡了！想當年家嚴去世的時候，田產不過三兩頃，現錢沒有，辦喪事全憑舊存七百袋雜糧，我發狠典賣了女人的陪送弄幾個錢和蛤蟆夥開座毓豐堂小錢鋪，蛤蟆死後買賣歸我自做，幾年來倒也平穩，格外又多開設了幾座鋪子，地吧也添了十二三頃，錢有了不是？！但又愁沒功名鎮壓，這纔出力辦公事蒙部堂賞幾個六品半地同知銜，現在二兒子上大學將來還有進士的希望，日子縱算名利兼全了！然而何又吝於區區三兒子的學費？！實話說吧——年前地買的過多了！』

王僚肥聽了嚼著滋味連吸兩口氣說，『老弟你真算財政

## 輟學的一年半中

---

大家！』

半生不作掌櫃時候就到小學裡當教員。其時教員換了一位賈秀才。半生幫他授課。半生主張正課之外指導學生們看小說，賈秀才反對——主張添百家姓。於是二人積不相能。

小學生中有個紀溜腸。他舅父獐配是半生的妻兄。但其時半生尙未完婚。

紀溜腸常領半生到他舅父家走親，又伶俐可人。半生極喜愛他。

後來紀溜腸成了村中的豪富，仗他獐配舅的紳士威，發錢臭橫。半生纔和他絕交。這是後話。

每於星期日，半生領小學生們到村東紀家濠邊遊戲。

紀家濠是村中紀姓一家作知縣的祖塋，被濬沱河水冲成水濠。濠內惟一地水產——龜。

小學生們到了，就捉龜爲戲——起名捉老王。

一次紀溜腸捉給半生一個龜看。半生不留神被龜咬住手指，疼得亂叫。紀溜腸笑說，『老師整天價講博物。還不知

王八的性子咬死嘴？！咬死嘴地東西怕扣屁股！請老師你用力扣牠的屁股牠就撤嘴拉！』

## 遊抱陽山

經過一年半地輟學期間半生又到保定學校讀書，但在北關師範附屬中學插班，非在育德中學續學。

那年半生十八歲，練得一身好拳術，但性情暴躁動輒打人，即教員同學稍有不如其意的虎頭鉤便想侍候。一位英國教員狽得意和美國教員巴爾穆都被他嚇得多加考試分數。

師範學校內有兩個黑龍江省學生——王寅卿和劉鳳池。半生收錄他倆為弟子。不，不是弟子是朋友；原來半生的同學石，閻二君不贊成半生收錄他倆蒙古化地弟子。半生末後和他倆結為異姓兄弟。王寅卿居長，半生最幼。他們結拜兄弟三人常在學校後花園談古論今，將來在社會上作點事業。

民國元年的春假閻君約半生遊抱陽山。閻君背著一部唐詩，半生背著一雙虎頭鉤，到山上乘月光坐在一片石上。影

## 遊抱陽山

---

朝間半生望見盤道上一人揮棒驅一脚夫上山，悄解雙鉤分執在手，當脚夫看看走上一片石口，喝問，『朋友！多少錢攬的買賣?!』劉鳳池橫起文明杖鞠躬向半生叫了一聲『老師!』王寅卿隨也解下包袱露出元形。

閻君爽然失意說，『我的詩興大掃了!』

抱陽山在保定城西四十里，上有八景——一片石，百步廊，明珠窩，上天梯，拖天樹，張說讀書室，出雲洞和滴水堂。

半生極愛滴水堂的水性清潔。次日劉鳳池題八景詩——

聞道抱陽是名山，乘輿而來敗輿還；

滴水堂子尙可意，其餘七景盡虛傳！

王寅卿見劉鳳池題詩，自負在破廟壁上畫一大烏龜，並自題跋——

一股黑氣混龍江，聖人不死大盜忙；

等閒識得真面目，夾道爭看大鼻王。

劉鳳池謂畫龜不如畫虎。王寅卿說，『虎是陽中王，龜是陰中霸!』

半生在附中除王，劉之外還收錄過兩個弟子——盧

式如和狐張。

盧、狐是中學新生，經金博五介紹拜半生拳師。但半生亦認為朋友不收錄弟子。

金博五何多這事呢？他要拿半生作交際品聯絡保定同鄉。他和王寅卿、劉鳳池同班並換弟兄帖。

狐張字衣皮，原籍安徽，在保定半入籍，胞姊第一人頗負美的盛名又標榜著獨身地態度，而他又有美少年的呼聲，半生為他弄得名譽狼藉，決意絕棄了他的交。而王寅卿勸說，『絕交則正中奸人之離間計，有人毀謗你時可同我走走，我人都稱為聖人！』

遊抱陽山歸，王、劉醺請半生於城內中和軒羊肉館。劉鳳池得意洋洋說，『寅卿！拳若是學好了啊，回省後我們倆也是一絕！』

王寅卿飲酒過量，『哼——！』地一聲爬倒桌下。半生猛跳起說，『咬了我的手指又要咬我的腳趾？！』

## 喝茶

民國三年半生由保定附中畢業考入北大讀書。那時胡仁

## 喝茶

源的校長。機械體地功課，每過學年試驗時縱有幾個蟲流出戶地顏回賦了短命。學生們比室而居，竟至老死不相往來！真大社會主義啊！

其時半生的二兄鯤化在正定中學充教員，暑假半生就往依之。孫安成送舜符老先生信來。半生啟視乃舜符老先生轉來北大通知補考文字學的警告書，並催立時回校。半生那敢不聽。

溽暑半生補習功課倦了常到什利海逛，看見那娉婷時髦地女子們就傷心起亡妻瘵配之妹的面目瘳惡和邢氏兩個高顴骨一雙劍眉稍的可憎，而更懣怨起父母給兒女定婚姻專以財產為前提。

一次從什利海又漫遊到前門外中和茶園竊地驚謂，好大地口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個小小茶館也敢僭取這個文義？！好大地口氣！比進園門茶園人喝令買票則又驚謂檢查得好嚴啊！末後買票進看乃是戲園驚喜交加地坐在池子近廊一個吃柱座上看了一齣李桂芬的武家坡，節奏低昂饒有雅趣；喝了幾杯茶出園回校竊喜喝茶兼得聽戲誰謂「二者不可得兼」啊？！思的周延擴張——戲園中藝員全是女性的

，打樂器的是男性的，女子倒比男子高貴啊！但又爲何不連打樂器的都換女性的呢？！啊！是啦！「天地造端乎夫婦，」陰陽交纔能中和哩！哼！不然！藝員們兩性配合纔爲正常哩！噢！這又錯了！配合必得限於資格啊？！一切化除了階級纔好哩！……

## 罵狐偃

年假屆滿半生由家回校，狐偃求給打架。爲什麼呢？

狐偃由保定附中畢業後考入北平法專住在校近公廨。公廨內多住奉天籍地學生，狐偃受他們欺負不過乃求半生替給打架。

半生替給打架之後隨與宣佈絕交——

『狐偃！我要和你絕交！嫌你是勢力眼！』

當年你那第一人姐姐被一位山東哥霸佔，你苦求我合作打倒那淫東西，我給你打倒他了！你對我發下永不和他相交的誓，怎早聽說你又和他和好了？！你們弟兄的學費而且賴他的供給！他是有金錢地勢力者啊！你整個地勢力眼！今天又替給你打了這場架，從此絕交！』



——以上半生罵狐偃的話。

## 舜符逝世

民國五年臨放暑假半生接了家中一通電報乃是舜符老先生逝世的兇耗；星夜奔到家中，楊太夫人哭訴給說，『你父親被人暗殺了！』舉家哭號。鯤化瞪圓眼說，『辦事要緊?!哭號要緊?!』

半生悄悄奔到靈前——拳師們鬻擁著——放聲大哭。

連幾日不見半生，鯤化惶極。會村中紛傳誰誰的首級中夜失去了。鯤化尋半生愈急。清早學徒小水見半生鼾睡西樓。

原來半生村中民衆素稱複雜。自舜符老先生充任村長。不幾年間村風變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其年夏天村中忽然連出幾宗盜案，舜符老先生召集全村會議剿匪之法，匪也沒剿了而暗殺加身矣。

## 鯤化欺瞞弟兄

半生戚然問，『媽！怎咱家中這樣淒涼啊?!』

楊太夫人歎吁說，『說起也怪！春天劉老祥好好地死了！彭掌櫃出弊被辭！小水因和劉秋來不和賭氣辭櫃！王僚肥最要緊人落了個自縊而死！你爹索性把小學取消，就是榮兒不好不歹地而竟無故逃跑！古裝他妹子很好地姑娘是我的開心物竟會得病死了！運氣多樣壞啊?!』

半生聽了安慰楊太夫人一回，問，『媽！以後誰當家呢？』

楊太夫人說，『凡正我不能當家！你爹在日嘗給我說：女子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我雖然沒念過書也懂的這個規矩！我凡正不能當家！著你二哥當家吧！』

半生說，『我二哥當家恐怕未必成！』

楊太夫人說，『那麼你四兄弟啞著嗓子還能當家呀?!你怎麼知到你二哥不成呢?!』

半生答，『老四當家固然不能，但我二哥二嫂在正定組織那小地家庭還治理不了哩！』

楊太夫人理了理氣說，『你二哥當家，你二嫂子橫得家來?!』

## 鯤化欺瞞弟兄

---

半生聽了良久問，『還不登報尋找我大哥麼？』

楊太夫人一沉眼皮說，『你爹常囑咐不讓接你大哥回家，你爹說你大哥回家就得鬧分家。』

半生良久良久問，『廚子五兒看著沒錯處，爲什麼今年撤換了他呢？』

楊太夫人良久說，『就不用打算教他回來。』

---

明年（民國六年）春，楊太夫人因病棄養。鯤化家政上的建設漸和半生不合。鯤化把買賣都歸併於一同茂店而任劉秋來爲大經理。地畝事情又全權委給了一個老坦。俗話『積財之家必出浪蕩之子，』這個公例漸證明於半生家庭了。

子尙的表弟趙妙才是一鴉片程度最深地人，鯤化請他作藥舖堂櫃。半生不贊成而無可如何乃贈給他們藥舖外號『一盞燈。』又賀給他們對聯『生意興隆通黑海，財源茂盛達烏江。』

常在趙妙才一盞長明燈下臥著的——趙妙才固無論了——鯤化和老四之外又有老金，老慎一班素爲舜符老先生所排斥的大烟鬼。

半生罵趙妙才說，『我二哥開設藥舖之用意單爲了你這盞鬼吹的燈啊！』

趙妙才自解其嘲說，『不是！你二哥居鄉日少，特著我給他宣傳宣傳！』

王僚肥和舜符老先生先後逝去，陳了筋失了發蹤指示者不得不捨着老屁股巴結舉人頂子地大學畢業生鯤化。

一天鯤化請陳了筋吃飯。陪座者——趙妙才當然少不了的——紀蟲子和紀溜腸。鯤化臥在一盞燈前抽大烟。

陳了筋竭力奉承鯤化兩個明星眼帶壽一百年，並盼望出了任接家眷帶著他。紀溜腸致奉承之詞則，『別的是假話，若早一年在滿清時代畢業關個進士翰林的保準噢！』

陳了筋豪吃豪飲，飲至酣時，說，『飲酒不樂不英豪；我要行一個酒令，每人按著所居方位作一地名，聯幾句詞，最好的獨吃獨飲，方位擲色子定。』

方位擲定的——趙妙才北，紀蟲子東，紀溜腸南，陳了筋西。

## 鯤化欺瞞弟兄

---

趙妙才起首作歌——

『漠北漠北好漠北，不是兔子就是賊；  
弟兄一日到我那裏，學不成兔子也得學成賊。』

紀蟲子——

『山東山東好山東，愛吃大餅捲大葱；  
弟兄一日到我那裏，不吃大餅吃大葱。』

紀溜腸——

『河南河南好河南，多見綢子少見緞；  
弟兄一日我到那裡，多穿綢子少穿緞。』

末至陳了筋——

『天西天西……』  
『沒天西這個地名，不成……』鯤化在炕上笑嘆。  
『唐僧取經到西天，西天天西一樣吧！』陳了筋說了

然接著歌——

『天西天西好天西，又有屁口又有△；  
弟兄一日到我那裡，願父屁口父屁口願父△父△。  
』

---

鯤化在鄉間住時很少，不到天津嫖賭就到城內嫖賭；在城內還好包攬個詞訴；萬不得已，在鄉間住時則和小妹痕新飲醉酒。半生罵他『穢亂春宮。』他老羞成怒和半生口角起來。○紀蟲子，紀溜腸和賈秀才（其時充當公村設立的小學教員）拉半生學校去坐。一進學校門聽得『馮陳褚衛，蔣沈韓楊，『學生們念百家姓，半生即往回跑。跑進家，老四苦訴說，『昨天買的肉怎咱二嫂子說我偷吃了呢?!』半生安慰了老四回子又找向鯤化說，『劉秋來和你一輛汽車在天津逛窯子！老坦包著三媳婦過！你又整年價嫖賭，若不澈底整頓下子家產不要眼看糟了麼?!』

鯤化聽了慙然說，『咱父親給留下這個重担子我担不起，我還要當我的教員。』

## 望山口

民國六年秋河北各河大水。○滹沱河  
受水患甚鉅。○

是年暑假北大新換了蔡先  
回校，陸路不能行車，乃僱乘

## 望山日

---

平。春間半生弟兄們又遭了失恃之憂，時運之蹇澁使動止慮墜。鯤化勸半生遲緩回校，不聽，乃親送到船上，臨別諄囑說，『出門千萬不可惜小費！』

船行至一個被淹地荒村前，河水灘漫尋不出正流，只得停止了前進。

山銜遠日，水映夕紅；炊烟縷縷有如晚霞；呀呀而叫地鳥雀遠著水禾飛；水輪乍跡，荒村中忽然傳出歌的音波——

『蒼然暮色了！

末路地鳥雀無枝可依？！』

---

『末路麼？！

但不效窮塗之哭！

只悵惘著作甚？！

猛轉頭——

明路了！』

北禾澤裏欸乃一聲攢出一隻小舟

鯤化在鄉間住時很少，不到天津嫖賭就到城內嫖賭；在城內還好包攬個詞訴；萬不得已，在鄉間住時則和小妹痕新飲醉酒。半生罵他『穢亂春宮。』他老羞成怒和半生口角起來。○紀蟲子，紀溜腸和賈秀才（其時充當公村設立的小學教員）拉半生學校去坐。一進學校門聽得『馮陳褚衛，蔣沈韓楊，『學生們念百家姓，半生即往回跑。跑進家，老四苦訴說，『昨天買的肉怎咱二嫂子說我偷吃了呢?!』半生安慰了老四回子又找向鯤化說，『劉秋來和你一輛汽車在天津逛窩子！老坦包著三媳婦過！你又整年價嫖賭，若不澈底整頓下子家產不要眼看糟了麼?!』

鯤化聽了撫然說，『咱父親給留下這個重担子我担不起，我還要當我的教員。』

## 望山口

民國六年秋河北各河大水。○滹沱河。○憑你王侯將相。○村中受水患甚鉅。○吧！』

是年暑假北大新換了蔡先。○殺人越貨地大盜，』隨又欲回校，陸路不能行車，乃僱乘



## 望山日

---

平。春間半生弟兄們又遭了失恃之憂，時運之蹇澁使動止慮墜。鯤化勸半生遲緩回校，不聽，乃親送到船上，臨別諄囑說，『出門千萬不可惜小費！』

船行至一個被淹地荒村前，河水灘漫尋不出正流，只得停止了前進。

山銜遠日，水映夕紅；炊烟縷縷有如晚霞；呀呀而叫地鳥雀遠著水不飛；水輪乍踴，荒村中忽然傳出歌的音波——

『蒼然暮色了！

末路地鳥雀無枝可依？！』

---

『末路麼？！

但不效窮塗之哭！

只悵惘著作甚？！

猛轉頭——

『天西天西好月路了！』

弟兄一日到我那裡北禾澤裏欸乃一聲攢出一隻小舟

『驚

』

---

『此去什麼村鎮最近？』

『伍仁橋！』

『前行沒了正流麼？』

『荒村野塚，都成澤國！世路茫茫，那尋正流？！』

『朋友！我赴京讀書，途窮在此，可否送我到伍仁橋？』

』

『很好！』

於是半生改登小舟吩咐龐童自回。

舟子水術甚精，繫纜於頸躍水穿禾而行，時而沒頂，時而漂浮，且行且歌——

『風飄飄，舟搖搖。美麗地空間充滿刀兵聲？！』

---

『水月一色啊！』

---

『朝發天涯，暮起地角，任憑你王侯將相？！』

『朋友！這樣涼夜還是上船吧！』

『先生不用害怕，我不是殺人越貨地大盜，』隨又歌

---

## 望山口

---

『世路悠悠，鬧到幾時纔算頭?!』

這哀鴻遍野有誰救?!』

---

『獄訟積冤不解！』

催科煩擾不休！』

---

『貧者不得飽』

富者餘梁肉！』

---

『貪官，劣紳，富豪！』

任憑你安分守己居易俟命?!』

---

『我不剷除他！』

待誰剷除他?!』

---

『殺——！』

舟子這一聲殺幾乎嚇半生落了水。忽聽岸上有人問  
買賣如何?』

舟子解纜躍岸答，『朋友來也！』

隨有幾個人領半生入一民舍。坐不多會兒一女子嫣然入，長髮垂肩，眉目清揚，年在十五六歲。半生起立致敬。女子委身傍半生坐，隨呼榮妹打盥漱水，盥漱畢陪半生茶飯了，命榮妹取來寶劍說，『妹我略有小術請一獻醜，』於是且舞且歌——

『鋒利地劍鏗，鋒利地劍鏗！』

舉手兒斬斷月光！』

---

『只因先能柔，纔得你剛強。』

術無神不神，秘訣在韜光』

---

『質乃行之文，樸乃身之章，』

真正地愛情在嚴莊。』

---

『和氣致祥！乖氣致殃！』

---

『行走如飛——

---

宛在屋中央』

女子歌聲畢，劍不知飛去那裡。半生長跪請教。

女子宛爾而笑說，『我亦凡人！』

半生長跪不起。

女子說，『我父親自庚子後飄遊無定址，日前上山採藥未歸，今天接你的舟子是我的長兄；夜分不早請即安息，明天風平浪靜送你赴津。』

次日半生登船，行李俱在，一少年鼓棹而東。

## 鯤化的末路

民國九年春鯤化接了禮齋自奉天小西關寄來的一封要求回家信。信寄求子尚轉交舜符老先生的。禮齋不知父母已死也。

鯤化接了這封信先把允否禮齋回家的問題和家中人磋商了一番，隨給半生寫信徵詢意見，半生置不答覆，鯤化乃親往北平就商。

這時半生偕妻邢氏稅居普度寺內西南院。

（半生於二次赴保定讀書那年秋和韓配的妹子結繡婚，

逾年韓氏死，續紘於無極縣馬村邢老力之女。邢氏嬌慣成性受全家排斥，半生爲謀家庭和睦也見攜至北平同居）。

鯤化把齋齋的信交給半生看過並問應付之法。半生直截了當說，『這問題容易解決！家業是不是你我一人的吧？！』

鯤化聽乃瞪圓了三角眼，直扎起紫紅鬚，默無一語。半生說，『哥哥剛下火車飯還沒吃，走我請你到東來順吃鍋子去吧？！』鯤化答應。

鯤化吃著飯手不住拭眼角風淚，吃了半天一副青白臉皮纔微現血色。

鯤化大嚼大嚥食量極兇。吃完飯要參觀普度寺。

普度寺滿洲名嗎嚶啦，是座喇嘛廟。廟內喇嘛分居西北，東南，東北和西南四院。西北院保存舊經典，東北院執掌鎖鑰，西南院出經，東南院擔任交際。講實力是西北，東北兩院。而東南院特比西北院文雅；但他那不屑與同院凡人交談地高表亦是不洽輿情的原因。正殿前古柏參天，徑砌大方磚，景緻古雅之至。

鯤化進正殿看見滿清開國攝政王多爾袞的遺弓遺甲問其來歷。小喇嘛巴得勒信口講說，『這寺原是多爾袞的王府，

## 鯤化的末路

---

嗎嘎啦是滿洲的活佛，當初一位大姑娘和敵打仗敗陣，勸她騎的馬說，「勝了仗和你……，」馬聽了奔回敵陣大勝，大姑娘就和馬……，以後她倆成了佛每有戰事必先祭了纔敢出兵，能戰地大將們並帶帶在隨身像外國教帶十字架地，多爾袞好武功他府裡自供奉著嗎嘎啦佛，嗎嘎啦佛大姑娘是黃金的，馬是白玉的。關洋人那年被洋人偷去了，現在只留著空籠。』

鯤化參觀普度寺完又要遊中山公園。

在公園小溪邊半生向鯤化說，『你看這柳綠花紅好像對我們倆在微笑，前人說，「詩家清景在新春，」哥哥近來善作詩，何妨作上一首。』

鯤化歎了一聲吟道——

『那得鴟夷好避塵？！花紅柳綠一年春！

早知人事原如此，不教弟兄亂斷斷！』

半生聽了憮然而思泫然而泣良久說，『哥哥你的心理側重主觀了！』

遊公園歸，鯤化沿路購買食物，至南池子緞庫口必買協泰山的斤餅斤麪吃，說，『一世富裡生，未嘗貧家飯！』至

寺又要三大杯酒飲了吟道——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猶多！』

折柳分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爭你去音！』

半生說，『哥哥你決意出關親迎大哥了，但是天忽雨起，明天起身吧。』

鯤化說，『零星春雨阻不住行人，我一定要起身。』

『哥哥決意起身也好！』半生說著隨舉大杯酒進吟道——

『都城春雨過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兄更進一杯酒，東出榆關無故人！』

鯤化接過大杯一飲而盡，放步外走。半生送至山門外表現無限地悲哀。鯤化笑說，『這不是易水相別一去不還，為何這樣情景？！』於是竟去。

不幾日鯤化從奉天接禮齋回來住在天達店。半生見禮齋華髮生鬢，歎說，『二十幾年不見了！』禮齋指給半生一位黎黑婦人說，『這是你大嫂子。』半生問大嫂姓氏。黎黑婦人答，『山東母家，複姓黑山。』

禮齋說話很多。鯤化起離床鋪沈著青白臉札豎紫紅鬚，拿起桌上一支烟掀簾出去。



## 鯤化的末路

---

禮齋住了一天天達店和鯤化回家；到家逐去趙妙才，嚇走王頭，打跑老坦，驅妹痕新和孀姑（待後叙明）婆家去，接著提倡分家。

暑假，半生回家被老四手槍相擊，驚遁鯤化室，而老慎，老金兩個烟鬼先坐在。鯤化瀝述禮齋要分家。禮齋在窗外吼著『二兄弟你出決個雌雄！』叫陣。鯤化瞧瞧老慎，老金說，『我何罪？！』禮齋則窗外大呼說，『錢你一人化完了！還不自知？！』鯤化哭說，『大家逼死我了！』禮齋嚷，『逼死你是假的！坑死我們是真的！』正在這中間半生冷話給鯤化，『哥哥！你不要挑播老四手槍擊我了！』

---

半生不勝家難之精心決定明日暫避邢氏母家，深夜鯤化之子振武奉父命請去議事。半生過去，鯤化先在中庭坐等。坐不穩席，一人匍匐而泣，原是鯤化是年新納的妾楊謝凡。鯤化又命振武跪地，說，『不才爲父，無顏見人，有爾三叔我亦瞑目了！』振武哭叫，『娘啊！』鯤化罵說，『你娘該死！』

半生見此情形，長歎說，『既至今日，何悔當初？！起來

吧！明天我仍須赴馬村！』

半生在邢氏母家夜作一夢：

鯤化荷毛瑟槍邀半生出獵，過熱河界鯤化回面峰巒說，『南是家鄉啊！』北走許多猛獸道傍臥。鯤化邀同入一民舍，半生不可。宛轉間看見大哥禮齋。一羣玩童忽向半生笑。一黑毛獸從後進來，鯤化槍射不中，半生奪槍射斃之。行至貝加爾湖鯤化歎說，『此蘇武牧羊之所在，我終不歸了！』遂投湖而化爲大鵬飛去。

黎明邢氏告說，『家車來接。』半生聽而歎說，『鯤化死矣！』

### 愁

這章內單看半生的愁吧！

半生歸自邢氏母家，進門振武拳衣大哭，『我爹死的苦啊！』半生推開他裡走，禮齋正指天畫地杜鯤化屋窗叫。老慎，老金忙請來半生的舅父醉秀才纔把死屍昇至別室。

禮齋拿一壺酒半隻鷄進醉秀才壽說，『舅父有出路了！我父親不死你不敢登門！』

## 愁

---

醉秀才大怒拍案大罵混漲！』

禮齋憤擲鷄酒地上說，『舅纔混漲哩！』

幫辦喪事人們排解說，『不該罵！舅哩！』

禮齋瞪眼說，『舅算了蛋哪？！』

停封起鯤化靈後禮齋果先分出而居。

舜符老先生，楊太夫人和鯤化的靈柩都停封著未窆。半生決意秋後營葬，但鯤化弄得室如懸磬經濟困難，萬般無奈低首下心籠絡劉秋來。

出殯的那天城裡衙役們來輓鯤化『古之遺愛。』

半生輓舜符老先生和楊太夫人——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又輓鯤化——

完人死矣！

天道非哉？！

---

鯤化死，禮齋分出，半生的愁事似可減少，實則不然！鯤化之妻王氏要毒殺楊謝凡。

---

王氏深澤縣豪富女，兩個狼眼足表現本性。

楊謝凡求去。半生徵詢振武意見，振武說不出個所以然；徵詢王氏，王氏說，『我得讓她苦守一輩子！她和他有感情麼？！』

半生說，『買鳥放生！她這小年紀人道爲要啊！』卒任楊謝凡去。

---

老四自營葬後爭着當家並強迫半生開給幾年來帳目清單。

半生說，『當家不是什麼好事！正不願担任！我還須讀書！至於帳目除出殯這筆款負責任別的一切向我交涉不著！我向鯤化和劉秋來要二十元學費不給！我讀書都借得錢啊！』

老四當家後連振武的學費也不供給。

---

邢氏既受全家排斥，營葬後半生只得又攜她同居。但嫌那酸辣地先天性動輒干涉半生的自由，而後天地嬌慣又窩囊以揮霍。半生爲借外債曾到正定一謁石君。

愁

---

石君同與半生畢業於保定附中後考由香港大學畢業，應聘正定中學教員。石君勸半生勿蹈鯤化交納正定大佛寺意定和尚師徒倆的覆轍，說，『大佛寺大和尚師徒倆挾官敲詐包攬詞訟，罪惡滔天死有佛臭，奈何你的姪子振武認意定爲乾爹呢？』時振武在正定中學讀書半生不便多言，向石君借了八十元錢回平後，想起鯤化行狀作悼亡賦——

鷹程九萬里兮而卒控乎榆枋！

萬靈禁不下兮——吁亦忽焉其亡！

嗟吾願瞻夫招招兮——慨兄拘世俗禮教！

迷塗已遠兮——終焉不覺！

已焉哉——？

日月幾何？幽明相隔！

天實爲之，徒傷悼也！

---

楊謝凡之妾於鯤化，意定師徒倆作得媒證。他師徒倆僞造文契訛鯤化欠錢，逼向半生索要——信不斷地催。

嚴冬半生着邢氏生爐火，邢氏執拗不聽。正在口角中間和尚師徒倆索債的信來。半生覆他們信內有『禿驢！小心了！

我的利劍！』的話。

邢氏忽然慈悲發現，問，『你愁也不愁？』

半生歎息說——

『不怕牠愁千尺，但憂你佛一尊！』

### 枉却一東風

半生民國九年暑假復由普度寺內移居海王家，海王家在寺前巷東胡同路北門牌五號。

普度寺：坐北朝南，東爲東巷西爲葡萄園，南爲前巷。出東巷經磁器庫沿南河沿北經東安橋或西出葡萄園經北池子，都爲半生上課經行之路。

一月上澣的一夜，半在從文書館小二條胡同培之處回寓，行至葡萄園一人從背後撲抱說，『我把你這假書痴……！』回看乃是麻姐。

『今天說什麼不成！跟我走！』麻姐揪半生衣領說着走進一家。

『你來啦？裝痴！不拉不來！』瑞雲笑握半生手說。

『等我掩好了街門去瞧老太太睡倒了沒有？』麻姐說着

去回欣然說，『老太太已經睡倒啦，王媽一傍縫鞋面哩。』

三人圍几坐。

瑞雲，眉色如望遠山，容儀若對秋水，風流放誕，爛漫天真；身穿漂白布袴褂，外套淺藍坎肩；曼髻長髮，鬢髮蓬鬆；兩手按著算術本子，足底打著樂排子，輕嚀喉嚨唱起樂歌；歌罷肘撞半生脇說『這道算題不好作吧？』

『爲什麼直撲人家的脖子啊？！搬倒了呢？！』瑞雲推開算術本子排斥麻姐。

『今天太晚啦，明天再坐吧？！』半生辭走說。

『一定？！十點來鐘！先敲牆三下！』瑞雲訂約半生。

半生摸着睛回到海王家，叩門半天月秋纔開納；進屋催月秋泡茶，月秋泡上茶又打上臉水說，『洗完多擦雪花膏。』

『月秋你十二三歲地女孩子知什麼？』半生笑說。

『翻嘴！沒告你說十四啦？！』

『十四——？一樣！』

『一樣什麼？』

『不看天什麼時候啦？！月子還不睡？！』邢氏裏屋炕上翻身說。

次日星期六半生又找培之小二條閒談，談客還有健閣，子玉和傑民。

『培之！你那小二條怎著啦？』健閣笑問。

『什麼叫小二條？』半生疑問，

『這個可得嚴守秘密。』子玉嬉笑說。

半生仍問。

健閣笑得流眼淚說，『俺培之哥整天價裝老道學！在這小胡同裡也會吊膀啦！』

『哼！吊膀？！敢說！』培之言下自負。

『就是咱找不找！』傑民漫聲漫語說。

『不找是啦！大街儘的有！』張鐵華嚷著進來。

『瞧鐵華聞洩地鼻了！』子玉嘲弄。

張鐵華叫着『一，二，三！』禮了兩趟操，鼻子皺幾下子笑向半生說，『今天在萬慶館夾道看見一位孝服女學生，得機會你給我轉上一下子吧！』

半生說，『行——！』

一會兒張鐵華辭走。半生跟着也回寓，走到瑞雲家門口站住脚，輕輕敲了三下子牆，傾耳聽不見聲音，剛要再敲，



被賣硬麵饅饅的嚇一跳，掃興而去；進家擦臉喝茶後，問月秋，「當真你十四啦麼？」

『可不當真！』

『那麼瑞雲比你年歲大。』

『不大！同歲！你們倆果然會面了麼？』

『不早啦！睡吧！』邢氏炕上翻身說。

次晨月秋問半生吃什麼點心。邢氏插說，『俺家裡吃燒餅饅子個够！點心呢？！』

月秋瞧着半生微笑說，『太太沒虧了識文斷字！』

邢氏大怒，『你破小閨女子！譏笑我呀？！給我滾！』吼個不休。

月秋大哭

『月秋！我和你父親有交情！你又不是當鴉頭！關係着我！不要哭！』半生安慰說。

良久月秋止了哭。

培之，子玉，健閣三人從小二條搬到普度寺西南院住。一天半生正和他們閒談，拉車的小白找出說，『事情辦妥啦！今晚就在我家吧？！』於是半生找張鐵華於八旗先賢祠第三

寄宿舍。

張鐵華聽得轉子事辦妥樂得即跟半生外走到普度寺牆後小白家，進門張鐵華被一隻黑狗咬住大腿，半生嚇跑。小白忙打開狗，張鐵華回宿舍。

次日張鐵華於上課時候懣怨半生。半生說，『你先別懣怨！我得向你要錢哩！』

冗文剪裁。一天晚飯半生和小白在小館子裏喝了幾盞酒陶醉而歸。邢氏到劉署長家打牌未歸。月秋着給講笑話聽。

『宇宙是一大龜。老袁作大皇帝不成因他把前門箭樓截斷好像龜斷了頭，從前箭樓和城連着東西兩耳門如同魚的腮，那麼宇宙也或是一大魚；魚吧龜吧！定定門套城嚴似副假面具！不到跟前看不出真面目的！』半生講說著笑話又感而歌道——

『宇宙是副假面具！是個大滑稽！』

『什麼是滑稽？』月秋笑問。

『滑稽盛酒，你看那一班子醉鬼！』半生說。

『可是今天你也醉了！』月秋說着大笑。

半生略怔說，『不用說這些沒用話啦！我明年暑假畢業

，你畢業還有一年半的期限，我給你想了個續學的法子——着瑞雲家給組織個夜館掙錢給你讀書，今天和你父親喝酒特爲託他斡旋此事，明後日當有回話。』

『我父親會辦事麼？』月秋問。

『你父親縱不會辦，難道瑞雲還不會辦?!』

這夜邢氏在劉宅打牌又未歸。

過了一天小白報告給半生夜館介紹妥當，瑞雲和麻姐姐妹倆並約月秋加入。

原來月秋和瑞雲一校讀書，父親小白拉洋車爲生困於經濟致使女兒中途廢學。

開學的第一天瑞雲家宴請半生。月秋，瑞雲，麻姐都同席坐。瑞雲老太太致東道意說，『我跟前只這兩個女孩，她父親去世得早，家中也沒個應門丁；她姐倆讀書——大的入了中學瑞雲和月秋同在高小，我是個俗婆手，先生多指導著溫習功課；月秋姑娘不是外人，着她也一塊兒溫習更好，她父親沒力供給，束修我一家負擔好啦；但是守著一羣小孩子們够費心地！便飯，多吃點！』

瑞雲，麻姐和月秋相覷而笑。麻姐說，『媽你憩息去吧。

！』老太太乃辭出。

酒至半甜瑞雲給半生斟了一杯酒笑說，『饌具單薄多嗎點吧！』

半生一氣乾杯乘興擊箸讀道——

『澤芷野芹勝於山肴海錯，珍羞美饌亦只適口充腸；嘆一櫛輒思九鼎，及嘗九鼎亦不過一櫛；可見弋奇釣異及度山越海者真不知長江秋浦千里一道也。鷄子大之棗，五寸長之脯，不遇老君，沈羲河由而得？日月雲雷之枕，柔毫水藻之衾，亦徒聞自東方朔之語帝武帝耳！豈必有其事哉？！若必千足之麩，千石之魚，千樹之棗，千畦之韭，始足充一時口腹之慾，非具秦皇漢武之萬有魔力孰能兼而得之？！今日之筵，有東鴻記之香片茶，東華館之烤豬肉，六必居之美高粱，中央公園之嫩春筍，放吃放飲，煞有風味，飲和食德，云誰不樂？！以我自況，真要饑死他們也！』

瑞雲三人見半生犯了書迷樂得前仆後仰；女僕王媽端上隻肥爬鴨，半生喝一大杯酒伸箸讀道——

『王媽鼓刀，饑士大嚼；今夕何夕，惹此齷齪！？月秋項下之一櫛，瑞雲杏酪以蒸羔，我的麻姐姐——

榴肥魚片而特加糟嚙』

『可惡！可惡！吃了鴨還想吃羔吃魚？！吃不了！』麻姐姐說着舉大杯酒望半生耳朵灌。

話休絮煩。半生從此夜夜到瑞雲家指導溫習功課；得機會把幫助月秋續學的事說了出來，瑞雲姐倆交口贊成並越番表現一種親愛半生之神情。月秋從此有時在瑞雲家睡有時在自己家睡。

一個星期日，半生和邢氏賭過氣後伏几朦朧而睡，隱聽對面屋有女子歌——

『春日百花開，遊人逐興來；  
杏桃輕薄物，俗子爭徘徊！  
莫把野花愛！野花濫被掄！  
菜花開得好？！爭被園丁摧！  
物以羣分兮！方從類聚哉！  
國花堂前筵，只待王孫來。』

不覺涼汗浹背，擡頭打個呵欠，一女子蹇蹻入。邢氏從裡屋出來介紹給說，『這是房東三姑娘，長在她大爺南河沿那院住，俺們在上房打過一次牌啦。』

半生臉急得雞下蛋地說不出話。月秋笑得險些倒得隔扇上。三姑娘用手巾堵著嘴。

一忽兒止了笑，半生指窗外耍狗態的說，『我們不也同那個一樣麼？』

月秋三姑娘齊聲反對說，『怎你單把那醜事自比呢？！』

半生說，『那麼爲什麼又單把那美事自比呢？！』

冗文翦裁。吃完飯三姑娘要月秋，半生到她大爺家去打牌。半生吃得陶然大醉，沿路洋車夫呼他『靠邊！』

過東安橋沿河沿南行路西大紅門卽三姑娘大爺所在。半生說，『這是我上課時常經行之處啊！』月秋說，『今以後經行和從前不同了。』

三姑娘早年失恃，父親年老聾瞶，二兄華亭懼內，二嫂子二墩刁狠而當家，所以三姑娘避居她大爺家，但有時亦到二兄院打牌。她大爺和二兄分財異居。

進家已有男女們組織上牌局，三姑娘三人乃別室閒談。

牌局中有普度寺東北院王喇嘛。三姑娘戲問他姓那個王。他答，『王八的王吧！』

談著話半生看見三姑娘的課本子知她在女師讀書。月秋

說話最多。

半生問三姑娘東屋歌唱地女子是誰。

三姑娘說『你還沒見過她？』

半生說，『十四五歲，歡眉大眼的是她不是？』

三姑娘說，『是她，名字——牡丹，她父親奉耶穌教。』

電燈灼時，半生，月秋各辭回家。三姑娘約定下星期日同遊三貝子花園。

至日三人乘汽車以往；先遊動物園。

過木橋，檻內一眇母獅彎身嗅生殖器，月秋紅著臉快躲去。

狐狸和狼同居，三姑娘說，『狐疑狼很難乎其同居了！』

剛要往西拐，三姑娘和月秋驚嘆，『怎著獼猴當道啊？』

』

溪濱有幾隻灰色鴛鴦，三姑娘歎說，『灰色鴛鴦太多了！』

！』

過木橋，三人出動物園踱過一兩截路乘船要到漪風館。

夾岸幽篁被船身摩得抽扶上下，琤琤琮琤和槳聲共成天

然音樂。

到了幽風館，三人棄船登岸，揀溪邊淨處茶桌坐下。綠柳翠竹翳蔽天日。

正在品茶覽景中間一畫舫滿載胭脂隊而過。月秋撥杯茶於溪中，自謂洗溪。

三姑娘遠望望西山，近看看園景，笑謂半生說，『怎你今天偏不犯書迷呢？』

半生興然讀道——

『秋日遨遊，溪濱臨眺，品嘗世味，飽咽湖山。覽景披襟懷，挾美吐意氣。臨波笑臉，艷出溪之青蓮；映渚娥眉，麗穿波之半月。素粧不飾，益覺新奇；清茶代醪，培增興味。……』

『倒是不愧大學生，成。』三姑歡樂插說。

半生滿臉急汗說，『這你可是罵我！多竊原句！秋日的青蓮又誰信啊?!』

三人在溪邊茶罷又吃過飯，隨意到各處遊覽一趟，時已黃昏。三姑娘說，『汽車只僱得一送，天到這般時候簡直宿在幽風館明早進城吧。』半生和月秋惟三姑娘之命是聽。



## 大吃一驚

---

終夜狼嗥猿鳴，淒涼奪魄。月秋生怕獅子跳出檻吃人。黎明三人電召汽車接以進城。臨分散三姑娘諄囑月秋不可告瑞雲知到。

一日三姑娘又提倡二次逛三貝子花園。月秋生怕獅子吃人不去。其夜邢氏又宿在劉宅打牌。半生睡到半熟時隱約聽窗外有脚步響聲，旋而東屋似有人開門如廁，聲音邊渺，次早門坎內揀花箋書七言一首——

兩心不語暗知情，翦燭盡時月下行；

行到窻前知半睡，呀然嚇煞開門聲。

這一夜邢氏連宿在劉宅。半生闔門而未落鎖。天明三姑娘持房摺來討房錢。半生睡猶未起，看她秋波流轉傳心事，酒暈無端上玉肌，正在這靈犀相通中間邢氏忽焉其來，三姑娘驚潰而走。半生想想三貝子花園，想想剛纔，憤擲房摺罵說，『枉却一東風！』

## 大 吃 一 驚

日在愁城中生活的半生，自鯉化死，回校後，得有月秋，瑞雲等幾個女侶伴談遊，實足代爲慶慰，但是邢氏酸辣地

性子終使不能得到美滿的程度，而且邢氏大擺土財主架子不屑燃火做飯，半生的經濟是艱難地，所以夫妻倆三天兩頭口角，惹得衆街坊們看哈哈笑。出殯回家，出完殯回平，半生乃從海王家移居沙灘東口操場大院十二號。

移居操場大院十二號是盧先生給找的房子。盧先生在北大作事。盧式如是他的胞弟。

半生移居後，到正定向石君借來八十元錢供給邢氏吃穿。但是邢氏嫌寒冷不願操作，於是半生精神肢體備感勞頓了。

半生賭氣常於赴夜館之便宿留月秋或瑞雲家。

一夜下了學館，半生同月秋出了瑞雲家去往她家。月秋說，『瑞雲老太太很厚道，你回家出殯個來月的期間，薪水仍完數交給了我。』半生聽了自是歡喜。走到月秋家門口，普度寺後垣牆破隙中忽然金光閃爍，半生近窺乃是西南院車喇嘛和徒弟金福交尾。不語而笑地隨月秋進了家。

次日是個星期日，三姑娘找半生到新居閒談。而西城劉署長的夫人劉太太趕得來就邢氏打牌，要求三姑娘加入賭局。趕得正缺賭手，三姑娘遂應允。打牌時三姑娘舉脚傳情給

半生誤踏了劉太太的脚，立時羞走。邢氏得意洋洋。半生賭氣一連幾日住在瑞雲家。一天回廬接到正定大和尚的信又氣又恨，而邢氏一傍發謔語，半生怒罵她。這年陰歷年節半生沒回老家，大和尚並有來平常面交涉的消息。半生和劉署長安排好了捉拿禿驢之計。

過陰歷年節，民國十一年春的一天。半生正在譯書，一偉丈夫入室比武，大吃一驚。比沒三四合，偉丈夫閃開大笑。聞聲定神看時，半生乃知是他大嫂黑山氏。

黑山氏向半生說，『我從咱家到山東，從山東到關外，這又從關外剛來；咱父之仇已報，明天打算到咱家和你大哥清算帳目，我仍去幹我的。』

邢氏已經嚇呆。半生問黑山氏何由知新居所在。黑山氏答，『山東，直隸，河南和關外三省是我常經行之路。』

黑山氏臨去時必欲多贈半生金，半生堅辭不受。

## 新 婚

民國十年暑假半生從北大畢業，這時家中正鬧分家（孀嫂王氏和老四幾乎成訟）賭氣不回家，而託致道先生為在保

定河北大學謀一維持現狀地學監事作；但作僅三月又和致道先生意見不合，氣走北平，託劉署長給謀事。劉署長爲人極義氣很給費心。

惲寶惠，總統府顧問而兼賑務督辦。劉署長替半生宴請他在懋英番菜館吃飯。席間半生頗蒙他青盼，次日並蒙請到公館談話。

四下五除一惲寶惠問了半生半天開篇，纔問資格。

半生答，『河北大學學監。』

『別的還有什麼？』

『北京大學法科畢業。』

惲寶惠略思索說，『很好！高等廳有一書記官，候信吧！』

半生退出，直等多些日子候不着回信。

劉署長說，『錢買差使我們不作的！你到賑務處找他看他究怎答覆。』

半生到賑務處連三四趟纔被接見。惲寶惠推開公事冊子笑向半生說，『我脾氣極隨便啦，對學生最歡迎不過，但是高等廳書記官啊——前一天被別人謀了去啦！至於處裡，內

## 新婚

務總長送來許多人尙沒法安插！老兄你須略遲遲。』

半生聽了跑得一身熱汗立刻化爲涼氣，與辭而出。

事情謀不得，家庭又不和，邢氏又在家坐月子（不坐月子半生也懶和她同居了）；隻身飄泊地半生怎以消磨他的愁晶啊？！

『找月秋去？不！找瑞雲去？不！找三姑娘去？更不！索性等我謀好差使再見她們面吧！』半生竊旅客店常這樣自己問答。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人生夫妻不諧最苦惱啦！我簡直走上了末路！還不自尋快樂呢？！——半生默思的結果走到尋偶的陣線。

半生住普度寺時交接了一位洗衣工山東哥王占魁，客中無聊常找他談天銷愁。

有一天王占魁向半生說，『我看你整天價糊糟，早晚染身病，娶個美人好麼？』

諸葛亮自給送東風來啦，半生滿心歡喜地說，『好固然好！但那得機會湊巧啊？！』

王占魁『呵呵！』笑著從衣兜內掏出一張半身像片給半

生瞧，說，『你瞧瞧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半生瞧了說。

王占魁又從半生手內取過像片交口贊美說，『真正地美人！你的同學！』

半生搖頭不信。

王占魁咽住笑說，『她在沙灘那兒見過你，家裡只有她老太太，你若是和她結了婚她家白給你房子住。』

『請你再找眼睛歡大，顴骨小的給我說吧！』半生搖頭微笑說。

自經王占魁說媒，半生縱覺事之巧遇；多的人說我要走桃花運，莫非真的？於是存著這個虛希望常到公園市場女性叢中遊逛，冀一邂逅相遇。然而半生的新婚竟由此開了導線。

半生最好逛東安市場，一次和一位女士眉傳目送彼此間發生感應。最後一次半生請她到東來順吃飯，互通門閥知她是嘯英女士。

嘯英女士從此連到店中尋半生談，到店中看見半生榻上一條毛毯几上幾卷小說，不時流眄而笑。

## 新婚 學監

---

女士和半生的感情日就密切，於是雙方託媒證於陰歷十月十七日實行文明結婚。半生一方主辦婚事的有普度寺西北院陳喇嘛。陳喇嘛喜筵間祝半生新夫妻倆的幸福無疆。

喜筵散後半生和女士乘花車到得天達店，即以天達店一百號樓房作洞房。

女士年方十四，宛然處子。

## 學 監

保定河北大學於民國十年暑假成立，校長省長曹四爺，學長省議會議長邊守靖，教務長省議會議副議長王秉喆，法文兩科主任是致道先生。

半生於其年畢業後由致道先生一手栽培在這大學裏謀了個學監差使。

致道先生：深澤縣人，當過保定北關師範校長，和鯤化在天津北洋大學同過學，但比鯤化早畢一年業落到滿清時代得個優等翰林頂子；半生由於師生關係認識他。

致道先生大學法科畢業，法律精熟。當作師範校長時候，校中公用人力車夫不拉他座。他怒斥車夫說，『學校職員

屬誰大呀?』第一次指定法省議員選舉，他作過第六區覆選監督，被民衆砸了票壓。民七衆議員選舉，他得直系黨費之補助在保定大比賽，但遲買了一張票落選。

民九衆議員指定法選舉（因天津會議取消），半生給他運動過初選票化了幾個錢。幫半生運動票的有錄三，杜先生和紀溜腸。

他，致道先生，念半生這點汗馬功勞給在河北大學維持一學監。

半生剛畢業時到天津找致道先生求給謀事。致道先生應許了學監。那時致道先生在天津執行律師職務。

半生從致道先生事務所出來遇見了張鐵華。其時天津交易所招考學生，張鐵華在所內當職員，半生託他給維持侄子振武（剛從正定中學畢業）取錄。

他，張鐵華，把兩個視不逾跬地大豆青眼睛瞪得眊眊要裂，鼻梁子連皺幾下子，膝前探著『嘿———嘿！』一笑，『致道先生送來的兩個侄子還沒法維持哩！ Good-by！』確鬆走了。

河北大學開學有期，半生遵致道先生的吩咐在保定保陽



## 學監

---

旅館住着候聘，久而不見音信，乃找他校中。

『坐！坐！』致道先生抽著烟坐在辦公桌前一柄轉軸椅上說。

『老師我住保陽旅館日子多啦，』半生專氣致柔地說。

『別忙！等兩天！』致道先生說。

半生只得答應著回了旅館，一連等了十幾多天仍不見音信，於是又去找他。

致道先生披上大衫要出門，說，『事情定準啦！學監！薪水每月二十五元！今天你就搬進來吧！我還要出門。』

半生聽則熱度一降到零度以下，看看致道先生坐上包月車出校門，纔漫漫走出，到旅館又羞又氣，寫了一封措辭赴平的信着茶房給致道先生送了去。

電燈灼時，致道先生來找半生旅館，背手面南立瞧壁上懸的館章斜面現出尖銳地嘴巴，『你真回北京麼？別和我弄這個！剛畢業地學生們都是氣高的！願幹不願吧？！過幾天連這點事怕沒有了哩！願幹——今天就快搬進去！』說完走了。

半生被致道先生這洗子湯加胡椒灌得溫度稍稍增高而且

真又係寒餓，於是依他的話搬入河北大學實行就學監職了。

致道先生見半生就了職欣然訓話說，『你認識曉周不？』

曉周是半生育德中學同班；但此時只得說不認識了。

『好啦！好啦！我領你見他去，』致道先生說著領半生去到學監主任院。

曉周正坐著籐椅露天在乘涼，看見致道先生微欠下身，及看見半生立起笑說，『原來你喲！』

『你們倆還不認識麼？！』致道先生說了又給半生陪上幾句託付的話辭走了。

曉周忙呼校差給半生搬椅坐。半生最客氣地話，『老兄你多照應點。』

曉周笑說，『我們倆有什麼說的？！』

閒話少叙，半生的學監位置縱算固定了。

開學的第一日，全體職教和學生們齊集大禮堂舉行開學式。學生們分立兩組——拍組和吹組。吹組管吹歌。拍組管拍掌。

第一幕，巡閱使曹三爺代表熊秉琦登壇演說。

第二幕，孫教育廳長專責而且代表省長曹四爺演說。

第三幕是雜耍——邊學長派差人敬道不能參與盛典的歉。

第四幕乃是王教務長演說。

王教務長的演說詞，『今天是我们河北大学的开学吉日！好像儿女的生日！我们这大学比北京大学办得还能好！先有巡阅使和省长作后盾！我们要以育德中学作基础抖擞精神去统一直隶省的教育！

当学生时代务必要用功！不然将来在社会上存立不住！

你们看见天津河北日报社的匾额是我写得吧？！』

他这演说完了，学生们吹拍地声喧成一片。接著宣告闭会。

闭会之后，学生们戏以粉笔画墨版——

拍马屁！吹牛屁！

半生在河北大学当学监三阅月，即和致道先生发生感情裂痕，气走北平。

原来半生向致道先生要求兼充仪器室管理员。致道先生允而复悔，不通知半生密派他一个同族走马上了管理员的任

半生氣給了致道先生一封掛冠的信——『醴酒不設，穆生是去！』吃力地話是這兩句。

致道先生看了這封信氣得混身顫抖，召責半生說，『我不懂應許你查查麼？！』

半生聽了更氣說，『老師對學生可否二字足啦！不用和我動這法律解釋！』

結果，半生終歸辭了二十五元的學監去赴北平而與嘯英女士結婚。

致道先生：黃臉瘦腿，疎眉高鼻，首常前於胸，對人寡言，有好學名，驟觀其狀似萎靡不振者。

## 承 審

天津河北五昌里十四號樓房住着半生和他新結婚地夫人嘯英。劉律師是位楷風高邁地老學究，常指導半生的律師工作。他的事務所設在元緯路淮西里，距離半生的事務所很近。他倆是談吐風月地好侶伴。

半生有時到興華公司找彭三爺和居山談。彭三爺當著公

## 學監 承審

---

司的副經理。居山住在公司當棉商老客。

一夜半生和夫人臨窗而坐，信差送來一封掛號信，拆視乃是張守義薦舉到清河縣府當承審員。

張守義，字熹輝，外號張二，家貧落魄無行，往依姑夫劉署長；然以高小沒畢業學識幼稚，劉署長派在司書上行走。半生在劉署長處認識他。

當時半生接到張二的信喜不自勝。但因受過致道先生寶玉試過春情地指導對於就職浮泛着戒心，幾經和劉律師，居山和彭三爺討論的結果乃鼓起上任的勇氣。

臨上任的前夕，彭三爺給半生餞行。陪座的有居山，劉律師和門壽山。

次日劉律師也要餞行，向半生說，『我是個窮律師，沒錢請吃飯，請以話餞吧！』

知事大老爺們不好侍候着哩！舊規矩，當師爺的都自備着吃飯的盃和擦臉巾，這許取義飯盛自盃吃！臉待自己擦！

這纔關於小小飯盃問題啦！至於同事們相處，紳士們接待，虛文更多得不了！

總而言之句話，知事老爺的心眼好似鍋炒豆兒，弄得你提描不着！』

冗文翦裁。半生到清河縣赴承審員任去了。

進東城門北折胡同底即縣政府所在。

付了車資，半生走近大堂前遞給崗警一張名片，請他通稟給張老爺。崗警說衙門裡沒張老爺。半生說出張守義的名字。崗警說，『張爺壞』於是持片進去。

半生心內話，噲！『老』字好大分寸啊！

一會兒張二和一位黑鬍胖子出迎。

黑鬍胖子，姓王行八，縣府中人稱他王八爺。其實他是够『老』的資格的；他是帳房師爺；帳房，科長和承審這些師爺系的職員和縣長都有『老』的資格；但是同事們簡稱他的原因竟把『老』字Omit了。

『縣長驗尸去啦！回來也快！承審許餓啦吧？！縣長回來就開飯！』王八爺週旋著說。

一聲鞭炮響，張二和王八爺肅然說，『回來了！回來了！』相率出看。一會兒張二領着一位白面書生地少年介紹給半生說，『這是田警察所長，縣長的舅爺，我們的老座——

## 承審

我在他手下當副官哩！』半生寥寥寒暄了幾句，王八爺領着知事老爺進來了。

董壇字隱泉浙江。半生看清切知事老爺的名片。

猩猩面目，油光頭髮向後櫛梳。半生察清切知事老爺的福相。

『我這兒缺位承審員，張熹輝舉薦閣下，我很歡迎的，不過我們這縣是個三等半缺，薪水很微，縱望大家格外幫忙是了。』董知事說。

『我初次學作政界事，還須多求縣長提拔。』半生客氣地說。

『很好！很好！開飯！』董知事大樂說。

吃飯時半生證明劉律師的話不確——盃和手巾不必自備。但是公中那條手巾沒抹布潔淨。

次日吃完飯時，王八爺看見半生的新手巾，『呵！呵！』笑說，『這可得擦擦我臉上的泥！』於是上下西殺地擦了個六合同春，又左右抹過燕子尾，吱地一聲蛋白質似地鼻泗流在手巾上。

就職三兩天不見一角公事。王八爺和張二要半生登城遊

；剛出縣府差人招回問案。時已黃昏半生敷衍問了兩案閉庭。

半生奉職彌謹，晚間靜室辦公。董知事看見了則說，『休息吧！縣裡的公事二五眼。』半生果如所言休息時，他又說，『上峰催着結案子哩！』其實他是窺伺半生行動。知事老爺的心眼果然炒豆兒似地！

王八爺有大煙癮，然性極爽快，和半生對住兩內間，常於抽足烟時告給半生說，『我們縣長是個混蛋，你別聽他滿嘴糊喇！什麼事有我哩！我是縣長的大盟兄！』

一天吃過晚飯，董知事自內宅（帶家眷上任）『嚶哥嚶……』唧噥著二簧胡琴出來，『老天爺豈絕我的後代根，』唱著搜救孤，猛掀簾進了王八爺室內，『寫字！』未幾說這一句，坐在椅子上抽水烟。

『財政總長！拿錢買紙！』田所長戲謂王八爺。

王八爺微笑著拿錢給差人。差人一會兒去買兩張白粉連來，張二裁成對聯，並端過烟汁盃，專待董知事揮毫。

董知事把紙寫完。田所長又催去買。王八爺說，『買一刀得啦！』



## 審承

---

董知事在來回塗寫已經寫過了地字紙，忙說，『可別！可別！』

差人一愣插說，『整刀買便宜。』

董知事擲筆怒罵，『喝！你敢多話？！不怕打屁股？！零星買你不是賺不了錢啊？！整刀——？！化不著你的錢！打！』

『得啦！得啦！老爺息怒吧！值當得麼？！』王八爺揮去差人吸着涼氣說。

『唉！』董知事猿眼一翻，蹲在椅子上歎說，『官威，官威哩！』

『官威？！大蛋！』王八爺說著躺在床上。

張二揀起筆，左膝蓋靠住董知事的右腿用筆管來回攪烟汁盃。

田所長忙給王八爺燒烟泡。

董知事正在嚙嚼着『屢呀！我的媽！一天兩張二三就是六十張！一年就是七百二十張！字寫不得啦！』差人送來一對家信，啓視了大發牢騷說，『你也太能化啦？！每月掙的還不够行利息！』砰地一聲奪過張二手中的筆在桌上一拍；大

米法小米法滿滿點了張二一臉。董知事看了憤然說，『風飄萬點正愁人！』

田所長在床上給王八爺燒完烟，夢地一聲，宣佈說『我放屁啦！』

原來董知事寄居北平，老太太太揮霍。

冗文裁去。次日張二見半生說，『派馬隊往臨清，聽見了吧？！縣長要請人們吃大餐啊。』

原來清河縣是個窮城池，平日買青菜須到屬內三十里油房，吃海味須到去縣城五十里的山東省臨清縣。

半生當下聽了張二的話說，『吃大餐解饑啊！』

這天晚飯果然添上了幾樣好菜。董知事手提一壺紹興酒，『嚶哥嚶……』着唱了一聲『太烈性！』進門停住脚，運用了運用鼻覺，『今這味頭還差不多！』說着一彎腰，探頭前看，脚望前邁，雙眉一皺，『天哪！』一聲道白，接着『光查光』打傢伙點，又『苦哇？！』道一句白，放酒壺桌上，委身座在商標似地主席座，『去請太太來！』吩咐差人。

不多會兒一年近半百地婦人來傍董知事坐了。

『有花有酒愁何在？！無地無天樂且般！』

董知事吟著舉起浮泛地大杯連幾下子把壺紹興酒喝完。

『怪?!』董知事手握著蛋包子驚訝說，『我的馬眼直往外流東西！紹興酒下濕，喝不得！換白乾吧！』

『今天可謂花天酒地！』董知事說了一句引子隨吟，

『尋花宿柳此宵好！搬櫬守株何苦來?!』

王八爺笑說，『太不客氣啦?!』

『事大如天醉亦休！』董知事接王八爺話音吟一句，說『只要大家幫我的忙那還算回子事?!』

閒言少叙。大筵的第二日董知事發給半生一件爭繼和強盜案子。爭繼案子董知事受了劣紳赫苔岑的賄託。強盜案子和赫苔岑又直接有關係。半生先訊強盜案。

這強盜案訊據被告人供稱，『我不是強盜，因和赫苔岑的侄女有姦被誣打這官子。』

這種供詞傳播出去。赫苔岑大起恐慌，託董知事轉請半生吃筵。半生拒絕不應。一日晚飯董知事特請半生到花廳吃，至則董知事指一紳士介紹說，『這是赫苔岑先生，今天吃飯我是東道。』

半生勉強入了席，時時窺見赫苔岑的禿眉黑唇，便知其

慘忍人也！

席散後董知事又嘖嘖向半生說，『赫苔岑本縣頭等紳士！被告人無論如何縱須判他點盜罪纔對得過他哩！』

半生說，『良心呢?!』

董知事不怡說，『講良心不作縣知事啦！』然而半生卒不肯曲法。

次日張二勸半生接眷同居，半生糊糶納其說。沒幾日居山送夫人嘯英到清河縣。居山臨回津時，勸半生和則留不和則去。

半生接來家眷後，董知事連接了幾封反對半生的信。半生只得自怨官運不亨通罷了。

張二勸半生不要固執。半生說，『那是固執?!事怕反躬而想！假設我們是被告人又當如何?!官不是誰家的祖業！我要回家，不幹！』

張二說，『三哥！我勸你幾句話可別怪嫌！萬事一理，我們同工人一樣，縱須聽縣長的話！』

半生聽了大怒說，『縣長要窺你的屁股聽不聽呀?!』

張二黃著臉語塞而出。此語太不文明了!

## 承審 科長

---

會警隊在城廂廟會擒一桿匪，半生審訊時見他長得眉清目秀大起惻隱之心。而桿匪不慌不忙瀝瀝供述青幫紅幫的歷史。半生問他縣屬紅槍會常常連莊決鬥怎回子事。他不肯供。半生問他，『凡入紅槍會的不是一家麼？一家又爲什麼決鬥？』他又不肯供。天氣很熱，半生忽然覺著精神恍惚，宣告閉庭。

次日半生自僱民車掛冠而歸故里。時夫人嘯英重孕在身，清河縣距故里三百里路，這卽作官的幸福啊！

半生去清河縣不久，赫苔岑被人暗殺身首異處。董知事被通緝潛逃。田所長被押在縣。張二害後眼癱回里養病。惟獨王八爺道行大安然脫險。

## 科 長

半生辭去清河縣承審員職，安置夫人嘯英家園，自赴天津仍擬租居五昌里十四號執行律師職務，而舊居已被別家租佔了。

這時彭三爺辭了興華公司副經理而和門壽山領東開設一大興商行。居山也移住行內。彭三爺極力歡迎半生。於是半

生的律師事務所遂附設於大興商行。

自夏至秋半生在大興的生活狀態十分安適。夜晚常逛陶園，黎明歸寢。醒來傍午，盥漱畢，飲茶已，杯盤羅列適口充腸。食畢小憩，飲一壺茶，寫幾行字，翻遞書籍到河北公園乘涼。電燈輝煌，游人如市，則出園到包子舖吃兩碟狗不理的包子而自至華樂部雲霞姑娘處化一元錢打個茶圍。雲霞姑娘是個贖身自由者。室中陳設尙白。白牆白地皮，白木器白磁器，瑩光四射如入白世界。

秋雲晚霞，美麗中寓清涼之景。雲霞姑娘淡妝輕抹，直又清涼中而寓美麗。

暑去秋來，夜涼如水。半生夜晚罕出，常和大興團體內人聚談；有時也和居山到日本妓館一遊。

梁八者，梁煥如的兄弟，來自石家莊。彭三爺請他吃飯。陪座者有彭讓三和半生。席間梁八和二彭咕唧石家莊警察局長孫次華被陝軍毆侮的經過，半生茫然不明內幕。

席散彭三爺因事回行。彭讓三和半生領梁八作冶遊。先饒了彭讓三一個茶圍，半生請雲霞姑娘伴遊陶園。

在駛向陶園地汽車中，梁八和彭讓三夾雲霞姑娘坐。半

## 科長

---

生加凳子。

到了陶園，半生任雲霞姑娘和梁八去遊玩，自却和彭讓三坐在荷花池邊品茶。

彭讓三向半生說的趣話，『着她給他上勁去吧!』

逛陶園歸，梁八向大興同人誇半生，『比王穎川漂亮的多哪!』

梁八在津盤桓了幾天邀彭讓三同去石家莊。

『彭讓三會辦什麼?!怎乃彭三爺他們看他神聖一般?!那如你到石家莊去好呢?!』居山一天和半生逛日本妓館說。

半生說，『當然派彭讓三去對地!我去知辦什麼呀?!』然而沒過幾日彭三爺派半生往石家莊並囑咐說，『凡事聽彭讓三辦得啦!』半生糊里糊塗到了石家莊。

興隆飯店是彭讓三和半生的住所。一位麻臉子穿著巡官制服常到飯店來白吃白喝，彭讓三介紹給半生說，『這是王穎川，在警察局作事哩。』

在興隆飯店裡半生兩餐之餘，隨彭讓三，王穎川和梁八打幾個茶園。

王穎川和彭讓三關係很密切，行爲很詭秘。梁八對彭讓

三執禮甚恭，常領彭讓三進警察局見局長。原來梁八在警察局充一科員。梁八到飯店，彭讓三即請吃大餐；他也常請彭讓三吃；但都記大興的帳。有時梁八宴請別客在飯店，帳也在大興名下記。

管他們呢！倒得吃啊！——半生見他們酒肉徵逐默語。但梁八在津雖誇半生漂亮比王穎川多，而神氣對半生倒簡慢於王穎川，至於彭讓三則更不敢以作比例了。

一天接了天津一通電報，彭讓三向王穎川和半生宣佈說，『著<sup>我</sup>回去哩。』

王穎川聽了愁向彭讓三說，『讓哥！你走了，我化錢可怎辦呀？！』

彭讓三說，『不用發愁，』隨給他把鈔票，『先化著，以後再說。』

回津的信彭讓三通知給梁八。梁八戚然說，『金丹案沒辦，局子裡膳費都沒有，你們遽然回津這不糟了麼？！』

『一定回去，什麼事以後再說吧；飯帳我一齊還了好啦。』彭讓三說。

『這麼著啊？！咱們大興人們真義氣，等得告給局長說去



## 科長

---

；』梁八說着回警察局不多會兒來說，『讓哥！局長聽說你們要回天津很愧無以爲報，餞行吧——?!現下又須避嫌疑，著我給讓哥你拿來一份盟譜，讓哥你也寫一份交給我給你帶進去好啦。』

彭讓三接過蘭譜很歡喜，當亦寫了一份交給梁八。

話休絮煩。彭讓三和半生果然離開了石家莊。臨行盡還興隆飯店帳一千多元。

半生糊里糊塗而來又糊里糊塗而去；火車中又聽了彭讓三一味糊里糊塗語——『你離開清河縣後有你的一位同學去接事不久也下來了；老董那個人是糟點。』

半生，縱麼來去糊塗，中塗亦糊里糊塗罷了；於是給他個糊里糊塗聽。

車到定州，半生辭歸故里；歸里第三日又行赴津；赴津不幾日接梁八電報催赴石家莊就警局科長之職。

半生赴石家莊就警局科長職的第二日，局長孫次華派查各金丹犯家的封條，驚知興隆飯店已在被查封之列。

居山由津回家路過石家莊告給半生說，『王穎川給天津去信詆誣你辦事不當，如和局長意見不合不如早些不幹了。』

半生說，『王穎川誣誣我不好，不碍局長事，無故不幹了何說?!』

然而居山去後梁八忽向半生借錢——借兩千元。王穎川也二十三十元地告貸。半生默思每月薪水纔三十五元，去兩千元的運動費相懸太遠，科長幹不得了！既而轉念尚有局長梁八何爲者?!然而半生這種心理又遭敗仗了——局長孫次華盤算法地給難問題作。於是就職個半月地科長又須掛冠而去了。

半生離開石家莊到了北平住在天福店裡曾給梁八去一封信，略說——

『梁八你拿我當彭讓三輩看不成！着我拿錢買官作啊?!念你小孩子！不然，我的寶劍……』

半生糊里糊塗就得職又糊里糊塗下得臺。

## 拉 雜

這章是前幾章的結束又是上下的關聯。

半生自民國十年暑假從北大畢業當河北大學學監；不當學監去到北平和嘯英夫人結婚；新婚後歸故里，過陰歷年節

，次年民國十一年春偕夫人遊北平而開了張素卿的禍根導線。初冬夫人產子振芳，張素卿的禍根實行和半生接近——但不久又被亂斷。次年民國十二年春半生心理上忽然發生佛的徵象，又到天津組織律師事務所於五昌里，不久當了承審員，不久又辭了承審員，不久又當了科長，不久又辭了科長；辭了科長以後灰心世事，閉戶讀書，全家徙居天津；從徙居天津以至餬口關外，其心理觀念和生活狀態判然異於從前，好像把他徙居天津以前的人生歷史作一結束，所以說是前幾章的結束。但於作結束以前。所有半生零碎事蹟，爲徒記述上的便當起見，記述之於此以後者也有，因之本章亦有補續的必要，且於半生之徙居天津直接間接上也有關係；所以又說牠是上下的關聯。

---

寧願牛衣食不竈，此生誓死不爲官！

偷來獻去不如盜，日日鮎魚上竹竿！

這是半生自寫胸襟的詩。然而他何又承審科長岌岌求官？閱者請聽。

半生他是順乎自然，身雖居官而心未存乎官，閱者或又

謂我言之無理。

然而請問諸先生，人生天地間不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吧？！狗吃飽了尙撒幾個騷哩！吾人究當先走上什麼工做的陣線呢？！

記者冒膽說一句，爲吾所爲罷了！

半生即具這個心理。

半生家庭鬧分家自民國十年春至秋末纔完全竣事。當值家未分析清楚期間半生不肯回家，寫信委託分家鑑證人們代表一切。

半生在這個期間內曾從北平赴縣城去過一趟，杜先生和錄三日與交遊。半生且豫聘杜先生爲全權管家。剛分家時半生室懸如罄，錄三多方接濟。因此三人感情日就親密。

秦知事和半生有交情，半生託他傳辦老金，老慎的烟犯。老慎竟嚇得嗚呼哀哉了。

會秦知事晉省之便逗留北平，半生邀劉署長作陪宴請他於中山公園之長美軒。

劉署長和秦知事一見如故，次日也宴請他。第三天秦知事回謝。一連三天歡聚快飲。

張二守義願乘機會一識縣知事之尊，三筵都得描著油水

。

第三天秦知事和劉署長都飲醉。筵罷賞園景，秦知事乘興而歌——

『面前陰陰幾行古松，密密青翠籜龍。

今天酒吃得太猛！不由腿不得勁。

爭禁，松風拂面，酒力上湧，脚底撒滑——

空負了陽春烟景！』

『我歌得這是改造地沈醉東風，』秦知事歌罷大說大笑。

劉署長乘酒興也歌——

『我——幹了半輩巡警！作這幾年下官！一旦

不憂了吃和穿——』

『算了吧！園子人笑我喝醉了！』劉署長歌罷笑說。

張二也要揚眉吐氣，歌——

『我在司書上行走！不作牛馬而作狗！走——

走！』

冗文裁去。秦知事由平回縣傳辦劉秋來。劉秋來逃之悠悠。

半生羈旅保陽旅館時夢見一灰面瘦顛人歌道——

『望鄉臺畔尙思家？！月慘風悽冥路斜！

縱有銀錢無處使！都緣一點念頭差！』

歌罷深深打一呵欠說，『想把驅吸鴉片的錢，還給了人家，求再脫生個人，也作不到了！』鼻泗和眼模糊好像蛋白質，俄見紀溜腸被羣狗圍咬跪求饒命。這位歌者抖擻精神，鼓鼓小肚子，一口氣吹跑羣狗。紀溜腸對他表示感謝不已。

歌者自覺高於一切地說，『抽大烟人吹牛不敢的！至於吹狗則是惟一地絕技！抽大烟人冥路也是崇拜有錢者哪！』

半生新婚後回里。紀溜腸爲選舉票（給致道先生運動的）墊款爭及毫釐。杜先生信口罵他，『該送狗肚子！』

是年秋初趙妙才死。

半生的母舅醉秀才，外號酒漏，因爲好喝酒家產都隨洩溺排洩淨盡。可是產業雖然淨盡而他的秀才糞大發財源。

秀才糞，一般酒癖人爭買作肥田料，田禾都染上了酒香。

好事者戲書其楹——

一車秀才糞，十里聞酒香。

醉秀才被半生大哥禮齋罵後氣病而死，臨死歎說，『分明親娘舅，得謂算了蛋?!』

醉秀才死，有人戲作懷酒漏詩——

『良田十頃淋膀胱，金盡糞成爭買狂；

酒漏不愁無酒淋，源源洩溺鬱金香。』

---

半生有個孀姑，外號儂肩姑，舜符老先生的異母妹。

半生的曾祖老貢生有家訓，世守不替。儂肩姑早失夫儂，舜符老先生終不失親親之義。

老貢生富於學問，經史之外兼通佛，子；床頭衣袖不離南華，道德和金剛三聖經；嘗叙家乘於子弟說，『我家氏原出山西省洪洞縣，大明永樂年間遷移來此；世以忠厚二字傳家，忠厚二字蕃衍的至道啊！』又嘗戒子弟不作官說，『清朝冠冕如同覆盆，覆盆何以望天?!所以滿族是滅絕天理的！』

老貢生好談諧，嘗談說笑話給子弟作餘興，『元人滅宋

，蒙古族蕃衍於大河南北。山西洪洞是漢族的老窩，燕王棣大殺蒙古族而遷置洪洞土民於各方，直隸省純粹漢族皆遷自洪洞來者。但又有一說，燕王棣大殺教民之尤黠者，餘則遣散於四方。現在無知鄉童也知燕王掃北之語。』

老貢生不飲酒床頭常置酒，不主張作官而嘗作過東光，寧津，天津……等縣儒學教諭。

老貢生死。半生之祖終其身灌園不仕，然學問很宏富。至舜符老先生則不然，必得營求那覆盆式地帽子戴，又竭力治產——結果落成刻剝積財。

講起積財，僂肩姑尤精其術。僂肩姑因孀常住母家，即舜符老先生和楊太夫人去世後，半生弟兄們猶勉強不失親親之義。禮齋時代纔逐她回婆家。

僂肩姑死。繼子兆庚賄問女僕洋錢埋處掘得十八缸。

半生的妹子痕新適無極縣劉百萬家，于歸在民國七年，楊太夫人去世之後。她和僂肩姑和鯤化孀妻王氏最同臭味。王氏之親生女是子尙的族孫，而認子尙爲乾爹。僂肩姑的繼子是子尙的族甥而認子尙爲乾爹。痕新的兒子是子尙的族甥



，而認子尚爲乾爹。

振武和振寰是同母弟，王氏其繼母也，振武自正定中學畢業考天津交易所不上，纔考入保定河北大學——但半生給他往致道先生處說好話很多了。

王氏必欲給振寰瞞娶某氏女——女，學生也。振寰愚健——徒然人形耳。是時鯤化已死。半生勸她給祖上留德行說，『假把你的親女兒匹配傻婿如何?!』王氏不怡，然卒瞞娶某氏女。

陳了筋多如夫人。如夫人們常爭房。陳了筋乃置一轉子，俟如夫人們皆列席他主席撚運轉子——轉子一面點紅點——紅點止定誰面前誰即陪房。

一次陳了筋故意輕撚轉子使紅點止定寵者面前，餘姬大怒說，委員制還許作弊那?!』

村中好事者嘲其事——

美人屏氣望穿眼，老奴偏心輕轉輪。

陳了筋於劉秋來被傳颺逃之後，不知爲什麼得驚病死。

禮齋自黑山氏走又娶王姓女爲妻，然性好漁色，僱用市僧瞎六德作撈魚鵜，無論老少來者不拒，有時老媽子亦可充下陳。街門長關閉並署『閒人免進。』至親老友不得叩關。

瞎六德跑得脚不踏閒，逢禮齋喜則被誇『吾之樊噲也！』一旦逢其不高興則被執斧大罵『推出首斬！』

衆姬常堆坐炕頭。王氏堂下執炊，一時不如禮齋意則被細樹上鳴槍相嚇，眼竟被嚇斜光線。

禮齋嗜酒，村中都呼他鄉大王。好事者作大王歌——

街門長關閉，屋炕滿堆花。  
門前車馬少，院內熏柳斜。  
衆姬爭芳艷，大王樂無涯。  
嬌妻常執炊，有鵜魚梁賒？！  
喙翼濡已苦，喜把樊噲誇。  
堂前磨大斧，霎時怒唔呀。  
噹啣槍聲響，相指關門家。  
督郵樹上細，嚇煞妻嬌娃。  
六德天生瞎，偏會看魚鯊。

可憐王氏女，驚作吊眼鸞。

世事何足計？回首那堪嗟？！

黑山氏在者！大王然不耶？！

---

半生喜打不平，凡貧弱門戶被勢豪欺壓者必出頭干涉之。民國十年春半生由平赴縣城因爲傍面打探家事，而同村人存聚以被盜案相託，半生關潮海先生面應許之。潮海先生半生家分家時的一鑑證人。但存聚門戶弱而不貧，性且齷吝，够不上豪富但實守財奴，半生終鄙夷之。此事半生深自悔恨多事。

還有一事半生更自悔恨，且引爲好事之鑑。半生曾救一土豪，土豪反與結仇。這亦喜打不平的流弊。

半生既喜打不平結下仇人自多。適會縣知事孟昭彰蓄意給半生下馬威，而鯤化之孀妻王氏受子尙德慝必欲給趙妙才報仇，赴縣府起訴——誣半生分家不均。半生深怕無端受孟昭彰的羅織，亟欲遷居天津，而邢氏不贊成。

邢氏自半生新婚之後和半生感情更不相洽。所幸夫人嘯英性情溫和，她倆間尙沒發生衝突。但邢氏既不贊成徙居天

津，半生處置家庭感了困難，何以呢？

邢氏於民國十年夏間產生一子振崑。嘯英於民國十一年冬（即半生和張素卿發生準夫妻關係時）產生一子振芳，民國十二年秋（即半生從石家莊回家時）又產生一子振京。一門弱小，拋置家園，而自居天津，實難放心。半生爲此深發了愁。

『莫非我走上了窮途？！唉！這小小事值當得介意呢？！縣知事他管別人可！我不是他管的！』半生愁極時則這樣自歎。

會孟昭彰以能治匪自負，而盜賊益滋熾。半生笑謂鄉人說，『縣知事那會治匪啊！瞧我辦給你們看！』於是約會村中民衆設立一平民半夜學校，使貧家兒童於作工之假享受普通學識，一切費用捐自有錢家。又調查村中極貧之戶使富者捐助給柴糧。然後組織撥門更，使守望相助，自復每夜尙槍巡查。不三月，貧富相安，夜不閉戶，村人歌詠之。半生謂村人說，『官是賺錢的！不是治民的！願其治也，必自治之。』然孟昭彰忌恨益甚。半生亦知盛名之下不易久處，於是徙津之念終不能絕。次年民國十二年春餘慶開始在佛裏掖導

半生。半生灰心世事，徙居天津，閉戶讀書，豈偶然啊？！

### 參 禪

民國十二年春半生將赴天津執行律師職務。餘慶找來談

。

『你想作縣知事不？』餘慶問。

『錢呢？』半生說。

『錢好說！』

半生不禁大笑說，『諒你一窮甲長還能有錢麼？』

餘慶沈着氣說，『西旺來了幾個人託我和你商量，現有一位大財主急公好義不是十輩八輩子地啦，你如果願作縣知事呢？他們幾個人可以介紹給你這位大財主，化多少都不難。』

半生聽了搖頭說，『世上豈有這便宜事！』

餘慶微笑着眼光線縮而復放說，『知到你不信！』

半生沈思忽兒問，『那位大財主尊姓呢？』

餘慶嗓子裡打了幾個轉兒說，『我知到他的家鄉——安平。』

『那麼你請西旺幾個人來談談吧。』

餘慶答應著去不多會兒領西旺幾個人來。他們和半生問答的話差不多和餘慶相同。

半生問，『錢借了還不還呢？』

他們答，『有哩，就還；沒有不還也不要緊。』

『這事不近人情，杯水盂飯還沒人讓白吃！而況金錢？且是大宗金錢？！』

『世界有的是大慈善家！白捨施！』

『我不信！基督教的醫院對貧民橫慈善吧？！然而他不是白捨施！他所要的代價更大——人的靈魂！』

『你如果必定不信，請你到安平就那位大財主或是着他就來這裡當面談談好啦！』

半生縱覺事太蹺欲婉言謝絕。等西旺幾個人去，半生私問餘慶那位大財主究係何為者。餘慶說，『大概那人佛學很好吧。』

半生住津五昌里執行律師職務時常聽居山說，『彭三爺和高成儘研究道門，錢老多啦！』但半生其時究未用心聽。一晚半生找居山和彭三爺於興華公司。彭三爺要就寢，

## 參禪

---

光着兩隻腳不住手搓腳縫泥，笑向半生說，『你要走運了！額上放亮光！』半生回到事務所夫人嘯英亦如此說。忽而接到張二薦赴清河縣的信。

半生接了張二信，以商之於居山時。居山說：『好哇！原地彭三爺說你要走運！』

『幹什麼啦？你們這屋來！』彭三爺在隔間呼喚。

半生和居山過去時見一道貌岸然禿眉尖鼻人坐在。彭三爺介紹給說，『高成，道號圓滑先生。』半生和他彼此欠了欠身。

『你定規那天上清河縣起身？我好給饑行。』彭三爺問。

『你們坐著吧！』高成辭著走了。

半生向彭三爺，居山定規好了起身的日期，回事務所。在清河縣府半生曾接見過同善社的一位王宣導員（平山人。）王宣導員說半生沒工夫。

居山送夫人嘯英到清河縣時告給半生說，『固城夏縣長是咱們的人。』

其實半生真沒工夫；對居山的話未能潛心去聽。

半生掛冠離去了清河縣，寄居大興商行，受一般人熱烈地器重，住著很爲安適。彭三爺，彭讓三，梁煥如，蔡玉亭居山和高成等差不多天天和半生談笑。門壽山光顧着忙作買賣和大家晤談的時候較少。

一天彭三爺側在床上守著烟具，從身上掏出一盒烟膏，用籤子燒成一個大泡，安到斗上，一手拖著槍的脖子，一手用籤子摩擦槍眼——好像學生們手淫；子子子地一氣放進咽喉；眯合着眼硬地一聲送到心房；放下籤子和槍仰面躺著說，『這就是吐納之術；』隨即兩手上仰兩腿下挺，大腦蓋蹭幾蹭枕頭，閉口無語。

『你這樣像個什麼東西？』居山笑說。

『原地你不發財！連這看不出！』彭三爺睜開眼說。

『我看不出！』居山似笑非笑說。

『龜吧！』彭三爺急說。

『龜翻着個啊？！』居山大笑說。

『你懂得蛋？！現在人面獸心的時代龜也得翻着行！』彭三爺說了即蹙收了手足。時半生也在座和居山大笑起來。

冗文翦裁。一天彭三爺請半生到家吃飯。一潑辣女子，



## 參禪

---

一言三擋首，兩步五聳肩，席間照應慇懃。半生問係何人。彭三爺得意笑而不答。

吃完飯半生辭去。彭三爺諄囑說，『別告給居山知到，不讓他那混人來。』比及半生見了居山實以相告。居山說，『天天到他家打茶圍，大翠寶跟他從良纔幾天?!美呢?!』

一天高成抽著哈德門烟問大衆，『有讀過易經的不?北京城南出兩條鐵路是不是太極生兩儀?!』衆人無語。半生傍聽了悄拉居山出去逛日本窰子，至大興門口遇見彭三爺的父親彭老頭從外歸。居山忽然想起給家中櫃上寫信，走回。彭老頭邀半生一屋坐。

彭老頭抽著大烟再四地稱說大興買賣闊。半生問他大興東家是誰。他說北京一位姓李的。半生聽了不注之意。

忽然一天板斧自固城縣辭了科長職來，和半生談論起教門歷史；半生驚知安平那位大財主原來是蕭先生——好似當世的活佛；這纔想起餘慶所說『那位先生佛學好』的話徵而可信了。所以說半生佛的徵象發於餘慶的掖導。再據板斧的話，證明居山所說夏縣長是自家人的話不假；又眼見得彭三爺和高成等對於大興的關係；半生自然一隅三反地明白了

這位李財東和蕭先生的關係。記者的拙筆很用心記述這些事。但恐閱者對我文法發生疑問了。

半生在大興安適地住中不是晚逛陶園，黎明而寢，醒來吃飯，飯後遊公園麼？何以有閒工夫作這些事呢？

閱者你粗心啦！記者不還曾說，『暑去秋來，夜涼如水，半生夜晚罕出，常和大興團體內人聚談』麼？

閒話少叙。半生在石家莊警察局當科長時，還經梁署長給介紹過一位段中將哩。半生親眼見段中將給漢口，上海各處拍密電。梁署長並勸半生加入段中將的團體。但半生疑他是同善社，恐與大興非一家，婉言謝絕。然於半生對佛的心理大有關係。

半生自掛冠棄了石家莊警局科長職，在北平天福店住不幾天，回了天津。其時大興的買賣已經賠累得要開不了門。半生在飯廳常聽人們道說天場地陷的事。有說是真的。有說是假的。但是鄉民爲了這句讖語破家奉佛的不知多少。然而也有點靈驗——日本正在其時地震了。

一天半生正在看書，高成抽著哈德門烟來給講佛話，『別看買賣賠，一人一元，一萬人就一萬元，假定一縣只一萬

## 參禪

---

人，十縣就十萬元，百縣呢?!』半生對他這不可了語作爲過耳風。

告成換抽第二支烟說，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是修道之謂教。所以縱得「道」和「教」。

家產萬串，禁不住子孫不肖。

錢是流通的！聚財是散財，散財是聚財！

依着一本萬利的法子，子子孫孫沒價個窮。

我們又沒花名冊子，燕王掃北掃淨啦?!

著甚來由?!偏給人家作馬牛!?

花開花落又一年，人生幾見月長圓？打開名利無拴鎖，烈火騰騰好種蓮！』

半生聽了高成這幾句話居然入了竅，參悟禪機；回想過去的際遇，前思未來的繁巖，直覺宇宙這個大黑海萬不是區區靈臺抵得住牠的沖刷的；於是灰心世事，決意全家徙居天津，閉戶讀書。

以上民國十七年十一月記於天津。

記者作完本章同友到花埠活潑腦筋，在妓女室得半生日記一本，妓女惶恐索還並諄囑不可宣佈半生真姓名。請問其故。妓女說半生並不怕宣佈他自己的姓名，但怕洩露了別人的姓名啊！

記者歸而自默思，明白教義者鮮耳！宣佈又何妨？！雖然由於種種原因記者終必聽從妓女之諄囑。次日又如妓女處，妓女已黃鶴不見矣。

敝鄉有句土話『藏龍臥虎那在大路見？』豈其然麼？！

## 詩經村

高成給半生講佛話時，手舞足蹈，旋坐旋起，累得混身流汗，乃赤條條地脫露出五花肉，而胸前盤著一條花紋蛇，耳忽大忽小，又四足式着翻過來覆過去，變變不已。半生看了驚問，『究竟人面獸心啊？！可是人面獸身呢？！』

高成不答，穿好衣服飄然而去。

高成去後半生默思無論他們人面獸面或是人心獸心吧！

我研究我的佛是了。

其時大興買賣日就歇業，半生乃積極尋找房舍，便把召家徙居。

房舍租定的詩經村三十七號。半生寫信着杜先生快給送眷。

一天高成囑半生作一節略著梁煥如呈給省署雲秘書長。梁煥如邀半生同到妓館合甕議員的邊。二人捧了八圈牌，輸了個落花流水。梁煥如於臨分散時託甕議員轉呈給雲書秘長節略。甕議員謝以不能辦。而梁煥如回到大興則說已經呈給了雲秘書長。半生密把此事告說給彭三爺。彭三爺傷心地說，『說起玄虛還有甚於這的哩！當大興開幕時候約好王三將軍應著東家名。現在大興賠啦，他諱莫如深。現在的世界真是人面獸心哪！非到獸面人心的時候天下太平不了！』半生對這內幕莫明其妙。

連幾晚上蔡玉亭捧著一張油印傳單宣聖旨地說，『這是姑太太宣下來的偈，跪下聽我宣讀！』

別人跪不跪，半生跪下了。

蔡玉亭這種神道的工做，半生實在著了煩，會杜先生送

眷來，乃移居詩經村。

半生囑託杜先生家事說，『驟馬賣去！地畝租去！工人辭去！現款滙來！親友不要來往！同族不要來往！親兄弟更不要來往！』

杜先生受了委託臨回家時請命說，『平空棄鄉遠徙，其奈悠悠之口何?!』

半生嘆息說，『杜先生！去你的虛僞？防你的窮死！』

杜先生執意請命。

半生不怡說，『你回家告給老鄉親們說吧！天下將要大亂！我特取避地之義耳！』

## 酸 酵

在詩經村三十七號住的半生，邢氏和嘯英夫妻三人間，時時發生酸酵作用，酸酵在誰？閱過便知。

『我們三人一床睡，辦到辦不到？』半生一天密問嘯英。

『怎會辦不到?!』嘯英答。

以問邢氏。邢氏忸怩說，『髒話！』

『老蚌子真拗固！』半生氣向嘯英說。

『不是拗固，她是害臊。』嘯英說。

『老傢伙了還害臊?!』半生說。

『從沒三人同過床，怎不害臊呢?!』嘯英說。

『那麼你害臊不呢?!』半生問。

嘯英未及答。邢氏進來。

『我們三人一床同睡不好麼?』半生笑問。

『賤話!』邢氏漲紅臉說。

『滾——!』半生怒逐邢氏。

正趕這時，劉律師的差人瑞泉來轉商給案子。半生急訴給他說，『老趕！偏火大?!』

瑞泉笑說，『雙套車不易趕着哩!』又解勸回子走去。

半生在詩經村定居仍執行律師職務（但不懸掛招牌），一天到北平找一訴訟當事人索公費歸，剛要進街門，聽得院內邢氏嚷，『你也得給我買兩個(連理)(並翼)地金戒指來!』

『戒指向我要啊！向嘯英要不着!』半生猛然進院怒向邢氏說。

邢氏萬想不到亞夫自天而下地半生回來，嚇得躲藏夜叉窩去。嘯英則啜泣不語。

『振崑！等你長大了多娶幾個媳婦！』一日邢氏含沙射人地向她養的兒子說。

嘯英聽了大哭。

半生安慰她說，『徒虛名啊？！徒寔利呢？！』

咳！能下人者纔能爲人上哩！——半生一日這樣思了要求和邢氏實行肉體戀愛。天哪！當天淋症發現！

過陰歷年節。邢氏的伯父邢長者來接她歸寧。半生吩咐好了待客的飯。邢氏故意把普通飯給邢長者吃。半生只當是嘯英播壞，罵她打她。女僕薛媽跪訴說，『實說說了吧！太太太立逼著開的飯！』

半生聽了又氣又痛。邢長者頓足悔說，『早知這樣，我不來接你！』

結果。邢氏卒跟邢長者離津回母家。

邢氏走後。半生歎說，『老蚌子酸醜真大啊！』

## 佛海孽花

邢氏走後，半生閉戶讀書主義纔得實行。



一天讀到酣時，高成大嫂子領她的兩個姑娘春英和春景來就夫人嘯英閒談。半生只得拋書陪談。

『兩位姪女多大啦？讀書沒有？』半生問。

『春景十八啦，春英十一，春景在深澤女學堂念過書，春英在她彭三叔那邊附近學堂念哩。』高成大嫂子答。

『三孀子咱們那頭屋玩去啊！』春英拉嘯英夫人別屋去說。

『爲麼我那三孀子回家呢？』春景問半生。半生齷齪着不願答。

『看！春英耐鬧的！不怕你三叔嫌煩？！』高成大嫂子表現高興樣子嚷說；一會兒領兩個姑娘原封回去。

春英；膚潤肌豐，龐兒上紅酥浮泛，兩個大眼睛春波橫溢；一天自來找嘯英夫人。半生剛要和她說話，蔡玉亭邀去打茶圍，歸來春英仍在，晚且留宿，次早邀夫人同到她家玩。

『今天我可見了姑太太了？！胖著地哩！我給她磕頭，她攔止說，『知到啦！不用磕啦！』嘯英夫人自春英家回來說給半生，未完，彭三爺來找。

半生看見彭三爺一臉晦氣取笑問，『大興復活有日期麼？』

彭三爺沈著氣捨饒笑而盤道，說，『你整天價看易經，知到(利見大人)的大人是誰麼？』

半生戲答，『縱麼蕭，李，劉備，諸葛亮的吧！』

彭三爺靜默會兒又問，『你知山上有幾個人哪？』

半生答不知。

彭三爺理了理氣又咳嗽一聲說，『蕭先生，李大人和姑太太三個人；可是蕭先生自從安平鬧了事又改姓劉啦！』

半生聽了記在心裡。彭三爺見半生表現用心地神氣，辭走。而高成領著春英和春景姊妹倆來。

春英，春景和嘯英夫人一頭屋說笑。高成抽着哈德門烟給半生講起佛話，『共是八個人，滿清入關殺了七個，一個姓鄧的獨逃往南邊，所以關義和拳時童謠(禿子禿蓋南屋，)是不是，可是那(正的)在北邊！南邊凡正過不來！洪，楊過來啦？！就是小燕王子造反那也不是正支的長毛子！明太祖爲什麼在金陵建都呢？！……』

半生不等高成說完，跪地請問八個人的師父是誰。告成

附耳告給說了。半生叩幾個頭起來，牢牢記在心內。

一會兒高成辭走。留春英春景玩。春英爛漫不拘地歌跳著妨礙半生讀書。春景頻向半生通靈犀。

春英堪與瑞雲稱伯仲。春景宜直麻姐不如。

半生默想間感傷起瑞雲，月秋等一別兩渺茫，情淚不覺潛潛下。直麻姐不如。

因春英回想起瑞雲，月秋；因回想瑞雲，月秋又依戀上春英；紛紛擾擾弄得腦筋亂絲似地讀不下書。真是佛海中的孽花啊！

## 反 射 地 灰 心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春，半生無故在津買了一個姬妾姜有如。

唉！怎得說是無故？定有比例地原因————引吸於春英，聯想於瑞，月，賭氣於張素卿，至其極也欲兼美於嘯英夫人。

半生的理想，縱還能有美質溫性和嘯英夫人一樣兼而得之；但自和姜有如發生了愛晶的關係深知理想之失敗了。

『你看姜有如終和我落個什麼結果？我縱怕她呢？』半生感着姜有如不溫馴地性子密問嘯英夫人。夫人不答。

『你到把振京寄放那兒啦？家中僱的奶媽子怎不能離家呢？』半生見夫人不答，改問這個。

『寄放在國子監我三姑夫景介如家啦。』夫人答。

『不到一生日地孩子光吃牛奶那成呢？又比不得振芳大點啦！這麼辦吧！辭媽走啦，又僱不得妥實女僕，你往北京抱回振京自奶活着，振方——可以給他吃牛奶，再把你父親紫卿叫來當廚子帶着孩子不好麼？』

夫人聽半生的話有理遂到北平抱返振京，紫卿來。

一天姜有如其的母親姜婆來給姑娘作生日，看見振京說，『還有一個啦？！』

半生不高興說，『無論幾個累你姑娘啦？！』

『這是她姐姐的老太爺子啲？』姜婆看見紫卿時問。

『這都於你無關！多於問！』半生說。

姜婆連受兩場搶白，作生日沒興味沒等吃飯辭走了。

『有如！你別把持得太緊了！』姜婆走後半生氣向姜有如說。

『我把持你什麼啦?!』姜有如心中不服說。

『你嫌孩子鬧不得睡!』半生說。

『我那兒擺呢?!』姜有如言下怏怏。

『哼!瞧你兩個窈深地眼窩，險機?!』半生白眼給他說。

○

『你娶好的去啊!』姜有如說着躲開。

『嘯英，春英她姐們常來時嫌擾鬧，怎自娶姜有如後她們老個不來了呢?!我倒又想念她們哩!』一日半生向夫人說。

○

『想她們?!我給你接去!』夫人說；然接沒了來，因為她們到彭三爺家住去了。

萬想不到的，紫卿不辭而走。

『咳!越弄越糟!你父親這個糊塗人爲什麼悄地走了呢?』半生愁向夫人說。

夫人沉思忽兒恨恨說，『造定拉車的骨頭!走走吧!一切事情我辦!』

半生歎吁著說，『怎還僱不起女僕?!不過你這青年紀奶活兩個孩子太苦惱啦!奶媽子這天津地面還僱得起?!真是!』

人有錢就多多的！沒有就光光的！惟獨這半窮不富地日子難過！這麼辦吧！狠了心送振京到育嬰堂吧！』

『送就送！』夫人決然說。

於是到媒人店僱來女僕先把振京送入育嬰堂。

送振京入育嬰堂後，半生召劉律師的差人瑞泉來自訴說，『我辦了點沒人道地事情——送振京入育嬰堂啦！你替告給劉先生吧！但不用着他勸我！我自知事情作得不對！還有我買妾事劉先生對我什麼論調啊?!』

瑞泉微笑著說，『送入育嬰堂省得餓了死，倒不算什麼外曠；劉先生他整天價糊糊模模知到什麼？不作呈子了就看書，懶出門着哩！勸什麼——勸?!』

坐不多會兒瑞泉辭走了。

然，半生自送振京入育嬰堂後，精神常忽忽若有所忘，遇事輒好急躁。妾有如縱覺半生對她的寵愛不甚濃厚，心意間常思所以求寵之術。一天回家，歸時領她表妹小帶子來。

小帶子年約十五六，姿色平常而情態動人，對半生多方挑弄。半生心爲之搖蕩。適值嘯英夫人去找春英姐倆玩。小

## 反射地灰心

---

帶子呻吟床上，姜有如臨窗把着風。

『那覺得好哇？』小帶子漫漫起離了床花經蝶舞地半笑半羞說。

『還沒手指好麼？再來來！？』姜有如拉著小帶子的手說。

『都是你發壞！』小帶子推搪姜有如笑說。

一會兒嘯英夫人歸，小帶子已去。半生把小帶子事告給夫人並喜說，『我的淋症忽然好啦！』

不娶姜有如時春英姐倆常來找半生玩，娶姜有如後忽然不來，自從半生和小帶子發生關係（嘯英夫人也曾找過一趟）則又常常而來。半生終嫌她們煩，想了躲避的法子——赴北平滙什刹海。

在駛往北平的火車中半生問到北平住什麼店。夫人嘯英說，『年前杜先生送我們往津時至京住得天福店，不是住這店吧？』

『不用，萬泰店還熟識，住萬泰吧』半生說。

『住我大舅舅家吧，』姜有如說。

『你大舅舅是誰？』半生問。

『江紹儀。』姜有如答。

『啊！從前當過參謀部的科長啊？！』半生說著搖搖頭，  
『不必！』

到北平住在萬泰店。嘯英夫人送振芳到她堂叔綬臣家。三人足足逛了幾天什剎海。姜有如到她舅舅家去探親。半生和夫人嘯英到劉署長家看望。劉署長談起張二清河縣事，慫恿他小孩子；並告給說董知事在平家產被查封。半生又想起在津省政府公佈處看見赫苔岑之子爲他父親被人暗殺身首異處呈催縣府緝案的批示，實覺解了心頭之恨。

從劉署長家回店，半生和夫人看見屋門未經鎖著，知是姜有如回來；一推屋門『唔哈！』一聲姜有如和一位年約十二三精神活潑姿容秀美地小姑娘嚇從門後出來。『叫姐夫！』姜有如笑逼那位小姑娘說了並介紹給『這是我大舅母的女兒，小鴉。』

這夜小鴉宿留未去。四人赤條條地並床而寢。

好知識開通早地孩子啊！——半生心內驚奇。

次日綬臣電請到國子監景介如家吃飯。半生和夫人嘯英合計好了遮瞞振京入育嬰堂一層，然後和姜有如，小鴉一齊



去了。

進門，半生看見淑芳（綬臣送來景介如家）髮森面青，大驚說，『這孩子傷食受熱啦！』正在急躁中間，綬臣買東西進來。

任你向我表示什麼慇懃也白！我的孩子你給害病了！——半生看見綬臣時閉目作沒看見地樣子。

夫人的姑夫景介如當巡長因公未回家。她的姑母大三慌著待客。

綬臣見菜快齊備，『我請姑爺去啦，』說著去不多會兒領來三十多歲一人，兩肩像篩糠，慣吊膀眼先瞥了夫人和姜有如小鷄一週遭。

『他是什麼人？』半生問。

『淑卿的丈夫。』夫人嘯英答。

『淑卿是誰？』半生問。

『我三姑姑的侄女。』夫人答。

『淑卿那在？』半生問。

『在醫院當看夫哩。』夫人答。

『姑爺家來，姑娘怎不家來呢？』半生問。

『淑卿沒過門哩！』夫人答。

『今天請這小子來什麼意思？』半生問。

『打算讓你們倆會會。』夫人答。

『小小屋子，那兒放席呢？』半生問。

『一塊兒吃吧！』夫人答。

『混漲！教他打茶圍呢？！怎不弄淑卿來？！混漲八旗又加上洋教！』半生罵著立領夫人和姜有如，小鴉出回店裡。

回店，夫人也覺著大三這一場不是滋味，又看看振芳的病，氣罵說，『我罵你們信洋教的祖宗！』

『綬臣也是洋徒啊？』半生問。

『可不是！不在教人家給他飯吃啊？！在華語學校當茶役哩！』夫人答。

『我看他們一班子沒不奉洋教的吧？！』半生問。

『那個肯不奉啊？！餓著哩！那小子和淑卿一個洋醫院當看夫哩！大三在南灣子鬼子府當女僕哩！』夫人答。

冗文裁去。晚上姜有如和小鴉先睡倒，互相摩小臉子。

『怎你這沒尖呀？！』姜有如笑問。

『噯喲！沒你手太重！』小鴉嚷。

## 反射地灰心

---

『什麼沒尖啊？』半生問。

『她這組織特別，光版，』姜有如說。

『真奇！那有沒尖的呢？沒尖洩不漫散麼？』半生話猶未了，小鴉的母親江美人乘汽車來接她。姜有如和小鴉忙穿衣起來。

江美人年約三十四五歲，絳唇皓齒，一笑百媚。

半生和她寒暄回子，說，『大舅父從前當過參謀部的科長吧？我有一位練形意拳地朋友王祥齋和他很好的。』

江美人說，『是！現在到南京作事去啦，家中只我們娘倆，北池子儀昇汽車行是我開設的，你們逛玩願坐隨便去叫，那天有工夫請姑爺到我家吃飯。』不多會兒携著小鴉辭走。半生夫妻三人慌著歡送。

『幹麼呀？！你們男生儘和我們女生鬧！』小鴉推開半生的手說。

閒話少說。一天張子和大頭找到店裡說，『昨天我看見你們這店來啦；沒到小宰家去啊？』

半生看她神氣太討厭不耐理，她沒坐住就走了。

張子和大頭走後，姜有如問誰是小宰。半生斥撻說，

『少探聽閒事！』

在北平縱半生他們所逛之處除什刹海外尚有中山，城南兩園和東安市場。

每往逛東安市場路過葡萄園西口時，半生心弦撥動著自問，『不該看看她們去啊？！別價！落魄如此，愧對花容！再說納妾的醜行豈不被她們罵死？！』於是終未去看望月秋，瑞雲一班舊女友，然亦未邂逅一相遇過。夫人嘯英還要提倡逛三貝子花園。半生說，『振芳的病日見沈重，止了嬉心吧！』於是三人決定回津。而高成夫妻倆忽焉而至。

半生他們遊北平因振芳病重定期回津，高成和他夫人高成大嫂子來相迎接。高成怎由知半生等在平的住址？這不出奇。半生到平後曾信託他照顧津寓。

夫人嘯英和姜有如領高成大嫂子遊趟遊藝園回來聚在一室談話。高成和半生憑樓欄下望形形色色地旅客。

『你看那都是剛從山上來或往山上去的，』高成附耳指示給半生說。

次日回津臨起身，高成飲食不和吐瀉交作。高成大嫂子

驚惶失措。一會兒吐瀉止住上了火車，高成合眼閉口運用氣功；驀地睜眼手指着心口至氣暴說，『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向小營公司要一盞水喝了，微欠身子後門大街響了幾聲，欣然說，『下去了！』

回到天津。半生立志憤興讀書而振芳不效日天婦。

臨振芳殤送入法國醫院醫治，瑞泉跑前跑後累得汗冒流，水。及噩信傳來，劉律師以極懶出門之人親爲半生幾次到醫院交涉死人歸醫院掩埋；而高成，彭三爺之流則躲了個乾淨。當時半生欠醫院醫藥費無錢還付，向高成求借。高成一元不借給。

半生何以窘於醫藥費呢？咳！他連遊北平都沒錢——一典當的衣服！

半生於民國十二年冬着杜先生匯出傾家之現款都被高成和彭三爺騙去了！（後文說明）。

『咳！灰心啊！假設我的錢不被他們騙去，振京也送不入育嬰堂！振芳也病不了死！這是參禪的結果！這是信佛的好處！任你閉戶讀書吧？！』半生剛自法國醫院交涉各事完竣回寓這樣傷心自語，高成大嫂子領着春英，春景還有一位李小

姐來玩。

莫說切膚之痛她嘯英夫人，就是雅不關心地姜有如也正在悲悼不堪地中間。高成大嫂子且顧盼春英姐倆和李小姐的歌舞而樂之。惡！是何心哉？！

春英姐倆那口深澤不深澤管縣不管縣的土調，直使人聽了不寒而慄。

吃過晚飯。高成大嫂子領去李小姐而留下春英姐倆。嘯英夫人和姜有如勞困不支，而春英猶給她們講說手淫之術。真有意誨人以淫噢！從此春英姐倆常來去於半生之門。

秋暑未退，夜間半生獨寢床上。自床前起春景，姜有如，嘯英夫人，春英，以次睡在地板上，紛紛說道東西。

『啲！敢你們已經幹上啦？！』姜有如轉身摸著半生的脊背驚訝問。

春英和夫人立刻不言語了。

『起來！捻電燈』春英忽然嚷了一聲。半生趕上了床。

『呀！電門在床頭哩！』春英嚷。

夫人『呵———呵———！』一笑。姜有如隨亦『左手拿著文明棍，右手拿著大皮包，』唱了起來。

## 反射地羊心

---

春景裝睡着一聲不哼。半生在床上『咳———！』地一聲歎，心內話『好糟地傢伙！』但沒說出口。

次日春英怏怏自去。夜晚夫人嘯英，姜有如和春景一床赤條條地三個靜待半生 one by one 地實行。他們戲自謂爲實行週。

大用則疲。久之半生虛火上昇，常發暴躁。姜有如時時跳著心弦，怕半生打罵她。

姜有如一天扯謊買菜一去不回頭。

『跑了！到她家找去！』嘯英夫人說了飛車而至福全里；時久不歸。半生趕也追下去。

姜有如的父親老彗星隔窗看見半生進院嚷說『這屋裡！』半生進屋看見嘯英夫人瞪着眼睛瞧姜有如。姜有如嗚咽着哭在床上。姜婆凳上坐。老彗星逼半生臨窗坐了。

『我們回去吧！』嘯英夫人向半生說著往外走。

『怎麼回子事吧?!』半生暫止夫人走，問。

『怎你把我的孩子揉搓成這樣?!』姜婆長聲著說。

『嘿！嘿！』半生冷笑。

『我的孩子要死在你手裏了?!』姜婆說了哭。

『不用費話!願回去就回去;不願回去就不用回去!我對這些事不關心!』半生說著起身往外走。

姜婆攔住夫人。老彗星攔住半生。

『關係我的什麼事啊?!』夫人推搪姜婆說。

『我姐姐待我不錯!』姜有如嗚咽著說一句。

『敢是監禁起我來啊?!』半生怒向老彗星說。

老彗星趕忙閃開。半生大踏步出來，坐僱來回地車回走，四顧不見夫人。

『這哩!』夫人嚷著早坐車走出了多遠。

『別脫裙子哩!到馮科長公館去趨!』到寓時半生吩咐夫人。

夫人往馮公館去歸說，『事都託好了!』

次日剛要吃早飯。媒婆子們來交涉。半生說，『直截了當談判吧!她退給我錢!』

媒婆子們聽了面面相覷。

半生罵說，『好糊塗東西們!已經出了手的錢我還能要



麼?!』

『是了，是了!』媒婆子們欣欣然說。

『但是一樣，早晚限今天了結!』半生說。

『好啦!』媒婆子們狂喜說著去了。至晚，媒婆子們領著姜婆來給退錢並當面聲明斷絕關係而去。半生果把退得錢如數給了媒婆子們。

半生之妻姜有如當時有一位羅公館的差人楊某作媒證。事後楊某聽說來勸半生幾句話，『酒，色，財，氣，四層牆；人一生少能完全超越過；先生正當作事之年！可以作點事吧!』

一夜，半生夢被一老人領入山洞。洞豎古碑甚多。老人指示給說，『碑文你可細細看。』碑文皆楔體不能識。一會兒老人領出洞口而去。半生茫然不知前進路徑，回首又不辨來時之路，驚急而醒，惘然失意，不禁長歎說，『噫！因灰心世事而信佛而閉戶讀書！因閉戶讀書而納妾，棄子，孀子，以至於散女人這些業障！我真灰心了我的心!』

## 脫離大興關係

『讓三！賣房賣地之說可靠不可靠？！』

彭讓三聽了半生這句問話喟然答，『凡正把房子地賣乾淨了的說我不深信地！』

『那麼怎又創一本萬利之說呢？』

彭讓三極沈定地神氣答，『這樣吧！你若是必欲把錢弄到天津呢？我給存在大興或是口口和口口銀號，縱比普通地銀行利息大，好啦！』

『這樣看來，貨散是聚的說徒託空言啊？！』半生不怡說。

『誰給你講這些來？』彭讓三問。

『高成！』半生答。

『他怎麼解釋的？』

『他說，家有萬串爭奈子孫不肖，……』

彭讓三不等半生說完，說，『他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麼你和高成所持的學說不同麼？』

彭讓三答，『我到安平蕭先生那裏查得經。』

半生聽了一楊糊塗，急著說，『準能保給行息我就把錢弄出來！』

## 脫離大興關係

---

『準能保！有多少交給我吧！』彭讓三應承說。

其時大興的買賣已現歇業的形像。然半生竟於其年冬着杜先生把家中現款掃數滙到天津，除留一部分作日用外，餘者要交給彭讓三。後來彭三爺聽說收把滙票說，『交給誰？』交給我得啦！』於是大部分現款又交給了彭三爺。

次年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大興儼然歇業。半生手內幾個現錢漸化淨盡。彭讓三對錢財事一推諉之於大興。而大興兩個主事人彭三爺和門壽山，門壽山辭櫃他就；只剩一彭三爺支應著打債務官司，他的窮也是註了冊的。所以半生的經濟遂日趨於窘蹙現象——遊北平典當得衣服；振芳死醫藥費借得劉律師的。

當半生和夫人嘯英爲醫藥費去找彭三爺，彭三爺躲避不見；去找高成，高成也鑽了蔽形洞；無可奈何索逼高成大嫂子，高成大嫂子有一元錢還打了小牌亦不肯借給。好個一本萬利啊！

先是民國十三年春高成安慰半生說，『要立文化教育研究會啦！立好了你連她三嬖子都可搬入會內住。』

半生對他說，『我且閉戶讀書，不問閒事。』

高成辭去，次早邀半生到他家。

比至他家半生參見了李大人。

李大人：鳳眼金髮，隆準珠唇，面上明明堆著一團和氣而半生抖顫不敢仰視。

李大人面賜半生便餐。高成則進瓷饌。

餐罷，半生退到客廳而梁煥如坐在。

『好久不見了！我老沒到大興去！打算借幾個錢組織點事由！儘等著得多怎哪？！』梁煥如向半生說了目不轉睛地看壁上懸的一筆龍。半生迷離恍惚地說了幾句辭走了。

歸寓半生向夫人訴知參見李大人事。夫人說，『剛纔彭三爺來留話今晚着你到大興開會議。』

屆時半生到了大興，李大人，彭三爺和彭讓三都已先在。  
○（餘者半生不相認識。）

討論了回子文化教育研究會事，大家到日租界吃大餐。

李大人着半生肘下坐，並賜給半個饅首說，『就好比這個！』

彭三爺眇目示給半生吃了饅首。而滿席驚羨隆恩。

餐罷，半生回寓自言自語地說，『沒意思！沒意思！』

## 脫離大興關係

---

過幾天高成告給半生說，『文化教育研究會組織好啦！彭讓三也在那裡，』請即搬入。

半生謝絕說，『沒說麼？！我閉戶讀書不問閒事！』

振芳死，姜有如散。信佛的反刺激幾把半生愁恨以死。「事佛求福乃更得禍！」韓文公這句話正應驗在半生的身上。半生恨不得生吃彭三爺和高成的佛肉。

高成託半生給確岑運動法校校長。半生只好四下裡瞎奔走。一日確岑訪半生說，『彭三爺我深知他不成器的！至於高成儘說半明不暗地話！』等確岑辭走。半生惱喪說，『一羣假面小鬼！少踏我的門閥！』

李大人來訪半生。半生和嘯英夫人長跪參拜。

『我想在北京設立一儒釋道教義維持會，你起好稿給我看，』李大人向半生說了走去。

適會回兵北平的消息傳播天津了。正在這人心惶惶之際，存聚和餘慶（關係著他）為盜案（被告人上訴）的事情來津；半生給他介紹到劉律師處。

一晚，李大人領著一位赭顏大漢來訪半生。半生夫妻倆跪以參拜。

李大人說，『我大算帶你和彭讓三去找盧口口。』

李大人辭走。半生向夫人說，『他們太好吹大話！』

然而不幾日盧口口被槍斃的新聞見之報紙了。

李大人的扈從即那赭顏大漢，一天送存在半生處許多傢俬，並給相地安置妥當；最後又送存來兩個白皮箱。

隔不幾天李大人又來(扈從跟着)，俟半生夫妻跪拜已，說，『北京戒烟會請我去當會長，王主刪也在會裏主事，王主刪現在還有旅長希望，你說我可是去也不去？！』

半生銜恩感激進諫說，『大人！到處人們要敲你的錢？』

李大人聽了表現不甚謂然地神情走了。

彭三爺典賣大興的消息日緊一日。半生想向他討帳一天去往大興，中途遇見蔡玉亭。

『三哥！少見哪！今天山上去，姑太太給了我三元錢，走到四面鐘逆窰子去呀！』

半生聽了蔡玉亭的話，不理，前走遇見王穎川。

『孫次華升了阜成縣知事啦！瀾我杓了！有工夫到中南旅館找我去啊？！』王穎川假激昂地說。

半生更無心理他，仍前走到大興門口遇見彭讓三。

『儒釋道教義維持會成立不了了吧?!』彭讓三開口問半生。

半生奇異說，『你知到這事啊?!』

『知到點，……你來幹什麼?』彭讓三說。

『找彭三爺要錢!聽說他賣大興房啦?!怎麼糟到這樣?!』半生說。

『糟得厲害!高成儘吃瞎!許多事你不插頭!去年正當你在石家莊當科長時候高成給確岑運動晉北權運局長在四十二號化多少錢哪?!橫吃王主朋和張鐵華賺不少!現在大興又被他弄了個河漏海乾!……』

半生不等彭讓三說完，說，『七糟八亂地閒事我不聽!……我問你，彭三爺在內麼?』

『沒人!』

半生聽了別了彭讓三回寓，而高成等候在。

『時局這樣，儒釋道教義維持會不能成立啦。』

半生聽高成話無答言的必要，改問其他，『大哥!這大興你給糟去了多少錢?』

高成掏出嘴裡的哈德門烟微露急說，『那是我糟啦?!我向你說說吧!當初王三將軍要運動步軍統領親往山上要錢，中途遇見了我，我着他回去等著，沒過九天我給他弄得十五萬，他步軍統領沒運動成，化了五萬，剩下十萬打算存着哩，彭三爺他們必願開買賣，王三將軍還說來哩——買賣人近乎不得!果然!十萬元幾天被他們糟完啦!那是我糟了呢?!這裡頭沒我的事!』

半生對他的話不加可否，但問，『大興欠我的錢你負責任不呢?』

『負責，』高成怔而復笑說著走了。

次日半生着瑞泉找彭讓三爺要錢，受搶白『大興可有他的幾個錢?!』的話回來，臉色一白悄悄出門，到大興一人不見，坐在南客廳裡大罵『白蓮教!左道!』蔡玉亭忽來拉到羣英部打茶圍。

『三哥!你瞧瞧我這丹田，多大氣功哪?!』

半生聽了蔡玉亭的話，『你那是靜中求靜!我這是動中求靜!別在聖人門下賣字畫!小心了被打破你的屎脛!』怒說著出來，揚步上了大興的樓，影朝間看似彭三爺，搶近他



面前，忽然抓住他衣領要往樓下扔。彭三爺『爹！』地一聲叫著摟住半生的脖子。

半生踢開西樓門進去擲放下彭三爺。彭三爺跪地哀求說，『三哥！我滿錯了！』

『起來！我打跑不打臥！』

彭三爺聽了半生的話立起來。

半生責備說，『大興有我幾個錢！？我入股子啦？！有我的幾個還我幾個！』

彭三爺掏出一把鈔票遞給半生說，『三哥你先拿去化，一個瞎不了你的，這一步你得包涵。』

半生性子吃軟不服硬因又憐惜彭三爺說，『我手中一個錢沒有啦！橫得吃飯啊！』

彭三爺笑了。

半生一時高興說，『你們真沒出息！到黑龍江省作去多好哇？！蒙古我還有個朋友郭道甫，不成功逃往外蒙，怕誰？！』

彭三爺連搖頭。

半生又說，『若想發財，把幾個首領弄到那裡，要多少錢他不給？！』

彭三爺又連搖頭。

半生又說，『李大人存在我那兒許多好東西。』

彭三爺不搖頭了，說話了，『那是我給你介紹的。』言下說不來的窮美。

半生大怒了，『混漲東西們就會巴結差使！誰知老座們養你們何用？！』罵著出來，到門口看見瑞泉，問他什麼工夫來的。瑞泉說，『太太着我隨後找你來的。』至元緯路瑞泉和半生分手。

回寓，半生先着嘯英夫人贖當。

筆舌要快點。過幾天存聚和餘慶又來赴審。半生時運之不減自願還憂不下，懶於管他們這閒事。存聚央求說，『三叔！你給我管好這事，一輩子忘不了你！』

半生惱了，『我着你一個人忘不了啊？！辦公益事勞死我，求鄉親們每日每家供給我半升米吃，人們只幹？！但是事情辦不好時人人都會嘖嘖相怨！世界上的人們都欠殺！前車不遠！我父親爲公捐軀，鄉親們誰說了一句感激地話？！……』罵個不休。

結果，關係著餘慶的面子半生纔不便多說。存聚的案子

## 脫離大興關係

---

本與餘慶無關，他但因充著甲長特作人證耳。

餘慶在津常和半生談論道門事。半生說，『你說安平那位大財主真有其人啊！大興就是他們機關之一。』

半生又向餘慶談陣子家事，感傷說，『舍弟老四萬長不了壽的！』又向他談陣子土豪某恩作仇報，子尚陰險害人，紀溜腸爲富不仁和孟昭彰假公濟私，……；不覺氣憤填胸說，『等我快恩仇回家吧！』

冗文翦裁。餘慶和存聚等開過庭後回家。半生整天價縱覺著事事物物不愁就氣。一天大紳士張泉石偕孟昭彰來津抵制棉花稅。

半生召張泉石大罵說，『去年保留孟昭彰你領的銜！現在抵制棉花稅你又出頭！真心爲民除害麼？！你父子們販賣金丹！孟昭彰也庇你們！你這纔給孟昭彰溜溝子！抵制棉花稅——你不是當著商會的職員了？！棉花稅歷來歸商會辦？！孟昭彰不能坐一輩子！……』

張泉石知到半生有個別地性子，不等罵完辭走了。

張泉石走後，孟昭彰來訪。半生閉門不納。孟昭彰擲下一張名片即跑。

半生脚蹴他名片罵，『不殺你貪官不爲人！』

說著陰歷年節到來。半生千不樂意地給高成老兩口拜了個年節，歸而語夫人說，『怎一家子一炕上睡呢？！誠如韓文公罵佛父不父子不子麼？！佛可信不得了！趕快遠離了他們吧！』

會張素卿事發生（見後文）。半生縱感著天津的空氣不利於他吸收，於是向彭三爺要了幾個錢徙居北平，從此和大興完全脫離了關係。

### 悶 殺 多 愁 人

這一章記得是佛學大家高成的少女春英女士和半生的一段情史。事出民國十三年之冬。那時正值半生大鬧大興之後。當時他們那種卑劣形迹簡直等於獸行。說是情史有點够不上。雖然獸何常沒情慾！所以我們不論他們形迹野蠻與文明仍得說是情史。

半生從天津移居北平實行和大興斷絕關係在民國十四年之夏。移居北平後又幾經了播遷，但縱沒離開了北平城。

民國十五年那年是半生最刻苦之年代，經濟上又感受了

## 悶殺多愁人

極端地困難，主觀地心理——舉世都是對他的愁人愁物，人窮憶故交（所以朋友絕交之後，遇困難事輒好想念起舊日的情誼），時又想起大興一般舊佛友。

其年自夏徂冬半生定居在北大大紅樓後十七號。栽竹種花遣散愁魔。陰歷八月，秋色日深。半生因愁無錢度節嘗坐院中呻吟。院有鳳仙花（俗名指印草），春英女士所喜以染指甲者也。牆隅衰柳，庭中敗荷，景色淒涼。半生對著鳳仙花悵懷不已，一時愛情和愁腸絞作一團。夫人嘯英從傍安慰之。準夫人張素卿善吹簫。半生願謂夫人說，『着素卿吹簫，你給我歌一曲可乎？』夫人諾，遂隨張素卿簫韻歌悶煞多愁人一曲——

『鳳仙花兒紅，歎花近人遠悶煞多愁人！

搖落地心緒，爭禁秋風瑟瑟？！

殘荷衰柳，哭訴得什麼衷腸？！

世間惟有多愁人是情種！

但我的愛情又被秋風吹散到愁叢去了！

荷兒柳兒，爲我轉過愁臉去吧！』

歌罷簫止。半生淚數行下。

嘯英夫人笑向半生說，『當時春景不去了，只春英我們三人一床睡，春英在裏邊，我在外邊，爭在電光燈下比曲線美，你却心絲毫不動，現有你那個可證；若是我們二人實行的時候，她眼巴巴地參領那點玄機，她凝想間說，『三叔！明晚盼我飲醉吧！』但你們倆終沒達到實行的程度，……』

半生不待嘯英夫人說完居然自責說，『獸行！』

『哼！……』夫人音剛吐。

張素卿插說，『談這則不愁咧吧？！』

『咳！』半生歎說，『除非你們肯不過中秋節，我纔不愁哩！』

## 張 素 卿 1

張素卿：夫人嘯英的義姊，乳名宰兒，北平人；父德福字壽芝，母外號二汗奸；祖在滿清時代籍隸外八旗，家道式微，作伶人生活，然藝術平平終其身無知名者，清滅入民國寒餓而死。

張壽芝弟兄四人，麻子其大兄，猴兒其三弟，蹶子其四

弟。

張颺字清泉，民國初年和張壽芝同在北衙門（步軍統領公署之俗名）當茶役，猴兒。麻子無事，故獨他兄弟倆同居。

張素卿長夫人嘯英一歲，民國五六年間和夫人結爲異姓姊妹。同時結拜者尙有麻鵝頭。

麻鵝頭小字翠榮，布販子趙颺子之女，年最居長，張素卿次之，夫人居末。夫人三姑娘之名始此。

張素卿於民國十一年冬自願與夫人同爲半生之相愛者，但不久即破盟獨立，至十四年夏父叔分居，貧地沒落子，又請加入同盟。半生許之。自此準夫妻的關係稍堅固，然至民國十六年秋又忽決裂，準夫妻關係取消。

張素卿，圓臉龐，姿態頗不難看，然眼瞳偏上視，蓋反復無常性焉。

民國十一年春，半生居鄉賦閒，因避家煩偕夫人嘯英遊北平，逢直奉戰爭困在打磨廠萬泰店。

夫人忽悒悒不樂，飲食日減，臥且多於坐；半生日僱汽車任夫人遍謁諸岳親，而夫人的父親紫卿遂以得見。

紫卿事親不孝，流落陝甘，及其有室爲父不慈——

業妻女不願；妻改嫁，女即夫人依諸親生活。紫卿拉洋車所掙供自己飲酒。

一天夫人領張素卿來萬泰店。

半生看她身穿一領舊灰布棉袍，外罩新藍足布大褂，家做鞋，洋布襪，夫人戲介紹給說，『呸二姐！』半生果然柔着聲帶呸了張素卿一聲二姐。張素卿眼睛上視着說了半生一句『把藝！』

工夫不大，張清泉領着張子和大鴉頭來找。

張子和大鴉頭，繙業者張子和之大女兒，和張素卿作同院街坊。

張清泉身穿一件灰布大褂，足踏一雙破緞鞋；鼠嘴猴頭，腿蹶臉麻；大擺乎窮旗人架子。

天將晌午，半生領他們去吃小館子。張清泉顧謂張子和大鴉頭說，『這正吃大頭魚時候，姑娘愛吃叫啊！』張素卿直向他倆糞撒眼。吃完飯回店，張壽芝來找。

『好！你們吃飯不叫着我？！』張壽芝聽說衆人剛去吃小館，開口便說這句。

張清泉領着張子和大鴉頭辭走。



## 張素卿 1

---

張素卿努嘴模撒眼謂張壽芝說，『也不戴帽子出來?!』張壽芝瞧瞧鞋說，『家做的——倒比你秃爹揀的人家的新啊?!』秃爹，指張清泉言。張清泉幼時生過秃瘡。

張素卿催張壽芝走。張壽芝急着說，『橫得讓我……我吃了飯啊?!』

張素卿氣得面轉向壁。夫人笑呼飯館人來。

張壽芝伸脖眯眼點飯說，『來三個麪皮，一中盃燂醬，小壺白乾，小菜要豐滿；可是酒和小菜先來!』

夫人笑着說，『就便一齊都吃晚飯吧！一齊吃還可多啣菜。』

於是大家一齊吃了飯。張壽芝辭走；臨走吩咐張素卿說『您……您和他們就伴得啦!』

張素卿一連在店內住了幾天纔回家。這幾天內張壽芝和張清泉無日不分組來吃半生。

張素卿回家後第二天，夫人和半生去到地安門外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門牌二號找她。

『哟！二姐梳上圓頭啦?!』夫人一見張素卿說。

『您……您自己梳上得?』張壽芝喜問張素卿。

『也不那來這些話?!』張素卿斥撻張壽芝。

『張子和大鴉頭呢?』夫人問。

『搬家啦!』張壽芝答。

『老爹呢?』夫人問。

『他在衙門沒下班哩,』張壽芝答。

老者末之謂。張清泉雁行最居末,故夫人稱他老爹。

張素卿一家大小五六口(祖母,父,母,叔,嬖和她)滾睡在一炕。她祖母一目失明,外號眇奸,躺在炕上抽鴉片。她母二汗奸伏在炕角喝烟灰。

眇奸抽了幾氣烟坐起笑着說,『三姑娘你看我們家這懨樣,怎你那天來找你二姐進屋就坐,不怕窮蟲子緣身啊?!』笑了笑又說,『我有病!顧不得照應你們公母倆!三姑娘啊——!那天你二姐回來說你們待她好!』

夫人笑嬉嬉地和她打哈哈。

『宰兒!去給我買燒餅吃!二汗奸發命令。』

『不管,我……我們還外邊去吃哩,』張壽芝得意地說。

『是不是?!惟只你個大汗奸!外邊吃多少錢啊?!家吃吧

！』眇奸放下烟槍罵張壽芝。

『家吃，你們請得起啊？』夫人戲問。

『好！三姑娘你可罵透你老太太啦！瞧罐子裡你禿爹給偷來的白米！』眇奸笑說。

『得啦！別開玩笑啦！我拿出一元錢請客吧！』蟬蛻似地半生微笑着說。

眇奸趕緊接過一元錢着急說，『你老媽出份子還不回來？！買菜着誰呢？！』

『著宰兒她媽不成麼？』張壽芝說。

『你——？！壞東西！』眇奸生氣說。

正在這個中間張素卿的老媽即張清泉的女人從外邊回來，進門先給夫人請個安問聲好，隨給半生同樣好安問請過，遵着眇奸的吩咐買東西做飯。

吃完飯，半生和夫人回店。次日張素卿自到店內相找，一連住了四五天（這幾天內張氏弟兄倆吃孫的事情比前減少）因又半生夫妻倆歸里纔回家。

---

張素卿二次找到半生夫妻倆店裏住，和半生開了玩笑。

她定睛地看半生的臉龐。吃飯坐談她嫌半生不介坐乎她和夫人之中間。每於半生自外歸，她自喜地給半生打拂衣帽上的埃塵。

一夜半生乘張素卿睡熟假道於夫人摸其腰而與接吻。張素卿驚醒央求說，『我……我怕……』半生不願強迫鬆手退回原防。

半生夫妻倆回里前一日送張素卿回家。張素卿拉夫人手說，『可給我來信啊！』

陰歷六七月之交，伏暑向闌。鄉村連賣冰的沒有。半生乃赴北平避暑。

到北平半生住在萬泰店，一天洗澡遇見張清泉被他邀到家中。

半生白天逛什刹海，夜晚或宿居內或宿張素卿家——好多的蟲子和臭蟲啊！

半生真能揮霍錢。張素卿一家對他好像供奉財神。

一天黎明，張素卿領半生逛德勝門小市，一道上和半生訂密約。歸時半生給她一家買了一大包糖。

半生這次遊北平爲什麼不偕同夫人呢？因爲夫人重孕在

身。

囊金將盡，半生辭行回里。張素卿一家千叮萬囑地盼他復還來。張素卿諄囑半生說，『臨三姑娘坐月子務必接我來呀！』

半生二次從北京回到家鄉，夫人的臨盆期很近了。邢氏去歸寧。半生愁沒妥人侍候月子乃把張素卿囑託的話商之夫人。夫人贊成。於是半生居家不久又赴北平迎接張素卿。

半生這次到平一直住在張素卿家。

張素卿頭面打扮得比前漂亮。張氏弟兄倆領頭地歡迎半生。

一天半生和張素卿偕到交道口洋車廠找夫人的父親紫卿。紫卿拉出車未歸。半生給他放存在管車的手幾元錢。從車廠回時張素卿問：『爲什麼不給我乾爹謀點事由啊？』半生不願答復她。

回到家，張壽芝弟兄倆站在炕沿下搖手禁止弄動靜。半生驚望炕上看見眇奸盛著衾具閉目奄臥，沒等啟問。張壽芝哀聲說，『老太太舊病復發了！』張清泉手不住拭眼淚。張

素卿口張著要哭。二汗奸和張清泉的女人，『這可那來錢出殯吧?!』哭個不了。

半生悔住在她家，掏出二十元鈔票遞給張素卿要往外走。

忽然聽得『錢交給我!』一聲，眇奸乍屍地說著坐起。張氏弟兄倆懼嚷說，『好啦!好啦!』撤去衾具。

眇奸接過二十元鈔票狂喜向半生說，『把你二姐交給你啦!省得在家餓死!天冷啦!趕快回家吧!着她媽送你們去!』

張氏弟兄對眇奸的處置都無問言。於是半生借張素卿和二汗奸南下。

到半生家，二汗奸甚滿意半生的富厚，住不幾天回平了。

夫人產生一子(即振芳)。張素卿慇懃侍候月子，和夫人感情又相洽。半生和她實行後知亦真處子。逢迎她的心意給她家匯去多數地金錢。

人間的幸福半生享盡了!不!半生自春間認識了張素卿，開了禍根的導綫;實行之後，簡直和禍根相接了。——

但尙沒開了禍花！因爲張壽芝和二汗奸以駁奸去世（張素卿到半生家不幾日竟真死了）的題目一月中連三四趟找到半生鄉間要錢，半生纔把張素卿逐回北平了。

## 張素卿 II

過了民國十三年陰歷年節入了十四年的春天，半生和夫人日議遷離天津之計。

一天梁煥如踵門來訪，見半生寒暄幾句之後說，『自從高成家晤別後永沒見過面啊！我來，打算給你介紹山東省鹽卡，運動費只三千元就得，如果你對於稅務不甚通達可着舍弟八爺幫助你……』

半生聽了八爺兩個字不等梁煥如說完截問，『梁八現在高就？』

『他自從孫次華升了阜成縣知事改入軍隊了——在陝軍作事！』

半生眉頭一皺說，『明天再議！』隨即用消極逐客法子歡送梁煥如。

隔了一天梁煥如又來訪，半生饜之以閉門羹。梁煥如在

街門外大嚷，『我是梁煥如！』

梁煥如……？纔不給你開門哩！半生心內發狠。

『我們簡直是親弟兄！開門吧！』梁煥如嚷愈急。

可惡地東西！敲我錢啊，親親兄弟？！該殺！——半生心內要發火。

良久聽不見梁煥如的聲音。女僕拿來兩封信：一是杜先生報告家事；一是 S 處長的回信。兩封信剛看完又接杜先生一封掛號信——報告孟昭彰被國民軍驅逐了。

這封掛號信，半生看了非常歡喜；對於 S 處長回信半生也有種感覺——打算到張垣遊歷一趟。

狂風吹來的意念——半生要和夫人於赴張垣之便到北平看望張素卿。夫人也同意，但主張先給她家去信試探空氣。一共去了兩封信。

第一封是給張素卿的——

素卿二姊——

別後二年間彼此音問渺茫，想不覺得，但有恨耳！

姊今年十九歲了！好花擇春，姊亦愁否？！



春祺

妹嘯英

這封信去後沒回信。於是又去第二封。第二封是給張壽芝的——

壽芝乾爹——

轉瞬之間二年不見了！二姐已經擇得佳婿否？不知你們爲人父母的何必視姑娘爲奇貨可居呢？愛養姑娘種，美麼？！

差使好哇

乾女兒嘯英

這第二封信得回信了——張壽芝盼望赴平一晤。半生和夫人接到張壽芝回信，赴平之意更決，於是定日起了身。

到平住在天福店，半生即給張壽芝望悟善社（他回信中說明在此作事）打了個電話。張壽芝不多會兒即來。

『您……您們開過飯啦吧？』張壽芝進門頭一句。

『早就開完啦！』半生夫妻倆齊聲說。

張壽芝失意而坐。

『您……您們事由可好啊？！』

半生聽了微笑說，『也只有飯吃了！』

『乾爹你的臉蛋瘦了！現在差使順心?!』夫人啓問。

張壽芝沒局打彩地說，『瞎混吧！』

『二姐可好？』夫人又問。

張壽芝連打兩個呵欠說，『整天價坐在家裏做活。』

『乾爹你讓二姐和我們見下子面不？當着你的眼！見了面那怕不說話哩！二姐若是來了，我們請你吃飯喝酒！成不成?!』夫人說。

張壽芝低頭皺眉，思了片刻，脖一伸，擡頭說，『成只管成！但地點在那兒呢？』

『就在這店裡不好麼？吃飯喝酒省得出門，』夫人說。

『好啦！明晚領她來吧！』張壽芝說著走了。

次晚十點多鐘張素卿果跟張壽芝來店。時常陰歷初夏。張素卿身穿舊藍布大褂，寒戰著和夫人躺在床榻上嘻笑而談。張壽芝和半生夾桌坐着，一會兒出解手；半生趁空兒要和張素卿交談，他猛丁進來問，『沒開飯吧？』

『店裏飯館九點鐘落竈，來得晚點啦，』夫人答。

張壽芝聽了茶也不饒領張素卿辭走。半生夫妻倆不攔留

張家父女去後，半生夫妻倆氣回子笑回子又評論張素卿二年間潔白不潔白回子。

次日半生和夫人去逛東安市場，中途遇見張壽芝。張壽芝死地問所往處。夫人告給說到東安市場東安茶樓喝茶連吃飯。張壽芝聽了趕說，『等着！我去叫你二姐。』夫人答應著和半生到了東安茶樓。

時間不大，張壽芝果然領張素卿來找。夫人拉張素卿並肩坐。半生和張壽芝相嚮坐。夫人問張素卿，『二姐！怎你手這樣冰涼啊？』張素卿不答話。夫人又問張壽芝，『爲什麼不著乾媽來呀？』

『別打哈哈啦！開飯吃吧！』張壽芝說。

等把飯館叫來，夫人好心好意地要替張壽芝叫菜。張壽芝拒絕說，『別你叫！你二姐這二年成啦！教她替我叫吧！』

吃着飯對張素卿事彼此開談判了。

半生說，『二姐眼看到二十歲，在家受那罪何苦？簡直跟我過日子！你化多少錢痛快說話！』

張壽芝七分酒興說，『我在悟善社一月纔七塊錢的餉，刨除了飯費，下剩三塊幾塊的那够養家?!』

『你不用轉彎子啦！多少錢吧?!』半生叮問。

張壽芝沈眼皮略思，伸脖努嘴答，『擺個小攤橫也得四五十塊子！』

『有限！有限！給你一百元吧！』半生笑說。

張壽芝聽了樂得屁股都笑了——連放了兩聲屁，說，『我一輩子也沒一起見過一百塊錢！』

『好啦！好啦！那麼一言爲定了！』半生和夫人齊說了，進張壽芝壽酒。

『張壽芝喝了一杯酒，說，『我們還得搬家呢？』

『那好說，我再給你加上十元搬家費，』半生說。

『那就準成啦！』張壽芝樂極說。

『既然如此，天不早啦散吧，明晚十點萬泰店錢貨兩交好不好？我們明早打算搬店，』半生說。

張壽芝思索思索說，『這麼辦不好麼？現下你們先給了我錢，著我立什麼字據就立什麼字據！』

『什麼字據不用立，你就明晚到店裏領錢得啦，』半生微笑著拒絕張壽芝。

話休絮煩。當時大家酒足飯飽，事情又交涉一定，於是

散了。

歸塗，半生和夫人計議好明天搬住萬泰店並邀紫卿爲過  
付人。

照約定的日時張壽芝領張素卿到萬泰店交貨領錢，一見  
紫卿驚惶失色。張素卿穿的衣服鞋帽，張壽芝滿給脫了去。  
半生另給她買的成衣和鞋帽穿戴了。張壽芝拿到一百一十元  
鈔票走了。

中夜半生默歎，處處皆非了！

次日着紫卿送她們回津，半生赴張垣。

到張垣，血暈似地氣象嚇半生還歸天津。

存聚和潮海先生來津探聽案子的音信。半生不接見他們  
。

瑞泉來給賀喜，就便問不接見存聚他們的原因。半生說  
，『潮海先生是鳳凰產生的！案子眼看辦好，他跟來啦！』  
瑞泉不知所答而退。

紫卿這時在華語學校當差，在津住了兩天回平。

張素卿和夫人尙能和美，但縱非昔日情形。

閏四月四日夫人產生一女，半生命名莊。

女僕不受使喚被辭去。半生和夫人合計地寫信着紫卿給薦舉個男僕來。

男僕來啦，外號小麻子，是夫人出服地祖，素以拉洋車爲生。

夢想不到地劉署長來津。半生一天請他到晉陽樓吃飯。飯樓人問他，『先生恭喜？』他興然答『署長！』『老爺府上？』他答，『城裡！』『東門裏啊？』他大笑答，『離東城可遠啦！西城二龍坑那邊哩！』飯樓人笑而不語了。

半生的經濟很困難，到大興去找彭三爺要錢。大興的門面已不認識了。

果然大興被彭三爺賣去了！——半生默思著找到他家。他出門了。

劉署長在津逛了幾天回平。

半生正在窮火燒心中間接了張壽芝一封信。信內稱呼半生賢契——仍是不認婚姻關係。

半生把信給張素卿看了，問，『假設我們倆補行坐轎或是花車的手續，你父親還有什麼話沒呢？』張素卿不答話。

『起來吧！小宰準是跑啦！』半生午覺中聽得夫人這樣

叫驚醒，問，『小麻子管著作什麼?!』

夫人說，『這時你就不用和他們那樣的嘔氣！他吃飽了還管什麼?!』

不幾日得到張素卿被押濟良所的消息——其時劉律師病地要回家，瑞泉忙也不怎辦事不像振芳病時的盡心——半生不得已請夫人的二姑夫傅式良（充法警巡官）來給幫忙（過後他重重敲了半生下子）。

夏節後從濟良所領出張素卿，半生自歎說，『業障花！我看够你啦！』於是感着天津地方刻也住不得了，不幾日徙居北平。

徙之日瑞泉交給半生一份判決書（關於追贓一部分私訴，刑事公訴一部分不發交律師）——存聚完全勝訴了。（這判決書半生立時給存聚寄了去。）

半生徙平之第二日劉律師取消了事務所回故里。

### 張素卿 III

徙到北平定居在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四十二號，半生要乘機會和張素卿斷絕關係。張素卿求劉署長給圓合。劉署長從

地安門內內宮監七號招張壽蘆和二汗奸來議。張素卿怨恨她父母哭泣說，『那不儘怨你們倆壞？！』張壽芝和二汗奸又羞又懼跪求援於劉署長。

結果，張壽芝夫婦和張素卿給半生補立下字據。字據內寫明一百十元的身價和妾的名義。半生纔又潑水重收了她。從此準夫妻的關係確定。

這齣苦樂悲歡地劇剛完，半生接着又和大興團分子搗亂——派夫人和張素卿赴津向高成要錢。臨離津來平時要得錢太少。

等夫人和張素卿要了錢來。半生竊喜從此離開了白蓮教，好重整讀書的旗鼓。但食衣足纔能工做哩！於是半生又謀生財之道，開設洋車廠。

洋車廠開設在鑼鼓巷。小麻子被派作管車的。飯頭着紫卿充任。紫卿（於張素卿逃跑時也曾赴津幫忙）這時因華語學校放假有閒工夫。

半生又從天有店僱來一位跑上房的，其名永清。

永清年方十四，秀眉脂膚，風度俊爽。

半生之徒平把天津寓內一切傢俬——注意的是李大



人兩個白皮箱)搬來；把兩個白皮箱交給夫人保存，自却潛心讀書；讀書之餘則賞花觀魚。

永清每日清晨撤換魚缸水，水和紅魚的影憑朝曦映在他的臉上，旋聚旋融，真聚物之天美於一臉了。

『永清，魚你喜愛什麼色的？』半生當永清撤換魚缸水時間。

『我喜愛黑的，你呢？』

『我喜愛白的，』半生答。

『白的沒黑的好，』永清說。

『魚都從黑的變成紅的，再從紅的變成白的，白的程度最高最老啦，』半生說。

『那麼花的呢？』永清問。

『花的，那還沒變好哩，』半生說。

『那麼你可不淨養白的？爲什麼又養黑的和紅的呢？』永清問。

『凡正我不養花的是了！』半生說。

舍此而記別的。半生開設了洋車廠喜有生財之道，自料從此食衣不憂缺了，乃抖擻精神在平也辦了律師的登錄，並

在門口高高懸起一面大律師牌。

時當炎暑的一晚，半生夫妻三人把紫卿置在高座吃晚飯。永清進肴饌。紫卿把酒放談起陝西哥老會的故事。半生笑他是瘋子。

瘦黑地臉皮，尖小地顴幫，額上幾道橫紋間的青泥不知經過了幾多形成期。——紫卿的人樣如此。

次日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紫卿又開了小差——不辭而去。

紫卿逃走，另僱廚子沒難的，但監視張素卿不得靠了。

『散又不願！過日子你又不好生著！我生怕你大詐騙我哩！』半生每對張素卿這樣說。

一天有張卿素至親（不便披露姓名）密告半生說，『小宰要毒害死你，反說在你們太太身上，她一家子却昧了你的東西。』

半生聽了默思良心不愧，且幾張破桌子也值不當圖財害命；對告密者話半信半疑。

『永清！你若是能和張素卿實行戀愛，我情願把她贈給你！』半生和永清同室寢時說。

莊兒忽害重病，經多少中醫診治都認為死症了。半生送她入協和醫院診治三日而愈。

脫離自蓮教啦！窮死也得給孩子治病！——半生對莊的病，感傷起振芳，所以抱定傾家破產給她醫治的決心。等至莊病全愈，化錢實在不少。但在協和醫院只化了二元半錢。

洋車費供給不上日用，經濟奇窘，半生思欲回里羅掘幾個錢，正和夫人合計，培之和傑民來訪。

傑民執行律師職務，聽得半生登錄了，特來拜訪。培之教著個私館，在傑民處探聽得半生的消息，一同來訪。健閣和子玉的消息，培之，傑民他倆也不知到。半生和他倆叙回子契闊之情又打回子牌。打牌時夫人加入一把手。張素卿抱著莊。永清倒著茶。他倆瞧瞧夫人和張素卿笑謂半生說，『幸福啊！』再瞧瞧永清說，『更幸福啊！』

牌散送他倆走了，半生仍是思念着回家，行期決定了。

外院房轉租給了劉玉珍女母倆。劉玉珍是個多情女子，半生回家臨起身又託付她處處給費心點照顧。

『車輛怎這破壞呀？！車站上怎這些軍隊呀？！』沿路火車中的半生起著疑團自語。

下火車從魁元店僱乘驕車回家。腐葉積塵，滿階盈院。鄰舍來相問者開口便是『作的什麼官呀？發的什麼財呀？』半生回答他們真費詞了。邢氏携子振崑適於半生進家之日來自母家。半生問她，『你的懣病好啦？』她黑臉變紫，雙顴壁合，『好啦！』推笑而答。

半生住家四五日除餘慶和全益二人外任誰不與作長時間談。

餘慶告給半生說，『存聚接到你給寄來的判決書後他哥瞎子無故自縊死了！』

半生聽了眉頭一皺說，『餘慶哥！事到如今什麼不用多說！這都是作好事的結果！從此我再給誰管閒事不算人！』

一天半生看見四弟的女孩們穿着孝服驚問其故。邢氏說，『四兄弟今年春天去世你不知到啊？』

半生聽了責問杜先生不給寫信告知。杜先生搪塞說，『東家你不囑咐「兄弟不許來往」麼？』

『杜先生！你必窮餓而死！』半生怒謂杜先生說了辭去他不用。

杜先生不願去，哀懇說，『爲這一點事交情全勾銷了哇

?!』

半生毫無轉意，到底把他辭去。

杜先生既去家無管事之人，半生把家中地租餘款滙平些個，帶着久存家中的寶劍離開了村鄉。臨起身有人告給半生紀溜腸重利盤剝窮人的情形。半生歎了一聲，一語未發而去。

---

半生回到北平，生活費暫時不愁，於是發憤讀書，一天正在讀左氏傳，永興自天津來。

永興是天津華園澡堂的小夥計，年在十五六歲，風姿亞於永清。

『你不硬着嘴曾告我說別沒知音麼？』永清責問半生。半生笑而不語。

『喲！你真能玩人哪?!但是今晚上我不………啦!』永清笑著說。

同性的聯盟不易實行啊?!——半生默默研究。

信宿永興走。半生詢指張素卿而泣。

一日夫人自外歸說大街上瞥見江美人。半生只等她吐小

鴉的音信，她終沒說，欲問時，搖搖頭輒止。張素卿忽自一室悲泣。

『任憑你吧！』半生扼腕說。

剛拋書卷，有戒烟會人來募慈善捐，談起王主刪。

半生鄙夷的神氣說，『王主刪議員的羶臭太大，用不得！』

戒烟會人說，『有點，去年冬天給他招集了兩營民軍，到河南即被人繳械了！……但他的名字不是拙山麼？』

『拙?!』半生忿然說，『凡正我對他的名字是主刪的！』

『他認識李大人麼？』戒烟會人問。

『那個我不知到，但是有位張鐵華許給高成介紹過王主刪吧？』半生答。

『這位李大人很有錢吧？』戒烟會人問。

『咳！』半生歎息說，『別提錢啦！我被他們炕的飯都吃不上！我脫離開白蓮教啦！你請去吧！不要在這多談！』

戒烟會人收了半生的捐款辭走了，次日又來拜訪。半生閉門不見。

『搬家！這又招了白蓮教的祟禍了！』半生和夫人計議

了果然搬了家。

---

搬家搬到法通寺十四號。劉玉珍女母倆跟著搬過去。但不久半生辭她們走——察知她們是烟土客。

小麻子闊腸肥性子。半生辭去他，萬般無奈着張素卿找來張清泉作管車。

張清泉謝恩時說，『我在姑爺廠子裏賃車拉多日了！』經濟終是因難，半生割愛辭去了永清。

年關臨頭家家窮。綬臣來借錢，半生拒絕說，『你先還我振芳的命！』大三來借錢，半生拒絕說，『寄養振京的恩本打算圖報的！但你不該着沒過門地女婿打我女人的茶園啊？！你的心可殺！』

永清去後，嚴冬凍手凍腳。半生憐夫人和張素卿苦，僱一十九歲地女僕——夫人託大三給介紹的。

上工沒幾日這十九歲地女僕逃回家去。夫人剛要找她去交涉，娘子將軍（她的母親）找到律師事務所挑戰罵起來，『律師！你知法犯法？！強姦幼女！走我們去打官司！……』

半生向她交涉說，『工資四元我不追索了不成？！』娘子

將軍走了。

『這法通寺住不得了！搬家！』半生和夫人計議的結果，夫人面託張子和另給找妥黃化門轅兒胡同五號的房。張子和大鵬頭據張子和說赴湖北去了。

半生臨搬家，到車廠當衆車友們演說——

『拉車的工友們！你們是最勞動的！你們是最無產的！你們比瓦木鐵匠還窮！你們無資本買鋸斧畚鏟和錘頭！我比你們有幾個資本拿開車廠維持你們的生活，你們一天來掙的錢多給我車份，少哩——先養你們的家！你們也不要拉我的車跑了！我們要互相維持啊！假設我有曠外地錢不怕分給你們化！假設我有源源而來地錢立刻放牠在通衢任人取用！普天下人們都有通財之義啊！你們不要怨車份比前幾年大！車捐比前大多了！』

『閉戶家中坐，飛災天上來。』這兩句土箴於半生定居在碾兒胡同五號的第四天居然應驗了。遷離法通寺始自臘月初四日。初七日晚空前飛災發現。

夜闌，半生睡中驚聞院內咕嚕一聲，喝問誰何。院內即



有人答，『我——！！』半生毛髮一豎拔劍赤身躍出，手起擊一人手槍落地。餘人紛紛開街門逸。餘一人跪求饒說，『大爺！我家中還有八十歲老母！』半生劍且落其頸，忽念殺人不同小可的遂放其逃去。

險過，夫人去關街門覷物驚嚷，『喲！原來小賊子偷煤筐啊?!』以火燭之乃一保險鐵櫃，半生剛穿衣報告給段警，而南牆頭軍人紛紛上滿矣。

原來國民軍第十師某營的餉櫃被營部弟兄們偷出擬借道半生院潛逃啊！

一會兒中一區署員來和營部人昇去鐵櫃拿手槍。看管半生的幾個警察向半生說，『你院南邊即軍營，櫃內東西不失先生幸了！』一會兒警察來報東西沒失，半生纔放了心。

這一天內不斷地排長連長和稽查們來和半生搗麻煩。有的說，『你不該不捉住他呀?!』半生對他的話，『你們站的什麼崗啊?!』有的說，『櫃子弄住了幸極！不然不知連累多少弟兄呢?!』半生對他的話，『假設我看清是貴營弟兄，拚命也得擒他住！』末後營長親身來。半生向他質問說，『這事不但無功反倒有罪啊?!』營長微笑說著『有功有功！』走

了。一會兒來位稽查，奉營長命賞半生五百元錢。半生堅辭不受，並說，『從此祝貴營長的高陞。』這稽查又勸半生棄了律師作官說，『你太好啦！別當律師弄個官作吧！國民軍很好的！我先是中國大學畢業生。』半生作歎吁之狀說，『我家中還有八十歲地窮老母！不能遠遊啊；』這稽查和半生換了名片而去。又一會兒署長面獎半生說，『事經旅長知到啦，旅長誇你說『個學生，膽量不小呢？！但究屬學生——不肯殺了他！』』

臘八這整天，黃化門碾兒胡同一帶戒嚴搜查。其晚晚報登載這段故事的題目——『律師大倒霉。』

這一場飛災嚇得半生一年多地光景嗓子裡沒敢擲嘴過歌詞。

萬想不到地劉秘書來訪。

劉秘書自述：政變後賦閒年餘，秋間就聘北平電燈公司秘書……』

半生向他告說飛災事。他驚訝說，『聽！我沒說完啦！前幾天看見報載，因事忙未能即來，這還了得？！怎你不找朋友給了事呢？！』

半生微笑說，『有了禍誰肯給辦呀?!』

『是不是?!你就是這個性子!沒告你說呀?!主看是理性書!但是別的也得參看的!這樁事情你要好好記在日記。』

劉秘書，前清進士，同和馮科長在津結交了半生。馮科長，前清舉人和劉秘書同以道學兼優稱；政變後同在津賦閒。馮科長，半生和他結為兄弟。劉秘書，半生拜他為師。

半生所在，栽花養蓮，又最喜草的天然美。劉秘書贈擬聯語——

不除庭草覘生意，愛養池蓮識道機。

這天劉秘書臨去又贈半生年聯——

閒中歲月供絃誦，隨分眠餐即葛懷。

夙夜匪懈為無忝，樂天知命故不憂。

一天致道先生來訪，自述從河北大學升的易縣知事，政變後賦閒北平，看了看半生的書籍說了幾聲『好!』辭走了。

碾兒胡同，據半生的心理更住不得了；於是過陰曆年節託普度寺西北院陳喇嘛給找妥舊年居住過的海王家房而卜居焉。

從北池子北口東進葡萄園，南拐東折不是普度寺巍巍高大地臺階麼？階前東胡同五號是不是海王家的所在？半生今又定居於此。但昔年住的是裏院西屋，今者住的是外院南屋。這南屋六間重新建設的。

海王老頭子聾聵如昔。二爺華亭懼內依然。二墩臉上的肉比從前加了斤秤。

昔日牡丹姑娘住的東屋，今者住了一位市僧。昔日半生住的西屋，今者住了一位洋教徒。老天爺怎這會捉摸人的心理啊？！

單不見了意中的她，三姑娘。

一天半生踱步到葡萄園，正在納悶尋不著瑞雲家的門首，王占魁迎面而來。

『呵——呵——少見了！』王占魁看見半生大笑說。

半生邀王占魁寺後走。王占魁笑指一門說，『小白吐血死了！月秋跟女鬼子出洋了！』半生但看見牆隙車喇嘛和金福交尾處依稀如昔。

王占魁偕半生回寓，進門給夫人請了個安；看見莊兒，

問，『這是少爺哪？』看見張素卿不語；末後看見門後豎的律師牌大笑說，『當律師是發財勾當呀！』

『發財是綠色的！』半生嘻笑說。

王占魁隔窗望了望裡院，脖一回縮，頭一低，兩手拍膝，眼一擠，說，『三姑娘跟了一位踢毽子的！說起踢毽子的這小子你許知到，張濟仁！在天津燕樂昇平當藝員！』

半生聽了又微笑著問，『瑞雲家的門口怎會找不着了呢？』

王占魁出口長氣，眉頭一皺說，『娘兒三個都回南京了！房子都賣啦！』

夫人不值王占魁之爲人。所以自這次相遇後，半生縱不願著他登門。有一次王占魁來借錢。半生戲問他說，『那位女學生近況如何啊？！』王占魁赧然而去。

普度寺東北院王喇嘛圓寂，巴得勒升了當家。西南院車喇嘛圓寂，金福升了當家。東南院窺不清內幕。

半生在陳喇嘛的西北院租了一個小荒院。院內小室一間繞以老的梧桐；階前窗下許多草花。半生收束了車廠。靜心在小荒院內讀書。

劉秘書參觀半生的書院說，『太幽靜了恐出毛病。』半生對他的話不然亦不駁。

在砲聲隆隆地北平城中半生死心塌地讀他的書。讀倦了和陳喇嘛談天。

陳喇嘛之言曰，『將來真主出於西北。班禪活佛說法（不俟七十二魔王死淨中國不到太平時）。』

暮春上澣雨後半生在普度寺澈夜讀，自爲詩——

古寺雲濛裏，荒庭月落空；

倦禪僧就寢，翦燭自苦攻。

漱氣生春草，清風遠老祠；

忽聞晨鳥噪，舉首曉窗紅。

初夏午後小雨，隔牆簫韻嘹唳，半生正在臨池畫竹，與然作詩——

寫罷瀟湘竹，還臨漢魏碑；

隔簾聽雨響，抵掌和簫吹。

西城劉太太曾來找誤傳脚情地三姑娘打牌，聽知三姑娘下落，悵然而去。

普度寺前常有張素卿的一個舅舅站警崗。膽壯而心當小

啊！於是半生又另卜居。

半生這次卜居，住在北大大紅樓後身十七號。

東屋窗下編栽綠竹，蝴蝶花和指印草夾徑蕃生，中庭置紅蓮兩盆，偏隅有嫩柳幾株。半生認為讀書之佳境也。

讀書之餘半生常給夫人和張素卿講說自娛之道，『大小不得病是家庭中無上地幸福。普通致病之由有二——一（穀氣）和（慾氣），飲食留神可免去穀氣，情慾宣暢可免去慾氣；（色）（食）人之性，二者不可偏廢也。然而一年來我縱自寢一室不和你們……唉！無錢夫妻百事難啊！』言下不勝悽楚。

『我想勵行儉政你們贊成不贊成？』

『贊成，』夫人和張素卿答。

『我給你們跪向著竹子發誓哩！我的心可以質諸天地而無愧啊！』

一天半生剛和張素卿吵了嘴。米先生忽然自天津來，簡單地說了『這地方廳推事有我的同鄉，』一句，告辭走了。

米先生是半生最好地朋友。

『你們姊妹倆報告給我一月的化消。』

『房錢十元，電燈費二元多，米二十斤和麵一袋子共六元，劈柴一元，水一元，煤四元，糞夫五角，日光皂兩塊三角，毛巾一條一角五，你的茶葉一斤一元六角，你洗澡刮臉墨汁子……』

『墨汁子？！我不儘用紅土麵啊？！』

『你墨盒裡……？』

『對啦對啦！還接着報。』

『三樣三角，元書幣四角，白報幣一元，紅土麵一角，每天鹹菜三個大銅子！香油……』

『我的入項呢？！』

『什麼入項啊？！律師——每月還倒拿出一元錢的會費哩！滿打滿算你的入項就只寫畫了的白報幣賣打鼓的一百銅子。』

『拿切菜刀！』半生一聲嚷瘋似地從廚房拿起切菜刀奔回屋內大劈棺地把李大人兩個白皮箱砍開了，又嚷著『賣！當！好他白蓮教害得我苦啊！』於是李大人的粗細各物典賣一空。



『你們倆還有什麼可典賣的不?!』

『你瞧著吧!』

『嘯英!你還有兩個金戒指呢?!』

『賣了吧!』於是夫人兩個連理比翼地戒指賣了去。

『咳!有錢了!你們倆一人買雙襪子穿吧!』

『你也該多刮回臉去啦!』

『我…… 我不!』

正當這個中間，幾年不見地石君叩門來訪。半生不開門在院內大聲嚷，『欠你八十元改日再還吧!』

一天接了劉秘書的一封信——他辭事回津了。又接了王穎川來自保定的一封信——張鐵華作了貨捐局長求給他介紹事，半生罵說，『王穎川!你的腦瓜子賽過狗獠子銳』隨把信址得紛爛。

過八月節沒錢，半生著夫人歌悶煞多愁人一曲。

盧式如的大哥盧先生忽焉來訪，急地叩門；半生纔延納他。

『大哥你有什麼事快說吧!我沒多談的時間和精神!』半生說。

『我有宗官司……』

『請你快別說官司！』半生急地拒他。

『式如當參謀長啦……』

『他作大總統我也不求差使！』

『唉！你佛學研究得很好哇？！』盧先生笑著改談其牠。

『不是佛學！我讀得是經史！…』

『唉！我問你！你們有幾省勢力吧？！』

『好沒價值地話！……』

『那麼和保定……都一事麼？』

『嘿！嘿！……』

『那麼……西北……怎麼個說法呢？』

『這個，笑話！「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啲！』

『你看他們那無地無天地關，一味破壞，將來如何收東  
呢？』

『這個——只好誅戮功臣！』

『將來真主姓什麼呢？』

『姓李！』

『李誰呢？』

半生笑了笑說，『你沒看見白蓮教演義上的李二麼？』

盧先生笑了回子說，『你到S省去不？』

半生笑。

『你到S城去不？』

半生笑。

『我們北大人們往南邊去的多啦，你去不去？』

半生不笑，臉忽沈下。

盧先生去。半生罵說，『我這時是橋上受書地子房，不是博浪沙輪椎地子房！』從此盧先生常找半生談道。半生瞧他那一臉的晦氣縱疑他要來騙錢。『大興也取消了！不然我也描不着他們的錢啊？』半生冷笑自語。

陰曆年節將到。王寅卿忽然給半生來了一封信——請赴黑龍江省作事。這時王寅卿代理著教育廳長。半生接了這封信默思三年的潛修，困苦到了極點，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未常不可試驗試驗；轉而又想起小小家庭的煩惱，簡直是苦海，張素卿啊！我實在不能再看你這禍花了！半生這種縈思凝想的結果，決意過陰曆年節赴黑龍江省作事。

『嘯英！買煤油燒我的洋文書！牠把我誤壞了！』

夫人再四勸阻不成。於是自中學以至於大學的洋文書竟被火葬了。

過陰歷年節，正月十七日半生同里籌措路費；臨行前囑咐夫人把個小紅匣存放在盧宅，又囑咐把整點地傢俬賣去，並在臘庫胡同八號找妥房搬家。

---

### 張素卿IV

邢氏吃得白胖。而振崑的手黑如烏鴉爪。

『振崑，我要帶你們北京住去了。』

鄰舍紛相告說，『兵——又匪！被架被搶的多了！你搬出住便宜了！』

除餘慶和全益外仍不與別人長談。

『張旅長家立碑哩！全縣二百村莊都送情，……』

半生聽了餘慶的話鄙夷他說，『你不懂！快小治啦！』

餘慶微合眼不語。半生心內話，你許不敢不信我的話吧？！老四之不長壽應我的話啦！

## 張素卿 IV 但只有飯吃

---

杜先生被請來會面佩服半生說，『果然亂了！』杜先生扶杖以行了。

『紀溜腸仗恃強配可惡極了！』有人如此告。

『他們快覺悟了！』半生說。

邢氏跟半生到了北平，張素卿無故逃回母家。

半生偕嘯英夫人到東安市場吃飯，乘機會密議解決張素卿之法。

『莊兒！你爸要往黑龍江了』嘯英夫人戲謂莊兒。

莊兒，這時三歲，拿筷子橫敲杯盤。

吃飯歸。邢氏擲著嘴。

『嘯英！我特給你一百元存在盧老太太處，至萬不得已時用作生活費！』半生謂嘯英夫人。

半生果然赴黑龍江了。

赴黑龍江三來月，半生因邢氏和張素卿打架請假入關；俟討平了內亂，從北京徙居天津；張素卿卒中了半生的計逃回北平。從此張素卿和半生準夫妻的關係斷絕。業障花或禍花纔合上了牠的瓣。

## 但 只 有 飯 吃

民國十六年陰歷二月十三日半生定規的赴黑龍江省之期  
○起身前一日張素卿被她母親二汗奸送回來○

『振崑！過來！』邢氏說○

『莊兒！過來着我抱！你媽給我泡茶哩！』半生喚抱莊兒出散步；一會兒回來，二汗奸已走○

半生放下莊兒喝着茶嚷說，『你們誰敢不讓我去作事？！我萬事都想開了！誰愛自由自由啊！別拿我作八百年沒近過女性的！我的心可以質諸天地而無愧喲！』

『你就不用著急啦！走走你的！到黑龍江也好養養你的精神！』嘯英和邢氏齊說○

半生起身的那一天，邢氏，嘯英和張素卿都到門口送行○『來信啊！來信啊！』的聲音聽不清是嘯英或張素卿說的○半生坐到車時伊看嘯英抱的莊兒走了○

張素卿任憑你怎麼吧！——半生坐到火車中豁然自慶○

盧先生趕來送行，『到了哇……我們合著作○』

半生聽了他這諄囑的話，眼四下觀不語；忽見他手入衣兜取物，立時憂長了臉忍着聲說，『我不要那有形地東西！』

## 但只有飯吃

---

『及見他掏出帚烟纔放了心。他直到開車時纔走。

裡七外八，從北平至奉天路長一千五百里，整整經過二十四小時纔達到。

山海關亦只一破門洞啊！那有南口，居庸關險要？！——  
——車行過山海關半生不滿意想。但寒度之驟增，山雪之瀰漫，頓使他內界外界起了重大地感覺變化。

至奉天宿了一夜，改乘南滿路車抵長春。長春打過了尖改乘中東路車抵哈爾濱。沿路山愈長，雪愈重，寒度愈高。在哈爾濱宿了一夜，時刻留神著野雞房。從哈爾濱到昂昂溪，曠野荒郊，數十里外見人烟。直是絕域了——半生起着這種感想。路警問一聲誰自北平來的（想係行李車掉換行李查問），半生則戰抖個不了。俄人之蠻橫和日人之殘狠，俱歷歷映在半生的眼簾。至昂昂溪苦小火車之遲漫擁擠，半生僱乘長途汽車發向黑龍江省城，江省（本地人簡稱）；一路敵防着鬍子哥。

到江省凍餓交作一團地半生遵着王寅卿信的囑咐先訪師校第一部小學主任馬蘊初。

馬蘊初，保定北關師範畢業，河北人，見了半生歡迎的

頭句話，『你的拳術功夫更好啦吧?!』

『早忘啦!』半生說著就近爐前烤火。

『擦擦臉，喝茶，……』

『等會兒吧!太冷!』

『王廳長說你快來，果然!幾年的苦功夫，得露露啊!』

』

『苦功夫一樣謀不著飯吃。』

『怎你變化得這麼謙虛啊?!等我給王廳長打電話去，』

馬蘊初說着出去。

半生身上的溫度漸漸還上，摸臉水已涼，茶還有五分熱，將就擦把臉喝杯茶，忍著漣漣鳴地肚子正佇看行李散也沒有，王寅卿進來『來啦?』問了一句相嚮立起。

『哦!來啦!』半生答時覺有多少親熱話親熱的倒說不出。

『先去吃飯吧，』王寅卿說了領半生到北京飯店。

到飯店，王寅卿即電話招來法校教務主任鄒偉夫。

『幾時到的!這一別可有年了!狐衣皮好哇?』鄒偉夫鏗然存問。



## 但只有飯吃

---

原來鄒偉夫黑龍江本省人，在北平法專和狐偃同過學，又常到北大找王紫卿——和半生同班——所以知到半生和狐偃的關係。

當時半生聽了鄒偉夫的問，極頹唐地答，『可不?! 朋友們多年不通信啦!』

『怎你不可不像打拳術教員的時候啦?!』鄒偉夫奇異半生的頹唐神氣說。

原來半生在北大打過一位拳術教員，鄒偉夫去找王紫卿得見其事。

『嘿!』半生一笑。

席間王寅卿頻顧半生而笑，表現得意地樣子，『你們校裏還有幾個鐘點吧?』又此問鄒偉夫。

『是! 經濟學原論、論理學和國文，』鄒偉夫答。

『先維持著，漫等機會，明天你就搬入法校，』王寅卿吩咐半生。

『國文光怕擔任不了，』半生遜謝說。

『怎麼擔任不了?! 縱麼古文釋義和觀止!』王寅卿鼓勵半生。

『經濟，論理，也怕費力不落好?!』半生又遜謝。

『咳！你照得像關裡學校呢？預備一星期的够講半年了！』王寅卿又鼓勵。

結果，半生擔任了這三門功課。席散王寅卿到教育廳辦公。鄒偉夫領半生到法校並僱車給把行李從第一部拉來。

這第一日當然不能上課。等把行李安放好，半生去找馬蘊初，晚飯即在他寓吃。一同吃飯的除王寅卿外尚有反骨李。

反骨李，河北深縣人，尖嘴猴腮，紅眼睛有似張素卿，腦後反骨有似杜先生，兩撇黑鬚美賽過男性生殖器的第一期保護毛；經王寅卿介紹後，半生心內判定他魏延之流。

吃飯時馬蘊初的夫人不住打照面，王寅卿時時對她微笑。馬蘊初極力敬菜進酒。反骨李東一句西一句扯詩詞。

吃完饭反骨李辭走。只剩了老同學們縱談起。但是半生抱定寡言主義只聽不說，承問簡答。

『你不擔任拳術麼？』馬蘊初問半生。

『多年不練牠了！』半生答。

王寅卿不怡說，『給你預備着拳術鐘點哩！』

## 但只有飯吃

---

半生微笑說，『寅卿你和劉鳳池對拳術熱了場子心，結果有什麼益處沒有？』

『怎麼沒益處？』王寅卿說。

『我看你身體不見強壯，打人又不會，沒益處，』半生說。

『劉鳳池成，他能打起馬車的，』王寅卿說。

『練場子拳術會打起馬車的？！還許只會打一個？！你還不會？！這樣益處啊？！』半生說。

『凡正還是功夫小！』王寅卿說。

『不是功夫小！你打算練成飛劍……難啦！』半生說。

『那麼飛劍和平常練拳的不一路麼？』王寅卿問。

『很不一路了！』半生答。

『那麼俠義呢？』王寅問。

『俠義必練得會拳術麼？！你我所知到的李劍秋和王俊臣等他們會練拳術吧？！可是俠不俠義不義呢？！你請我作事來嘍！不要談這些！和你談這些也沒用！任你給我預備多少鐘點我也不能拿這天機似地東西賣了出！』

王寅卿聽了半生這片話沒局打彩地微笑良久，問，『你

在關裏沒和劉鳳池見面哪？』

半生更無心聽他那不關痛癢地閒事，簡單地答，『沒有！』

王寅卿談拳術沒談倒半生又要談相法。

半生說，『寅卿你的福相太好啦！』

馬蘊初猛插說，『你說寅卿的鼻子長得大啊?!』

王寅卿的臉立時七面鳥似地變幻起。半生不敢笑也不敢插話。於是大家不怡而散。

從馬蘊初寓分散。半生回到法校，景況冷落直一差役不見，乃上炕合衣睡去，連日路途勞頓一覺而明。校差一人忙着支應套間住的一位先生，良久纔給半生打盥漱水。不會兒套間那位先生扣着襟懷出與半生談話。半生虛與週旋。

這第二天半生又沒上課。臨上課堂鄒偉夫（不住校）來和半生接了功課頭並安慰半生儘著休息幾天。

校長果道學（不住校），臨上課堂也來，爲人極和藹，很客氣地向半生說，『昨天閣下搬來時我正上課堂很失迎，晚上睡著不冷啊?!敝省不比關內暖了！冷啊——可以多燒點拌子。』

## 但只有飯吃

---

鄒偉夫給介紹套間那位先生說，『這是本學校學監李自扶先生，』又給介紹衆教員。半生一一與週旋。

一會兒開早飯。飯廳設在庶務辦公室。庶務辦公室和教務辦公室（就是半生的寢室，又是教員休息室，學監辦公兼寢的室在套間）是相對地兩個內間。但教務辦公室這個內間還多一個套間。兩個內間當中隔着一個外間作廚房。爐竈傍小炕即廚子而兼校差的休息所。合教務，學監，庶務辦公及教員休息之室不出這四間屋子。（教員住校，半生發其軼。）

吃完飯。半生慮及住室之紛亂不易預備功課，拿着課本子躲往第一部。馬蘊初並擔任着男師功課，授功未歸。半生剛要回走。王故人看見招呼。

王故人，王主刪的胞弟，半生育德中學同班中之最負 Beautiful younger 之美譽者，又同年和半生輟的學，同年插的北師附中的班，真半生的故友，先半生幾日到黑龍江在第一部充教員，當領半生到他寢室坐談。二人自不待言地經過一番親熱地寒暄。過十分鐘王故人上課堂。半生剛要乘機會預備功課，而王紫卿來找。

『請，你，今，晚，到，我，家，吃，點，便飯！』王

紫卿諛字母音似地約請半生。半生當然應允了，並和他叙陳子舊。他辭着到女師上課去了。

沒等王故人下課。半生放下課本子到大街買些禮物去赴王紫卿之約。

許多教員性地人們紛聚一室。王寅卿的父親（母親逝世），大哥（斌卿），三弟（仙卿）和四弟紫卿都和半生序了禮。不會兒開筵。那位反骨李被推坐首席。

筵罷。半生歸從王故人處取了課本子回法校。

在希音不聞預備功課的中間，『教員！你一月掙幾塊大洋啊？！』猛然這麼一發問，半生舉視乃惟一地校差（兼廚子）履闕而笑。

『有吃有住比住店不好麼？』半生笑給他說。

這惟一地校長退到他的休息所後，半生仍繼續他的工做。李自扶自外來鄰囊著『該睡啦！明還早起哩！』走進他的套間，隨命校差息燈。半生只得睡了。

次早起炕，仍俟套間先生差事完竣，校差纔侍候半生。

這第三天半生上課了：進教室，通天亘地一黃緞副大書「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左校長辦公室而右第九級

紫卿諗字母音似地約請半生。半生當然應允了，並和他叙陣子舊。他辭着到女師上課去了。

沒等王故人下課。半生放下課本子到大街買些禮物去赴王紫卿之約。

許多教員性地人們紛聚一室。王寅卿的父親（母親逝世），大哥（斌卿），三弟（仙卿）和四弟紫卿都和半生序了禮。不會兒開筵。那位反骨李被推坐首席。

筵罷。半生歸從王故人處取了課本子回法校。

在希音不聞預備功課的中間，『教員！你一月掙幾塊大洋啊？！』猛然這麼一發問，半生舉視乃惟一地校差（兼廚子）履闕而笑。

『有吃有住比住店不好麼？』半生笑給他說。

這惟一地校長退到他的休息所後，半生仍繼續他的工做。李自扶自外來鄰囊著『該睡啦！明還早起哩！』走進他的套間，隨命校差息燈。半生只得睡了。

次早起炕，仍俟套間先生差事完竣，校差纔侍候半生。

這第三天半生上課了：進教室，通天亘地一黃緞副大書「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之神位」；左校長辦公室而右第九級

但只有飯吃

---

教室；半生進了教室模模糊糊講了一堂經濟學。

『講得好哇！』校長和教務主任大捧場。

第二堂國文。鄒偉夫發給半生一篇講義，上印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半生也模模糊糊講過。

只要按康熙字典解釋音義便能受歡迎，半生講這國文本著這密訣又大受校長，教務連學生們捧場。

課完開飯。吃過飯半生拿著課本子到第一部預備，受了馬蘊初『我說得露露吧！』這譏性地賀詞。但半生雅不置懷，且借他辦公室預備功課。

『你沒當過移員吧？！黑龍江當教員不興預備功課！』馬蘊初看見半生預備功課表現吃醋態度說。

噯呀！個人分內的工做還受別人的干涉？！——半生默思着拿課本子去到澡堂。

在澡堂預備好功課，吃點飯，回到第一部，半生向王故人說，『法校內住不得，在你這借宿吧！』王故人很歡迎。

咳！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半生看着王故人擴充他的被窩默自驚戒，於是穿著大鑿整個睡了一夜，次日仍到法校上課。



『昨晚沒回來？等着一同去玩玩，』李自扶向半生說。  
半生笑笑不語。

從此半生上完課去洗澡，澡堂一餐並預備功課，晚宿王  
故人處，日以爲常。

『你還向王廳長說明了苦衷好！』王故人勸半生。

『沒用！』半生說了，默想這番到底鑽到社會圈裡看看  
。

一天半生剛下了論理堂，王寅卿來說，『男師有幾個英  
文鐘點你兼着吧！』

『英文————不成！』半生索然說。

『在中學時我知到你好英文啊?!』王寅卿笑着說。

『現時不好了！』半生蹙眉說。

『真怪脾氣！那麼有幾個國文鐘點兼起來成不成？』王  
寅卿笑而復止說。

國文，半生應承了。

王寅卿走後，半生等上完課去到第一部託馬蘊初打電話  
請來王寅卿向他商量搬往男師裡住，經他同意了。

王寅卿以男師校長而代理教育廳長。男師又是黑龍江省

## 但只有飯吃

---

最負盛名地學校。半生不得不抵掌磨拳在男師教授功課。

書和易縱算文章的始源了————半生對國文存着這個見解在男師授國文課時大發揮其學說。

男師別一位國文教員放砲劉吃了半生的醋。

黑龍江陰歷八九月之交下雪(近五六年來人烟漸密地關係雪期常遲至九月底)。半生寢室一夜坑沒燒，早來害起腹瀉。反骨李勸半生和他同號筒住說：『究竟比不了同鄉！搬近我住好啦！這地人情我熟悉啦！我，他們不敢欺負。』

「居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半生本着這兩句俗話的觀念遂搬近反骨李住了。

一天反骨李請半生到他室介紹給放砲劉說，『你們倆都是小國民黨，可以聯絡聯絡。』

放砲劉，國文外還担任着古詩，…，向半生發揮千家詩的心得說，『春城無處不飛花，』從前納悶春天不見花啊！後來纔明白花是指着燒的帚灰說啦！』

半生虛和他們委蛇回子回到自己室中，禁不住要笑——默奇，認真講功課就是國民黨？春天不見花，單就黑龍江而論啊？！可見千家詩你也沒讀懂！忘了「二月山城未見花」的句

啦?!況說你們這是絕域?!但是黑龍江春天不見花不能就據以爲花是昏灰!除了黑龍江別處的春花正不少喲!你簡直地理博物都沒看過啊!

統法師兩校授過兩多星期地課沒曾作過國文，雖然學生一方面得意，但半生良心上過不去了，於是給師校學生們出了個小題。學生們對著墨版亂笑。

寫錯字啦?!——半生正在這麼驚疑，學生們『堂上交卷啊?!』問了。

半生聽了這纔明白，推誠對他們說，『堂下交卷也可，但限於本日，這兩點鐘內在堂上搜羅搜羅材料。』

原半生之心理：用功的儘是用功，不用功的儘是不用功，強迫着學生們枯腸抽文繭也無謂，但我講國文時盡心指導而已!

其實黑龍江省學校作文一課歷史上即施行堂下作的自由制，雖然王寅卿獨不許半生照此實行。

『堂上作!』王寅卿特到師校命令半生。

放筆批改，認真，良心主張，——半生竟因此惹了學生和職教員兩方面之反感。

『Mr李！批改學生們的文礙職教員什麼事呢?!』半生悶極時問道於反骨李。

『你那知到?!黑龍江的學生都和職教員有關係!』反骨李答。

問了反骨李道回室，半生默思：他的話簡直稚氣，但是我不礙他英文教員的事啊，怎也相排斥?!啊，是了！他只見我批改國文時候就去給放砲劉送信，他倆一黨吧?!看樣子還像李出主義而劉放砲似地，我須留他倆的神了！但是無論如何我不和他們一般見識，我這次要跳到社會圈裡看看啊！

一天半生在法校正挨過上堂下堂間十分鐘的過程，鄒偉夫匆匆自外來向果道學說，『廳長說大帥自北京來電報要實行搜索各學校，趕緊地燒了吧!』

果道學聽了雪白臉飛漲得火紅，立時翻箱倒篋弄出許多印刷品燒了。

半生看了默思莫非自……轉投了來的?!

法校國文篇子抄印的古文觀止。古文觀止上有太史公的五帝本紀贊，項羽本紀贊，孔子世家贊，和秦楚之際月表序……諸篇，半生摘給講時乘便和學生們打哈哈——

『孔門弟子普通稱三千，甲等的七十二；七十二之名固有，但三千呢？

宿儒們動謂孔子週流七十二國；春秋顯著地國十二，孔子會週遊了那七十二國？

佛家講三千世界七十二魔王；老子又七十二月而生；七十二噉三千啦，怎又巧和孔子的三千七十二的映映相對呢？

老子的八百究何意義？項羽又偏以八千子弟渡江而西？這真成了數目之學！

五帝德偏弄那金木水火土爲何？歷代易姓必易服色爲何？劉邦赤帝子供奉蚩尤，西漢末有赤眉，東漢末有黃巾，唐有黃巢，以至清之義和拳紅燈罩，舉這色的關係怎麼回子事？黃帝和蚩尤立於反對的地位，然而黃色的竟有黃巾黃巢，赤色的也有劉邦，這又什麼原因？

』

以上這些沒值價地話，半生以爲在變相大皇帝脚下講說縱可明哲保身的了，滿打算給學生講說明白助助餘興。而果道學批評了——

但只有飯吃

---

『好高騫遠，放談高論。』

師校學生聽得半生給法校放談高論也要求著給放一放。半生不敢放而給學生們出道「家族制度和個人制度論」的國文題。然即這竟被王寅卿申斥了。『揀著「老」的「古」的出！』他這麼厲飭半生。

一天王寅卿御駕幸師校領半生到放砲劉和反骨李室坐了回子，又到庶務室坐。持宣帨呼老師而求王寅卿寫字者爭先恐後。王寅卿輿然揮起毫來。

無怪代理教育廳長，是比抱陽山題壁時的字寫得強多了——半生默想欲笑。

寫完字，開晚飯。王寅卿把頭把交椅讓給反骨李坐。吃完飯，反骨李又和王寅卿同車進城。（師校在城西五六里外）。

次日，星期日，王寅卿電話請半生到連陸飯店吃飯。席間王寅卿樂而謂半生說，『在教育界插手最好啦，將來民治發達誰不投我的票？』

半生聽了汗流滿面。

吃完飯回到師校，半生啞爾而笑說，『民治發達就是選

舉你當議員啊?!』

正在預備功課，師校教務主任楊緯甫悄然入半生室『他們是……』這樣問語式地齷齪了多回也沒說出整句話。半生抱定寡言主義畢竟不出聲。楊緯甫又悄然走了。

楊緯甫剛走。校差進來向半生借錢。半生問他借多少。他說借一千吊。半生默思本月薪水實得也只一千吊，那能如數借給他呢？於是婉言謝拒。而他這位校差大賣字號說，『李老爺教我向誰借，誰敢不借給?!』

半生聽了大怒，『滾出去——！』一聲罵不要緊，把個反骨李嚇跑進了城一天沒上課。

校差滾出去後，半生嘟嘟囔囔地罵，『好！你拿著王寅卿敲我的錢啊?!整個教育界的混混！』

次日王紫卿來安慰半生，言語間譏諷半生之絕域當教員。半生戚然說，『但只有飯吃，誰肯出家門?!』

王紫卿聽了愕然問，『你家道那樣苦啦?!』

半生淚數行下。

王紫卿辭走。半生進飯廳吃飯。吃飯的諸同人們平空指秦罵楚地向半生侮辱起來。半生心內的熱火和面上的冷汗內

但只有飯吃 終是想開了好

---

外感應起來，但終無一語。

爲吃盡教員飯值當得賣人格了麼?!咳!這也比張素卿逼得我好過!再說幾千里出來白白地回去也被人耻笑!我這次必得跳到社會圈裏看看!——半生默自安慰。

忽然各學校鬧起風潮。他們的運動有說爲攻擊王教育廳長的，有說含有政治作用的，甚有說要打倒日本領使館和驅逐吳大舌頭的。

無論什麼，凡正你們的程度淺點，——半生對學生們的運動懷着這個心理。

適會邢氏拍來一通電報，說她害重病，催半生回平。

半生遂請了一個月的假入關。

## 終 是 想 開 了 好

黑龍江學校通例放冬假不放暑假（只放二十個半天）。這原於氣候寒冷之故。所以半生之入關雖爲時已近暑假，仍須請假。假請了，但憂沒路費，半生的薪水很微。

人到窮時須折腰！將軍宰相也抵制不了倖倖啊！——



半生這種心理的感應給反骨李下了氣，求他替向王寅卿面前借錢。

『四十元够了吧？』王寅卿招半生到反骨李室借給路費說。

四十元江大洋折合關內現洋二三十元，只有了火車費就不住店吃東西啦？！然而半生對王寅卿說够了。但退而私把大氅皮袍棉袴……穿不着地衣服交給當舖存着。這纔進得關。

王寅卿探準半生的行期請到同樂園錢行。在座的還有鄒偉夫，王紫卿和反骨李。

這些錢吃了飯那如幫助了我的路費啊？！不然！幫助路費只有一人享利益！請吃飯多幾個頌功德的！——半生吃著飯默思。

『早些回來，』王寅卿吃着飯囑咐半生。

不用你假仁義！這樣我就肯下了臺？！——半生這樣默思著答，『來——！』

席散半生回校，反骨李自動地慌着派號房老范替給打了火車通票。

終是想開了好

---

賣通票公司章程：每通票一張換給十元現洋（用江洋換不貼水）。反骨李交給半生車票，不告給兌換現洋章程，然而自請借給半生現洋十元說，『這是我各處找來的，先借給你用，你把當票交給了我收存。』

『不用啦！法校又給送來幾個薪水，連王寅卿借給的四十元還想交還了哩，當價八十元路費足足够了，』半生拒絕他。

『四十元先不用還哩，也不是王寅卿體身的，是學校借支給的！』反骨李說。

正當這個中間，王紫卿來，反骨李躲出。

『錢不够化不說話！當當?!』

『不是特意當當，衣服沒處存放。』

『啖！不會送的家去啊?!』

『忘了這一層了呢?!』

『當票呢?』

『打算帶走。』

王素卿眼光四射而言牠，『李……………你們倆又好啦?!』

『好也不是！』

王紫卿自覺坐也沒意謂，辭著要走，但又安慰半生說，『後半年我想法給你增加幾個鐘點吧！』

『那我謝謝你啦！但我後半年一定還回來！』半生這樣對王紫卿。

王紫卿微笑說，『你也會客氣啦？』

『客氣什麼？關張不才劉先主也不肯收錄喲！』半生說。

『得啦！得啦！你又犯精神病啦！明兒也不送你上火車啦！』王紫卿笑訖着走了。

次日半生起了身。

半生在黑龍江新製了一件布棉袍和一件布大褂襖，棉袍當了，穿着大褂襖進了關。

去時過關怕寒冷，來時過關怕不寒。其時正當陰歷六月初旬天氣。

午鐘剛過到了北平，半生進家先脫去大褂襖。亭亭瘦高地莊兒，在院內跑玩，看見半生，『爸爸買糖來啦！』一聲，驚覺給嘯英夫人和張素卿忙從屋內出迎。邢氏躺在床上微

終是想開了好

---

地不動。

張素卿忙著泡茶。嘯英夫人忙著做飯。

半生著把飯擺在地上，一家團圍而吃。邢氏不吃並大聲喊振崑，『起來！不許吃！』生生不語。

邢氏忽然跳到院裡大聲嚷，『你一個月給我一百塊錢！小子姓我的邢！我願幹什麼幹什麼！不辦不成！』

半生吃飽了飯坐在椅子上問，『過日子錢在誰手內存着呢？』

『在我姐姐手內存著哩，』嘯英夫人和張素卿齊聲答。

『我來信着把日用的錢放在一個公處公開著化，照辦了沒有？』

『不知到。』

邢氏吼地一聲，瘋似地嚷要一百塊錢。

『唉！』半生和邢氏說話。『你先別嚷！你和我人格上平等可！財產上平等不可！家中房產地土有你的麼？錢掙來有你的麼？就這住的房是你的錢租的麼？吃的飯穿的衣是你的錢買的麼？你憑什麼逼我要錢？！沒缺了你食衣住吧？！至於你嫌我女人多，誰着你不男人也多來呀？！你除了大紅契地婚

書還有什麼仗恃?!婚書是我寫的麼?!我必定要娶你來?!買件東西還須過過眼，莫非娶你作祖宗來啦?!我告你說，你若是想和我賭氣，除非你有自立的能力!你若是想和我感情好，除非你長著那美地臉龐!這兩樣你全有缺點，縱酸毒也白!你打算想那個事哪————?!哼!任你槍斃了我，精神你也奪不了去!我事事想開啦!看怎辦好就怎辦吧!』

邢氏不管二或三仍是嚷着要一百塊。

『好啦!等我請你父兄來立契作證吧!小子姓你的邢!你下窰子去我都不管!』半生氣說著又問嘯英夫人，『一百元錢化了沒有?』

『沒有。』

『去拿來。』

嘯英夫人拿一百元錢來交給半生。半生分派說，『連我四份，每份二十五元!又有我從關外兌換來的三十六元現洋，每份再九圓!嘯英和素卿你們倆拿分的錢暫搬到素卿家住!桌拿一張!椅拿兩柄!米麵分去一半!再拿一口小鍋幾個破盤!筷子要不要都成!趕快搬出去!我凡正想開啦!事須自己解決啊!』時已燈燃上几，大雨如注，嘯英夫人和張素

終是想開了好

---

卿依半生的話紛紛搬去。

嘯英夫人和張素卿既已搬去。半生笑謂邢氏說，『好啦不?!光剩你我兩個了!嘿!但是靈魂拿不了去!』

『呀!她們搬不搬礙我什麼事呀?!』邢氏(因下雨早進屋內)忿然說。

『不是因為打架催我回來麼?』半生說。

『你那是放屁哩!我有病!』

『是有病，不然就染我淋症啦。』

『可惡!』

『可不是可惡?!』

『唉!辦不辦吧?!』

『辦!回家!』

『家——我不能回!你到那我跟你那!』

『你跟我作什麼呀?!民國九年一次，十二年冬一次，這又一次，你不傷心我還不傷心啊?!』

『這一次不比那兩次啦!不光只我不回家!你也不能回家!』邢氏說着把半生的大褂收藏起。

夜分不早。半生瞧見寶劍鞘放在窗臺上，取解放在床頭

，說，『那屋有的是炕，誰近我者實劍沒眼！』

睡倒後。半生精神界裡浮沈著：我的精神爲什麼結懽於你呢？我的體質爲什麼被你腌懣了呢？再說你又何必非我不成呢？誰著你父母只徒我家有錢，誰着你只徒我大學生來呢？你就不反想你不是女學生？你認識那幾個字還是我教給你的哩！別瞎美啦！半生爲思索了這個通宵睡不罷著。

邢氏一頭炕上聽得半生床上咯吱地響，熱着虛希望，急得唱幾句小放牛唱幾句武家坡。半生却默笑凡正不是嘯英的聲音。

黎明。半生假作如廁逃到火車站搭票回了家：

到家即託全益到馬村給邢老力說明他令愛的形態；

鄰舍們都來問訊；

禮齋二十多年的關東遊歷鼓着好奇心就來談說風景；

契與不契，都忘了畛域，一律肯與作長時間談——

但不接見紀溜腸；

坐在荒院正講說着佛學，一聲槍響，大家紛紛散去歸家閉門；

紀溜腸被神手陳的兵收槍了！獐配差點兒沒被搜住架了

終是想開了好

---

票！那位土豪差點兒沒被神手陳擒住斬了首！子尚被兒子逼死，他兒子得臣早就入了震虎的道門，振寰也入了道門啦，那個這個一班子堂兄弟們都入了道門啦，—— 都有人歷歷告說給。

最使半生快意的，餘慶告給說孟昭彰死在安國縣任上了。

餘慶並告給半生說立碑祭祖地那位旅長失敗了。他又勸半生說，『這是什麼時候哇？回家？！』

半生聽了他這話，恨不得即刻離開了村鄉。趕得全益歸自馬村並受邢家的託去到北平接邢氏。於是半生和全益起身赴定州。

臨起身有人告說給鯤化的孀妻王氏幾回中了邪，從房上望下跳。並要自縊和痕新在婆家得了癱病這些消息，半生不起什麼感覺。存聚慳而痴地來見說，『三叔！我死了不能？』半生置之不理。但有人告說給一件事，半生動了心。什麼事？

王氏私把半生的莊基稅爲她有，他並訛半生門前的兩顆古槐有她的一顆。



時值振武在家。半生叫他過來度化說，『莊基你們佔了，不是外人！不然我也佔不清那些！那兩顆槐樹你們刨了你們的那顆去！免得日後你們小弟兄們打官司！我們家自有家乘以來也只是你母親會爲家務打官司喇！』

振武聽了泣以請罪。

兀文翦裁。半生和全益從村鄉起身赴定州以便上火車赴北平，正趕得奉軍退到定州，一路上遇見了多少亂兵和綠林朋友，然竟安全到了定州。

到北平半生躲藏起而囑全益務把寶劍勸邢氏給送存在盧宅。

全益接邢氏回了家，半生纔找到張素卿家。

默而富情地夫人嘯英見了半生莫名其悲誠。莊兒天真地跑玩着。張素卿和她母親二汗奸險機四伏地在咕囁。半生的靈覺有點凌亂。

『嘯英！搬往天津住怕不怕莊兒熱病？』半生問。

『少說費話！往天津立刻就走！』夫人答。

半生於是又和張素卿說，『邢氏我給你把她懲治啦！北京城住——我沒錢了！』

## 還是想開了好 託妻

---

正在其時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進來。張素卿和她的眼光對射時紅暈上頰。

『素卿！醒醒啊！你父親張壽芝怎不家來。我們倆用不着打官司！我現在看破紅塵，萬事都想開啦！從前願跟我是你，今天不願跟我也不是你，我就依着你得啦！你不必非在我身上要帳！解放的機會我是樂於給你們的喇！實話告你說，還是想開了好！！』

張素卿聽了半生的話惶懼不語。

半生進一步說，『素卿你是關心那張字據喇！我早給你燒啦！』

張素卿說話了，『你不要往天津去麼？！我跟去得啦！』

『咳！』半生歎說，『你這種不澈底地作法終還沒有想開喇？！！』

## 託 妻

半生剛和全益到平，遯藏幾天內的一晚曾偕盧先生一逛北海。

盧先生時時指說給誰誰是……的，半生縱恐他的語音

發重。

盧先生問行詣，半生只告給他說移住天津，黑龍江回去不回去都不說給他實話。

盧先生說，『你再等一年半年。』半生笑而不語。

盧先生直道說……那些事。半生責他說，『你不怕死？！不用言聲實地去作幾件？！』他語塞。臨散，他問半生，『你沒穿着大褂啊？！』

邢氏偕全益離平之後，半生找到張素卿家和夫人決定了赴天津。夫人到盧宅取了寶劍，又把邢氏存放到盧宅的傢俬該賣的賣了，然後偕半生，張素卿赴往天津。

民國十六年陰歷六月二十幾日半生等又回了天津，到津即把妻子託給高成。

在王太太院內高成給租了兩間房。一間放着一個二號火爐，四五個飯盤，幾雙筷子和一個砂鍋。一間作寢室；室內故桌一張，破凳兩柄，茶壺一把，茶杯四個，臉盆毛巾俱全。

白晝因沒門簾蒼蠅之紛擾，夜間土炕臭虫之嚙吮，張素卿鬧着不能受。然而半生自樂到了佳樂之境。

半生數落張素卿說，『北京方家胡同不如天津詩經村，法通寺不如方家胡同，碾兒胡同不如法通寺，海天家不如碾兒胡同，十七號不如海王家，臘庫不如十七號，這又不如蠟庫了！你若是再鬧啊連這也要不如————我們只好去住大馬路了！』

張素卿不言語。

半生又說，『我自悔理想失敗，從今纔知再不能有嘯英那品貌兼全的和我相愛了，我平素又恨女學生們腰間有傲骨，這你可好————沒有傲骨而有反骨！你也許是沒受過家庭教育，你的老人們不是俗人就是衙役！』

張素卿不言語。

半生又說，『我的心質諸天地而無愧喲！我有欺詐你的心麼？你父親着你到萬泰店住，你母親送你到我老家，那時我是白痴喲！你父母打算拿你吃一輩子喲！』

張素卿仍是不言語。

半生說，『素卿！我給你解放的機會啊！……且看你家裡的小妹子下落如何吧！』

張素卿直是麻木了，嘴唇微的不動。半生乃和夫人去找

高成。

先是剛到天津，半生囑咐夫人見高成時閒話不要說，搬回天津就搬回天津而已。

現在找到高成家。半生問夫人爲什麼不按著臨赴黑龍江去時所定的步驟解決張素卿。

夫人答，『我姐姐執意不回家！又不肯來天津！我有什麼法呀?!』

半生忽拉夫人同給高成夫婦倆跪下說，『求救難吧！妻子要靠得大哥和大嫂子了!』

## 大罵教育廳

陰歷七月中旬，半生在天津買了一件灰布大褂起身回黑龍江。

臨起身同院王太太指南似地講說奉天，長春和哈爾濱的故事給半生聽。

半生至奉天燈燃時，在客棧沒吃飯一覺睡到天明。到長春和哈爾濱，半生無意中在澡堂裡探聽得同道的人數。

關內七月秋暑未退，哈爾濱已覺秋深而况江省？半生在

哈爾濱買了一件灰布大褂襖。

到江省。男師功課鐘點除前半年二十二級外又增加了十九，二十兩級。

二十級，國文和經學。十九級光經學。兩級都是高級。

二十級經學講左傳句解和孟子。十九級講書經。

舊章：師校經學規定的左傳句解和孟子，都歸放砲劉擔任。

放砲劉，黑龍江本省人，北平朝陽大學特別科畢業，所擔任的功課除經學，古詩，國文之外尚有諸子，文字學，文學史和修辭學之類；素有男師文學包辦之名。

半生增加了兩級的鐘點，真當謝王紫卿的天和地的恩。

雖然半生的經學可有書經啊！

法校鐘點倒減了——只剩國文。

合法師兩校三級國文卷子不下百來份，王寅卿下命令給半生每星期作。

十九級書經讀本共四本，講過了一本半；楊緯甫仍催著多講。

二十級上下孟都講完，半生又白送情給講了學庸和告子

。

可是師校的經學自開天立世以來，孟子沒講完過上的，左傳句解沒講完過一本。然而楊緯甫仍是死命催多講。你不是能多講麼？！

師校功課最出奇——國文中包括著古文。然而古文定的是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這個「纂」字楊緯甫不敢響聲讀。他怕又是『纂』字。

一天反骨李誦黑龍江省人教員說，『古文辭類纂哪？怎麼辭類纂呢？』

師校可是教育廳長王寅卿的校長！

『王寅卿！好你草聖人啊？！』半生看他定的功課糟亂時歎說。

功課良苦。然而半生課餘仍讀他的書。

你們拿我當普通人看錯了！果爲了飯盃者必來受你們這氣？！——半生被同事們排斥時自慰。

你們真不信世上有會避穀導氣的人啊？！——半生被同事們排斥出飯團時自負。

## 大罵教育廳

---

半生因為前半年被同事們指秦罵楚地侮辱了一次，後半年不肯加入飯團了。

半生既被開除了飯團、飯廳，日到城內買食。

黑龍江由於生活程度低的關係，生活費非常之高。

半生掙的薪水還須養家，不得不屈指計算着一元大洋兌換若干毛錢以買食。

黑龍江大洋一元平時兌換毛錢二百四十五吊，一吊合關內個來銅元，可是大洋和毛錢都是帛片。整年價在江省看不見現銀和現銅。就只回家買火車通票可以兌換十元現洋看。而銅元仍看不著。

二十吊一盃的黑合漏條吃上兩盃，五吊一個的燒餅吃上三個，以外再給上五吊的小費；這一頓飯的費用就是五十吊。間而喝一小壺燒酒（燒酒最賤），或早晚吃些點心，最儉省兩天一元大洋。

以上只說的吃飯。整個不剃頭啦?!不刮臉啦?!不洗澡啦?!不置買應用的東西啦?!可是半生後半年鐘點增加了的薪水合法師兩校纔七十多元。七十餘元折合現銀四十幾元。再匯到天津一部分家養費，所餘無幾。此則半生在黑龍江省生活



狀態之大觀也。

大觀？尙不定吧？！

機器切麪條二十四吊一斤；半生每日買十兩回校著校差分兩次煮吃。但不久被有飯團簾的先生們干涉了——曠費他們的味料和燃料。

半生只得仍恢復他的黑合漏條生活。但師校又有人抵制了——規定的上課時間不能進城吃飯。

一日一餐也可！去物慾，清靜自喜，難以餓死哩！——半生這麼自慰。

偏偏連雨三兩天。一餐的幸福也享受不得。

幸哉！天然界的食物有的是——半生偷挖校舍附近土豆（關內俗名山藥蛋）吃。但是挖了兩次地主出而干涉了。

『寅卿！寅卿！你不要逼我搖尾以求食！我看見你草聖人啦！打算讓我加入任何黨派難過登天了！』半生腹饒饒鳴著恨說。

教育廳舉行各校會考（有似關內小學的觀摩會），國文題出的是「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和「劉備三顧孔明於隆

中」兩道論文。

半生無關係地感歎，『三顧卽如是乎?!』

燕居間半生聽似有竊語吳用和公孫勝者，笑罵說，『他也配宋江?!』

秋節在邇了。黑龍江八九月之交要飛雪。八十元的當價籌自何處啊？

半生的眞朋友只有化南。半生至江一次沒訪過他，但爲借錢去找他，他立時借給一百元，半生這纔贖了當。

過秋節了。楊緯甫和炊事司勸半生入飯團。半生不允。半生知道王寅卿暗派他們來的。

王寅卿來勸半生到他家過節。半生不應。半生心內話，『寅卿！非我制不了你的大好！』

節的三天內飯館都貼著「修理爐竈」的標語。半生早已買下了燒餅。

王寅卿！非半生制不了你的大好！

節期，職，教和學生們開聯歡會。半生被請去唱二簧。半生大嗓，足足地，唱了一段翠屏山。好聲掌聲喧成一片。半生回到室內，王故人來訪。

峭寒地秋夜，寂寞地孤客，怎不願良伴佳話？但是半生的名譽觀念終打倒了親狎的觀念。

一天王寅卿來告半生說，『劉秘書來了。』

我熟讀黃石公經啦！不受你草聖人的賺！——半生心內自負著冷笑對他說，『劉秘書來與不來和我無關！』

王寅卿聽了滿意而去。

劉秘書特來拜訪。

『我萬想不到你到這裏來！』劉秘書一見半生這樣說。

『老師！一言難盡了』半生說。

『固然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但是……也不必！』劉秘書說。

『雖然……，終是一言難盡啊！』半生說。

劉秘書走。馬蘊初來告給半生說，『劉秘書說你是作大事的。』

『哼！作大事的纔偷挖土豆吃哩！』半生說。

馬蘊初笑著走了。

各學校學生們忽然又鬧起風潮。但半生縱覺他們的程度低。

## 大罵教育廳

---

至誠開金石。半生的堅實精神漸被學生們明瞭。

半生給二十二級講國文焚書辨一篇，批評秦始皇是大創制家，他並給漢朝人造下很大地創制機會。

給二十級講大學時，半生曾發揮日新的學理，並指導給學生們不專以讀書為本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制善。』

但不幾堂半生被干涉了。楊緯甫囑咐半生，『別講佛學了！』

十九級的書經，王寅卿認為古而且老，學生萬不會染了新魔的。然而半生惟覺著書經是部精神政治學。半生把『百姓』和『黎民』不同之點講說給學生們聽。半生謂黎民纔是當時真正地平民哩。半生又把「道」字講給學生們聽，『道是大公的！任人可行的！梁山泊標榜替天行道的大旗最有見解啦！道本屬於天啊！』但是十九級的學生絕不會聽半生的講。他們是王寅卿的砥柱。王寅卿借他們的力作的校長。

十九級的學生是王寅卿的砥也就是反骨李和放砲劉的砥柱了。劉李是王寅卿的健將。

半生講書經礙妨了反骨李。反骨李和王寅卿最喜批字算

命。書經多龜卜事。半生解釋給學生們『問龜曰卜』之義。反骨李誤認為罵他王八喜卜了。

反骨李因此常罵糊塗街。半生以匕首刺其床頭說，『我要剷除你這學界的土豪！』反骨李嚇的挪了號筒住。

反骨李也活該倒霉，師校後半年聘來一位英文馬教員。反骨李素有英文包辦之名啊！

不知由誰慫恿馬教員要和半生尋釁。半生橫豎不碰摸瞎頭。報應昭彰，反骨穿不知何以冒犯了馬教員。馬教員要剷除他。他求放砲劉從中疏通纔歸無事。

校差不受使喚。號房老范潛告給半生說，『校差不聽說全是楊老爺放縱的。』

無論楊家或是潘家吧，凡正據半生調查男師內共分四派。那四派？

大王派（斌卿）

二王派（寅卿）

三王派（仙卿）

四王派（紫卿）

無論誰當職教員縱須入這四派中的一派，不然就存立不

住。

然而半生超然無派。無派則連校差亦指揮不動啊。

半生一晚和茶爐上一位山東哥新上工地校差隨便談了幾句話涉及差役之不受使喚。是夜全校工友們（只除了老范）一律罷工。而老范猛丁進半生室大吹牛屎說，『大王二王三王四王老爺們都和我有交情！有什麼事我給你辦！』半生真不知葫蘆裏裝了什麼藥一聲不哼，老范纔出去。

次日四王紫卿來，半生說給他校差罷工事。他故作驚惶之色說，『這裏頭怕有小激烈黨吧?!』他所說的小激烈黨或是指着共產黨。共產黨這個名辭王氏兄弟們真還不懂。但可笑的：小國民黨，小激烈黨；即此亦可知黑龍江省人的眼光小了。

王紫卿走。二王寅卿來。

『紅槍會真能閉槍砲啊?!』

『總頭是誰?!能成功麼?!』

你懂的什麼是紅槍會?!還不叫他小紅槍會?!——半生聽了王寅卿的問，默笑而不答。

王寅卿必問。半生問他知到紅槍會是作什麼的不？王

寅卿答不知到。半生說，『你問問開到關內的東三省兵們在直，豫，魯，各省還敢罵『嫖那巴子』不？紅槍會賽如螞蟻！』

王寅卿聽了不懂，還請益。半生說，『問那作什麼？那不能選舉你當議員！』王寅卿不怡而去。

這後半年半生給法校講功課不敢多拉閒篇——怕果道學譏他好高騫遠放談高論。

學生們風潮比前半年鬧的兇點。但不久也平息啦。

眼看是一年。半生不免著急。說說他們去，——半生熟著這瞎心去說說鄒偉夫。

『你當教務主任不用斷斷和教員們辯論那講義本子，你就謙光以接物大功成就了，』半生這幾句話說說鄒偉夫確乎對症。個中人自知。

半生說說了鄒偉夫又去說說王寅卿。

『資深地老教員們禮退以名位，實地授課聘用新由關內大學畢業地學生，借此又可以搜羅賢才，必若一味排斥大學派勢必激起他們的革命，人材如山材，誰取歸誰用；任用人更不可使他一車四面轆似地，假有故意搗亂分子不妨芟去之

## 大罵教育廳

---

○』半生說說王寅卿的話很平常好用吧？

然而王寅卿出語人說，『他只會練大拳罷咧！』

年考剛竣。晚間優閒無事。鄰室陳音樂教員悲而慷慨地歌聲，半生聞之要頓足起舞。忽然間室內起火。那位山東哥校差早被斥退。半生和陳教員救起火來。半生室內火剛息。陳教員室內火又起。半生又和陳教員救了多回。火救撲了後，執事人員纔來瞧看。半生和陳教員一夜沒敢睡。一齣燒骨計未得演成。

次日王寅卿來，半生說給他失火事。他翻著黑臉，噴著大鼻，很不樂意。

王寅卿走。半生越思越氣，於是硬拉著鄒偉夫作證人去大罵教育廳。

『王寅卿！我不肯和馬教員碰瞎頭！殺人殺個光明！但也須問爲什核？！值當用火攻麼？！你————整個地任用私人，摧殘教育！』

半生在教育廳大罵王寅卿完忿然外走，王寅卿必定著鄒偉夫作陪請到連陞飯店吃飯。

吃完飯。半生回校，中途遇見劉秘書。劉秘書說，『我



啊要去找你，明天在校等我吧。』

半生醉薰薰地說，『老師不用啦！明天我要回家了！』

## 更 名

半生在黑龍江於大罵教育廳之夜，夢一尊者被扈從一大漢乘祥雲下臨。實話說，半生彷彿看其人是李大人和那位緒險大漢。窮途多夢，心理作用，半生那能迷那信？！

及從黑龍江回到天津，寒光曙晨中的歸客半生直徑投奔高成家。高成夫婦和藹地款待使半生頓忘了勞苦。一會兒夫人嘯英和莊兒來見。高成凱風滿面地向夫人說，『領她三叔家去吧。』

進柴門，茅屋一間，舊傢俬非復在王太太院內住時所用之物。火爐傍放在着一個沒蓋地砂鍋——夫人說借用高成家的。

居住幾天不見張素卿的踪影，半生不敢啓問，只是讀書。

讀倦書默坐，春英和春景即來嬉鬧。春英的身首面貌大非昔日可比了。但只有她那盼美宛然猶存。

## 更名

---

日月催人老啊！——半生起著今昔之感引鏡自照。春英撞著半生的懷開抽屜覓物。春景持書敲著半生的頭直說有功夫。半生躲她們煩到華園洗澡，而小永興不知去向了。

不知去向好！有他我不再來！男性女性誰不要錢啊？！——半生起著這個感懷又想起在黑龍江無論飯館裏澡堂裏只要有小白臉子近了他，他就沈臉以煩惡的情況，於是又怕小永興忽然而來，遂匆匆洗澡回房。

所有的舊相識生怕遇見了。所有的舊景物生怕想起了。半生坐著快車合著眼假寐地回到了房。一砂鍋溫度正好地大米粥，夫人給半生預備的，而春景領來她家的狗使牠飽餐了。

『儘讀書幹麼呀？！』春景正這攪擾半生。莊兒忽焉打她說，『俺不讓你耍爸爸！』

『張素卿到怎著啦？』一天半生仗膽問夫人。

『走啦！』

『以後勿道人之醜！先洗自己的臉！』半生歎息說。

半生從此放身物外，專心讀書，常通宵達旦誦聲不絕。

凌晨買米鹽，啟扉大雪壓簷崩角，半生即景作詩——

五更漏盡溢清寒，手倦拋書爐火殘；

爲問米鹽價幾許，柴門寂寂雪漫漫。

過陰曆年節即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之春，元霄節後四五  
日，半生徹夜讀書，遐思近想，心緒萬端，感而作詩——

燈花落盡漸虛空，爐火夜深別樣紅；

冷月透簾眠不得，曉鐘斷續呻吟中。

半生作完詩，歎謂夫人說，『而今而後吾知勉夫爲人！  
從此更名半生以誌吾過！』

半生更名的第二日，高成語半生說，『劉鳳池作了司令  
啦，現住天津哩，看看他去！』

半生聽了高成的話，果然訪了劉鳳池一趟。劉鳳池吹大  
話能帶多少便衣隊到魯豫之界。半生歸以告高成。高成微笑  
說，『他是外行人，到那省也有人，不像打仗必得帶著人馬  
走。』

## 遊西湖

盧先生忽自北平來邀半生到南省去。

## 遊西湖

---

半生決意帶眷到南省，電催家中（半生於民國十六年夏間回里曾託人暗中照料家務）匯路費不來，急得亂跳；忽一遠族姪偕一蒙城口音人來給送路費，半生乃得起身。

高成不欲半生到南省，嚇說『防備共產黨呀！弄住就槍斃。』

半生冷笑謂他說，『你只會看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罷咧！國家大勢你那能懂？！俗話雨過天晴，現在南邊正在清底，共產黨光怕潛伏在北邊吧？！這種道理凡讀易經的都能知道，你那易經呢？再說那兩條兩儀的幹路也恐是一種作用，一陰一陽之謂道麼？』

高成仍然是勸阻。然而半生一定是要去。

陰歷二月時令，望後的月光斜照在西北巷口，半生手按寶劍偕夫人和莊兒上了火車。至塘沽半生等受同院翼雲弟兄們的歡迎。

翼雲在天津和半生同院住。他弟兄們整年價營商於沿海各省。他們介紹給半生許多廣東省朋友。他們並送半生等上了輪船且致囑說，『有甚捎的儘告給船上人得啦。』

船輪行過烟台，旗子撤了五色的換懸青白的。

同船客有一位安平口音和山西口音的忽然向半生講起神手陳的歷史。他們說神手陳殺了幾縣的貪官，現隱西山。又有一位剪髮婦，四川口音，忽問半生，『你知王寅卿和女師L校長的關係麼？L校長的女兒……』她並問半生黑龍江誰借給你的錢贖得當。半生萬分地驚愕。

到上海那兩位男同舟客和半生別著兩便。這位剪髮婦和半生同住一個旅館，並要求著同住一房間。但她略打尖即走，臨走告半生說，『我是黑龍江省城女師張教員的女人，他雙目失明了，教員不當了，我被他休棄要回四川母家了。』

半生對她的心理，無論你施什們太極圖，催眠術，我心內不存放噢！遂任她去。

半生在上海探得盧先生在H城，遂偕眷以往。沿路水村篁竹半生感比揚子江濱的綠草多美。恨不得即生長南方。火車中北方口音的半生差不多 Only one 了。搭客看見半生韜著的寶劍以為是軍刀，相避不與挨坐。這乃北方丘八贈給南方的紀念啊。

盧先生見了半生等非常歡喜。半生見了盧式如心內不然他曾作過參謀長。

## 遊西湖

---

盧式如述說金博五的歷史，半生無心聽。半生述說王寅卿的歷史，盧式如無心聽。

半生不值盧先生的行爲悔來之無意識；盧先生勸說，『作事不要道德高尚，某老學究受某營長二百馬鞭子不以爲耻，到現下跟著發財啦吧?!』半生不答他。

盧先生手下一班才俊們奉迎他說，『頭兒你要走運了！臉色黃，黃的如金！青，青的如銅鏽！』

『好也煩！明日星期我們要遊西湖！』半生向夫人說。

『（春城無處不飛花）南方的春天果然多花啊！可見不是燒的昏灰了！但是（日暮漢宮傳蠟燭，）怎又偏就北地而言呢？』半生坐到遊船回看H城自語。

時值陰曆暮春望前，半生偕夫人莊兒乘船在湖中作竟日之遊，歸而爲詩——

春遍山原花滿城，西湖四顧翠烟平；

漁燈幾點櫓聲裡，坐覺風清看月明。

半生自遊西湖後忽思北歸，適會電召翼雲來，翼雲又直價促駕，半生之歸心益決，乃上書樊秘書長請辭職。

書中有『如有緩急敢效馳驅』之語。樊秘書長多贈半生

路費。

L君者半生之北大同學也，預訂半生日後相訪之地址。

翼雲先一日往南京。

半生到上海書與Y局長內有『蔡夫子棲棲遑遑必週流七十二，布數滿三千者，果何爲乎?!』之語；又書與盧先生內有『馬固四足，四足者不即馬，况復非馬必欲學馬乎?!吾不配老學究！先生不配營長！』之語。

## 還讀我書

初半生到H城給王寅卿去信告以不久即赴江省。王寅卿覆信內有『你的鐘點都已加薪，好自爲之，』之不可解語。

半生臨離上海又電達給他。

是時濟城已經光復。但輪船到了烟臺五三慘案又已發生了。船上的旗子仍然更換——由青白而改爲五色的。美英日的戰艦魚兒似的浮泊著。船夥有告給半生者曰，『查的要來了！該棄的棄啊！』半生聽了趕把一切地東西投棄海內。但船過烟臺查的沒有來。半生大悔自慰說，『鯨兒蛟兒遇見了我也文明文明吧！』及抵塘沽。半生又復大喜說，『幸

而投棄了他！』

從塘沽到了天津。直魯的軍隊紛向津北退却。高成因事離津。翼雲回來了，但因家有病人不能常和半生談。

半生去找彭三爺。彭三爺吐納的功夫又由黑的轉而爲白的了。內屋鑽出彭老頭子以爲半生將不利於他的兒子表現很不歡迎的樣子。幾個小知識階級人對半生譏而且訕。大翠寶破着上邊的口爛罵（平等）（自由）（剪髮。）一位南方口音地嘟囔著『縱得給他放條路啊！縱得給他放條路啊！』走進來。『你們懂得我的屌！？』半生罵着出來。『誰知神手陳到有多大實力？和他們認識不認識？』半生這樣默悶著回到所在。

局勢眼看變化的太快。半生著夫人速由北平取來小紅匣存放在米先生處，大小三口匆匆離開了天津而到塘沽。從塘沽登了日船福建丸發向大連。

艙艙同住地船上的帳房先生中國南省人很和藹，不住地給莊兒吃糖。船抵大連他最動半生心的話，『你回來時坐我船算朋友，不用化錢。』他並送半生到旅館。

旅館老經理的殷勤招待使半生想起「關山難越誰悲失路



之人，」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幾句話，而佩服古人的經驗。

從大連乘南滿路火車臨起身，半生給禮齋大哥去了封雙掛號信。

到奉天。半生從車窗中瞭望仍極平靜。從長春以至昂昂溪，中國軍隊的稽查特別眼光（危機）視剪髮地嘯英夫人；但是俄職工則無形中表示同情。

車中有段趣聞。一衣服緞貴地中國搭客和俄職工口角。俄職工推他個筋斗即走。搭客追呼往那兒走。俄職工忿然說，『往湖北！』

半生到了江省。大堆地教育界人（當然有王寅卿）圍問時局。半生冒然答，『怕他們回不來了！』王寅卿冷笑着走。有人囑半生說，『說話留神，吳大舌頭是王廳長的盟兄。』。然而隨又有人說，『他配呀？！他瞎招搖，是啦！』

功課鐘點，半生辭去法校和師校十九級的。

鐘點減少，薪水每月還是七十餘元，——薪水果然加了錢。但

二十二級（升了高級）和二十一級合併為一級，定名二

十一二級；至於二十級，經學規定的詩經，左傳包括在國文內。

費精神多講點不算什麼，爲了學生！半生抱著這種見解終不辭勞。

擠的什麼眼？！搖的什麼頭？！半生授課時瞧着學生們的狀態在納悶，忽然窺見窗外有人潛聽。啊！明白了，原地催我多講！敢情不是爲得學生啲！——半生心內竊笑。然而半生照舊講他的——學問是公的啲！

地球直運轉噢！半生又想在師校放談高論了。

『理性地戀愛你們看國風，自由的戀愛你們看鄭衛風。詩經古啦吧？！獨奈何罵白話詩文淫？！』這是講詩經時半生給學生們說的。

二十級國文讀本，內容諸子，古詩都有。半生初不敢擔任，後來知道放砲劉所擔任的古詩，諸子和國文只這一本，纔敢擔任了。

半生給二十級講國文時糊放，『（爲無爲而天下治，）華捕罷工是不是無爲？！他這無爲正所以爲了！神道的迷信死，哲學的理智死和儒家的守義死，其收不怕死的效果一啲！』

半生給二十一二級出了道國文題是〔時勢造英雄抑是英雄造時勢？〕並講說給學生們題義，『時勢造英雄，英雄由時勢產出的，時勢和英雄有如母和子的一體的關係。英雄造時勢，時勢由英雄產出的，英雄和他以上的時勢沒有關係。前者時勢是母英雄是子，例如叔孫通定禮樂。後者英雄是母時勢是子，例如秦皇，劉邦和陳涉等大改造或革命巨子。秦皇不容於六國啊！劉邦和陳涉不容於秦啊！我給你們列兩個圖：

1，時勢（父母）英雄（兒子）

2，英雄（父母）時勢（兒子）

同是英雄！願為父母英雄願為兒子英雄，在人自定了！

不過陳涉專以神道革命，假如成功亦只洪楊和韓山童，韓林兒之流噯！

但是陳涉可謂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

我們當然是作那造時勢的英雄！作這個英雄必得明白了「過去的是黑暗的，「今」「後」的是光明的」這個學理。

去年的事我們回想牠模糊不模糊？還是覺着望後可以奮興另作好的吧？！

但是「今」「後」和未來有分別，未來是沒到來的，「今」「後」是連脚下說着的，我們想要達到那一步遠的地點不先邁脚下這一步能也不能？！

所以我們要革命，不用前思後想，馬上幹起來得了！』

適會皇姑屯案發生。半生跑到教育廳建白於王寅卿說，別弄那「古」弄那「老」啦！改弦更張吧！再不，可就真晚了！』

王寅卿手把著吳大帥贈的紀念章，襟上佩佩，取下，擱入匣內又翻了出，啞爾而笑說，『革命軍伐到黑龍江還須三幾年哩！』

時化南（自春間起）充任教育廳科長。半生就語他說，『黑龍江的學生好使喚，他們好比新大陸的國民，但被王寅卿弄成這周朝時代的精神，太也可惜！』化南笑說，『你纔知到麼？！』

半生見王寅卿這草聖人終不可言之以入，乃演講給學生們聽，『孔子聖之時，孫中山先生是不是聖之時？時者就是

易經所謂一氣流行——潮流也，

講「老」的「古」的怎不怕學生們不信，而講新的則偏怕學生們信呀?!講學生們信者是順潮流，講學生們不信者是逆潮流，逆潮流就是逆水行舟，舟者筏也「法」也，水者人之性靈也，反着民衆的性靈而行其法，那是萬不會成功啊!

文化是社會的靈魂，教育是文化的靈魂，我們學生們又是教育的靈魂，先覺覺後覺，我們學生們不加入民衆指導着工作更待何人啊?!

五色旗掛不久了!別害怕啦!那怕你們虛應事故微微作一作呢?!

如怕有軌外行動，官面老先生們無妨派軍警保護而暗中監視啊!」

半生啣喝了六够，其結果，學生們遊了遊街作了作示威運動又貼了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實行與日本經濟絕交」的標語而已。然這還在萬主席和潘教育廳長履新之後。

王寅卿既下臺始悔不聽半生之諫，但已晚矣。半生勸他縉素以謝黑龍江省之教育界。他頑強不服，慫恿健將放砲劉

(時反骨李因新廳長接任被把學界的土豪打倒，失了教員譚)之朋謀做倒潘運動。半生始把他草聖人，大鼻王之真面目看清了。

一些無稽地閒話「通匪，行刺，詐騙，」使半生不能不離開江省了。

先是王寅卿下臺。女師陳校長( L 校長自春間被撤 )請半生擔任了幾個鐘點。半生調查那位雙目失明地張教員和他女人那位剪髮婦的歷史完全不假，大加驚異。

這女師學生們的程度，一言以蔽之——只爲找婆家受歡迎噢！

這女師校內的勢力更可一言以形容——外號「王家大院。」

半生當然受女師的(除了陳校長和極少數地教員，學生)排斥了。

但是半生亦不岌岌當此教員，常到理髮館聽講佛經。

理髮館那位講佛經的亦自言姓李。這亦恐中原之老子而江淮之范蠡啊！

理髮館人請半生拿他們自作的偈到學校講。半生果然講

半生說，『佛者我也，人人一我，佛法是人人的法，比儒家「儒有席上之珍」必標榜出知識階級者爲得；達賴，班禪，哲布尊丹都稱活佛，活佛和聖大概相仿：活佛者言其能制能作有活氣也，聖之要件亦是制與作二者。那麼孔子我們何常不可稱他以活佛？孫中山先生我們何常不可稱他以活佛？但「聖」不能謂等於「佛」耳！

中國自有佛法以來，皆是以佛法而行儒道啊！

半生這種佛法的解說竟被王寅卿的古老派誣爲借道門以通匪，行刺，詐騙或是宣傳赤義。半生又常見有的不相認識地少年們和他歡喜着說話，有的舊相認識地朋友們見他則躲避，心中不由不生出滾滾地疑團。

劉秘書（在督署做事）安慰半生的話『人情本來如此！他那傢伙是著名地陰險派！』馮科長（自春間來到江省省署做事）安慰半生的話『隨遇而安啊！』

他們這種安慰的話倒使半生疑團滾得烈害——江省我還住得住不得？！

正在這靈覺凌亂的中間，半生瞧見老房東懸掛紅燈，自

語說，『這又是紅燈罩的紅陽啦?!』

其夜一少年忽入半生室。時值夫人和莊兒睡熟。半生敬謝少年說，『別爲芥蒂而誤大事，此而不忍復問其他?!我生平沒妄……』少年不等半生說完唯唯而去。

次日半生偕夫人，莊兒僱乘汽車上了昂昂溪，到昂昂溪給王寅卿寫了一封信內有『我看見你大鼻王啦!』之語。

○

從昂昂溪當日上了中東路火車。車中夫人怨半生說，『那如在H城做事?!好好地?!』半生說，『在H城我不過一鳳雛！在江省打算做一伏龍!』夫人又說，『什麼別說啦！你這做事又爲無團體而失敗!』半生冷笑說，『我是橋上受書的子房！不是博浪沙耍椎的子房!』『那麼你是挨餓的命?!』『自六枚鹹菜後又已二年餓死了沒有?!』夫人不語。

半生但默想莊兒於逛嫩江邊時鬧着要逛孤山的情景，不禁『南去北來行不息，山長水遠空悠悠!』吟了兩句。

車抵哈爾濱，朔風刺骨，半生偕夫人，莊兒避寒候車室。俄人對剪髮地夫人異樣表示欽仰的狀態。半生指著列寧的金像講給夫人聽，『這蘇俄的列寧和我們中國的孫中山先生



並美比休了！但我們舉行紀念週時纔給孫中山先生行三鞠躬禮，看列寧像前的香燭熏燼豈不似佛家的長明燈？！長明光明文異義同啊！』

從哈爾濱上了火車到長春，父，母，女三個洗了洗澡吃點東西，又上了火車到奉天。一路軍隊的稽查不似從前那樣蠻橫並且對於粘新氣地士女特別現一寅畏的神氣。臨抵奉天，車中挨近半生坐的幾個人笑謂半生說，『如果帶個手槍的，從奉天搭通車票時把行李交了行李車最好了。』半生不理他們。

到奉天住了一宿棧房，從皇姑屯上的火車，直頂到灤東搭客們縱怕有匪軍劫車的事發生。過灤州，看見口操南音地革命軍，半生纔豁然放心，車抵塘沽，夫人意欲下車拜謁翼雲的兄嫂，半生詎她說：『你就拜謁我吧！』漸漸望見天津了；半生手把着莊兒，身依著夫人，喟然嘆說『從此還讀我書！』

## 卷 尾

民國十七年陰歷十月間，半生從黑龍江省回到天津，聽

說高成遊行回來，把妻子安置好了，找向他大罵。

『別弄那三陽四陽啦！改變作法吧！大皇帝產出不了啦！無論誰再坐了北京也廢除不了三民主義啦！這些年來聽着我早就成功啦！儘弄那亂極思治的舊法子！等不得人們思治國家就亡啦！現在不比從前啦！從前無論孫爭李奪縱出不了中國一塊土上的老鄉親！現在海禁大開啦！洋鬼子單盼中國亂極哩！別給他們造機會啦！現在光顧內政不成，也得兼顧外交啦！從前沒有國際的知識，沒有世界的眼光，纔倒了義和拳的窮霉！八國聯軍進北京！賠款——貼死！……』

高成臉一紅不等半生罵完，駁辯說，『洋鬼子不進北京，革命黨敢鬧哇?!』

『那麼滅洋滅洋得啦！爲什麼又扶清呢?!』

『可！那是扶清呢?!八個人被清家殺了七個！整清家二百多年的工夫不儘盤算法地和他幹來呢?!』

『那麼這些年來爲什麼儘幫了大軍閥們呢?!』

『咳——！不是在政府腳下呢麼?!看以後不在政府腳下了!』

『不在腳下了怎着吧?!』

『別擡槓！倒是怎麼著辦吧？！』

『怎麼着哇？！我們鄉下老百姓們一輩子眼不見洋鬼子割我們的土地所以不信洋鬼子會滅了中國，儘倡那「誰來給誰納糧」的愚話，假設日本鬼子坐了中國的大皇帝，我們也要給他納糧麼？！無論怎麼鬧，外交上縱須取一政的行動！不要借着外國鬧家舞！「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麼？！……』

『你說以後要以國家爲前提麼？！』

『對啦！但是我們教民社會也得改造下子！』

『得啦！』高成說着打開一個小金匣，取出黃緞條，提筆寫了「國家觀念，社會主張，」八個字，派人送去蕭李二位老座處。

高成派人去送黃緞條。一位南方口音地董先生問半生，『黑龍江地方和日本絕交成的！和俄國怕不成的！黑龍江交通不便利，工商業又特別不發達，一旦和俄國不通商了光怕受制的！再說那地的老百姓們心理還在很舊狠舊的！離着建設時期很遠很遠哩！我的見解如此！閣下你呢？』半生聽了他的話不知所答。他不會兒走了。

又有一位丘山先生說，『東邊直來相邀哩！』

## 卷尾

---

半生聽了氣急說，『假定再能恢復了一省的勢力，也不過多給日本送些買軍火的錢！多打幾天仗——但也只限於那區區幾縣，！日本萬不敢實力助着他！別省的也沒人響應他！關外更不肯收他！等幹完了光被通緝啊?!』

丘山先生不語。而翼雲氣急着說了，『中國凡正好不了！』

半生更氣急說，『還是給人們好了的希望好啊?!可是絕了人們的好了的希望好啊?!凡你們倡這好不了的論調的都是存着亂極的心理的！』

『凡正南方——』翼雲不服地說。

『四書你們橫是信仰的吧?!我給你們找出證據來！中庸子路問強一章孔子明明推許南方人強吧?!上論子張問十世一章孔子說，『雖百世可知也，』一世是三十年，百世三千年，自孔子到現下差不多三千來年了吧?!是不是南方之強?!』

翼雲，丘山先生和高成聽了不禁胡盧大笑。

『明年春天凡正得給他個大亂！』翼雲收住笑說。

『亂吧！北方還沒被人打下的時候，人家就組織許多匪城賑災機關，美名人家得了，壞名自家承受，義氣！好嘆!？』

不然就打不住洋鬼子而跟前門樓子幹上啊?!好慈悲地佛啊?!我替老百姓們謝謝你!發着狠的去燒天津!發著狠的去燒北京!橫豎燒不到長江!』

正在這亂吵中間那送黃緞條人回來另遞給高成一個黃綢條上寫「照准」二字。高成傳給大家看了。誰也不再吵。

高成問半生，『四書舊點啦!以什麼作標準呢?』

半生答，『你看三民主義民族章裡明明恭維義和拳和哥老會吧?!雖然他對白蓮教真情形不甚明瞭但也難得他這樣明達的了，三民主義既是不反對教民，我們就拿牠作標準最好!』

『那麼對外國呢?』高成問。

『義和拳亂殺一起鬧糟了，現在我們要對一國幹，洋兵打北京是日本領的頭作的鄉導，我們要和他幹起!』

『行啦!』高成說著，派丘山先生，『你火速往濟南!』又派翼雲，『你火速往大連!』末後派春英和春景，『你們倆趕快請着李小姐貼新標語!』

等高成吩派完了，半生說，『我從此還是閉戶讀書，凡事不許攪鬧我，』於是自歸寓所靜讀他的書，但苦於操作，

僱了一位書童，書童很靈敏。

一天夫人閱報驚訝說，『你看這（東北農林宣導會）是要借你招搖吧?!』

半生說，『我够不上!』

書童買來份畫報給半生看。半生見背面印著一行密語，驚喜交加地說，『反骨李够不上著費事啊?!』

夫人一天閱報對關外的大新聞驚訝說，『事情也難得這樣湊巧啊?!』

半生說，『別信報胡嚷嚷!』

過陰歷年節。半生歎說，『功過?憑良心吧!』託彭三爺轉交給李大人一封拜年的信，並語夫人說，『我們因為信佛傾的家!至死不要受他們的恩惠!』

過了年節，半生搬了家住。院內不知那來些女子日與半生嬉謔。內中有位最秀中惠外的，半生贈名曉陳。他們的年齡差不多都是十四五歲，常向半生索小說看。

半生因貧，酒戒了三四年，這次回到天津在王經理處借了百來元生活費，每餐酒飲二兩，醉後即嚷著要著小說。衆女友們一天從商務印書館拿來一本老張的哲學給半生看。半

生看了說，『這小說的內容像罵高成和我的！但我的手筆也不那樣啊！』

夫人責半生腦筋過於靈敏。半生說，『不然，不光這一種！我很看見了幾種！還有報上常像登載我的論調的，這是何苦啊?!』

『誰讓你多說話啦?!』夫人責半生。

『他們要和辨論呢?!無論如何他們若是揭曉我的名字，那我就得罵街!』

衆女友們哄然大笑說，『老半！等你小說著成了，我們給你拿到上海出版不好麼?』

『多謝小仙們，』半生說着笑了。

半生嘗和夫人戲編新劇。一日書童告給半說生一新開設的戲園劇演得最好。半生往觀了一趟回來驚語夫人說，『怎他們的戲詞多和我的一樣呢?!那些藝員們望見我又像很驚惶地樣子，這也莫非我腦筋過靈敏啦?!』

一天衆女友們勸半生赴北平探聽點閒事。半生不肯去。她們死求。半生乃着夫人去了一趟。而於夫人赴平的第二日口口寺兵變了。

半生和夫人大怒罵說，『這是什麼用意?!好可惡!』於是搬家之念以起。而三年半不相見面地劉律師忽然踵門來訪。

半生一見了劉律師，一聲不言語。劉律師說，『現在天津那兒也不好住，你若是搬家我給你找個好地方吧!但是淮西里和詩經村都沒有閒房子，在別處另找吧!』

半生大怒說，『別向我施這水滸傳的法子!』

劉律師笑而不語。半生又怕劉律師作難，於是應允他說，『你替我找房子也好，但你可保平安啊?!』

劉律師笑說着有什麼不平安?!那我立時就給你找房去!走了。

夫人看見這種情形怔了。衆女友們依然作她們的嬉謔。

劉律師給找好房。半生搬了去，但搬去時，先把重要東西存放在朋友家，除寥寥應用者外，則亦寶劍一把，唐詩一部而已。

夫人閱報到郭道甫新聞遞給半生看。半生歎說，『可惜遇見了王寅卿這個飯筒!不然縱須到外蒙去一趟啊!等着時局平定了，家中還有一百畝田，回里勤儉仔細著積餘幾個錢



到俄國遊歷遊歷，再讀上十年書，用心調查調查中國教民的社會，然後著上幾部書發揮發揮胸懷則佩劍入山觀花釣魚靜待與世長辭了。』

書童聽了一傍嬉笑，旋持彭公案黃三太蒙賞黃馬褂一段給半生看。半生不介意說，『啊！黃馬褂？！我最喜研究色的關係，前在黑龍江曾給學生們提說過黃馬褂，可是取笑研究歷代易服色來！』

夫人閱着報喜說，『正定大佛寺意定大和尚被辦了劣紳土豪了！』

半生點點頭說：『可惜鯤化死得早了！』

過了兩天，賣晚報的滿街嚷着大名（黃馬褂暴動）的新聞。半生和夫人生了疑心。從此飯館吃飯，澡堂洗澡，理髮所理髮，所在都有人向半生說密語。半生若是想到任何舖家置買東西，舖家縱有人預先指著他打算置買的給看；還有許多人隨後跟着進舖家買物，半生好像那進寶地財神。此外更有使半生疑惑的，每逢出門，馬路兩傍散遊著許多軍警，有的向他微笑，有的向他竊視。

半生生氣，從此索性不出門；但在寓中閱報見了大連大

## 卷尾

---

火和關外不收錄那些途窮地東西們的新聞，心中又生疑惑。索性報也不看，大聲誦唐詩。

一天誦完詩，夫人告給說，『以後終要少說話，他們不服就不服他的得啦！管他們呢？！前幾天報上登載的假公子和那……，你看那算怎麼回子事啊？！報你沒看見？！』

半生略思說，『看見啦！不過報帶的新聞不盡可信！再說他們也沒那種本領！』然而不會兒炸彈案發現。半生又氣又急又怒地罵說，『那算怎麼回子事呢？！莫非和反日會過不去？！』

書童一傍插說，『皮貨莊怕是C大軍閥的買賣吧？！』

半生大怒書童多話立刻辭去了他，『朋友們都信不得了！怎他們給我介紹這個書童呀？！』又這樣生氣說。

一夜有人在窗外罵說，『老K那小子吃着大餐打仗！送了多少弟兄們命吧？！還敢在外國地過太平日子？！』次日報帶即登着K宅慘殺案。接着B界又出大案。半生驚疑成一個，偕夫人，莊兒悄悄出門奔到米宅借路費預備赴平。

米先生的少先生米君和半生最有感情，見了半生倍常表現着歡迎和親愛。

米先生竊囑半生說，『今晚上你們還回去睡，走也走個光明。』

半生給米老太太磕了個頭，拿了路費復偕夫人，莊兒回寓；僱洋車僱到的四面鐘，而洋車夫一徑拉到寓所。半生和夫人只好不言語，多付他們車資。

這一晚窗外有人鄰囑說，『學徒哩，儘嚷嚷？！你就吃喝玩樂你的得啦！』

半生聽了歎息說，『我造定的窮書生！金山玉洞得有福消受啊？！普天下一家！朋友們！後會有期！』於是窗外寂無人聲。

次日半生拿着寶劍唐詩偕夫人，莊兒剛出門，來了幾位警察調查戶口惶懼地說，『我們要保護先生。』

半生不理他們，直然外走。鄰舍出來羣姬衆女恭禮相送，半生這時任事放不在靈海，只是往外走。路傍忽然有人叫了一聲老半，半生也不歪頭瞧。路傍那人又自通姓名說，『我是張濟仁！三姑娘要看望你！』半生仍然不顧，往前走。忽有一人擲給一封無名信，半生啟視乃是述給紀溜腸的祖母去夏過兵嚇死，他現在也覺悟了！』『小末節！』半生說了一

句把信交給夫人，仍然直前走。

走到高成家，半生大哭說，『大哥你害得我好苦啊?!』

高成驚訝說，『什麼事?!我不知到!』

半生止住哭央求翼雲的夫人說，『幾天沒和劉律師見面，好歹送回他家。』

央求了翼雲的夫人，半生聲明要赴北平。

高成爲難說，『你還不服哇?!』

半生說，『第一要報日本鬼子的仇！可是無論如何縱要和平奮鬥！我生而沒見過我曾祖，我單要看看那八月十五殺達子的法子！那我就报了!』

高成聽了拉半生同跪宣誓說，『頭上有神明啊?!』

『該上火車啦!』夫人催着半生起來了，上火車站。

路上時時隱約聽見『小皇上七十多歲啦！要選妃子哩!』然而半生不解那種妖話，也不用心聽牠。

到火車站。有多位人鄰囑着『凡正我們爲民衆而作！生死不顧了!』故意使半生聽見。半生此時反不驚疑了。

到北平之日。半生看見報載的……新聞，罵說，『可惡！普度寺一帶我不去住好不好啊?!』

過了三兩天。半生去訪L君，見面先略述H城離別以後的情形，又問了問樊秘書長的近況，即大乎其談說，『長江的哥老會和大河的白蓮教，大同而小異；他們的〔作法〕簡直是社會中的〔靈魂〕。他們的作法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他們不僅像基督教的傳教；他們也不僅是和尙，老道，教門，和……，一句話——中國萬法歸佛。佛並非定指釋迦牟尼的佛，中國講佛的人恭維印度鬼子麼？只爲儒家五百年的作法和道家八百年的作法都已窮敝，所以纔施用佛法。佛法——歷來是施用佛法以行中國故有之道啊。任是那一位，若是不明白中國這種社會的構造，精神，萬也不能統一國家的。若謂他們的知識欠缺。請問自民國六年蔡先生任北大校長起，以前和以後的文化的精神是不是一樣的？簡直欠缺有人指導啊！真若有了相當地人指導莫說統一中國，莫說打日本，無論那一國他只敢踏中國的土地？！螞蟻似地也能吃了他！或者有的說：都使老百姓們明白了愛國，那可很難啦。說這話的定然是行外人。事情的嚴速還有賽過八月十五殺達子的麼？！不過可痛惜的，莫說是江河兩流域；就只一個區域內的教民，這也想利用，那也想利用！但是他們的心理

## 卷尾

---

未必是被人利用，他們或是覺着沒有真心爲國爲民的人可以輔佐，這纔本着（天道）爲他們所當爲啊！果如像我所說，則中國後日的隱憂正不堪設想喲！這還是沒有整個地指導人之原因喲！假若是有了人指導，本着義和拳的精神，秘行八月十五殺達子的法子，任何魔王都能擒拿他呀！』

L 君聽了，說，『你不會指導點麼？』

半生說，『我不成！我只會讀書！但是我本着我的天職爲我所當爲問心不愧一個國民罷了！』

L 君要留半生吃飯。半生辭謝而出。L 君說，『留點心啊！』半生笑說，『我與物無害！何懼之有？但我請你留神點平津火警好了！』

半生自L 君處回寓。問夫人說，『臨來北平你請了他們清清鄉間沒有？』

夫人答，『他們讓你陰歷三四月間再回老家。』

半生發愁說，『當了皮袍的八元錢能够花幾天？你往劉署長那裡去借十元錢吧！我懶怠去，我怕見了親友不知談說什麼好！』

夫人雖向劉署長借來十元錢仍然不能化費多少日子。幸

有夫人的小姨夫和小姨母尚能湊湊，半生夫妻倆的經濟上未到十分窘急。

半生吃的既然不甚憂慮於是大看其書，一天看見東坡「樵漁雜處爲醉人推罵，自喜不爲人識」之句，歎說，『東坡他究竟未既實行過下等社會的生活啊！今年我三十七歲，距庚子鬧義和拳整整經過了三十年，財主的生活我亦經著過了，從此我要嘗嘗下等社會的生活，』於是忽然想起加入洋車夫工友之樂說，『從前開車廠只會向車友們要車份，今者嘗嘗車友繳納廠主車份的。』半生他果然拉車了。

一天半生繳納了車份，工資沾了酒喝，醉後狂呼。——

『豪富！錢臭聞够沒有！今天被架了學生、明天被架了小姐，全爲錢嗅太太！怎你還不肯辦公益事業?!』

記者剛記至此。正在夜闌一少年仗劍奄入索此書翻閱一過，問說，『你那得這些材料？』

記者驚懼以告，『作小說的自有作小說的本領啣！』少年笑而去。

是夜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己巳二月十五日）絕筆於北平寓次。

或是覺差



而出  
何懼

為書





